



書叢本基學國

集 黎 昌 韓

著 愈 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版

(一〇〇七五)

國學基  
本叢書 韓昌黎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韓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

#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  
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  
尊館閣本雖有譌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  
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  
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  
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後凡从  
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  
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占辭也○音宙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  
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藜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  
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滄泔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齋灤郭璞江賦云濼澗因泔○齋於晏切泔音玄  
或作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  
非是備參考後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  
皆放此

入自爲也。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

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擢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非是。

可謂雄偉不常者矣。當方从杭本作嘗，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

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

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

其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當从諸本爲正。

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鱸魚文三，表狀五十二。

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

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

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 韓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

洪辨證樊  
謙註孫韓

劉全解祝音  
義蔡補註

未免穴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

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瞭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做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



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蓋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一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韓昌黎集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閔己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南山

秋懷十一首

暮行河堤上

重雲

長安交遊者

韓昌黎集

目錄

復志賦

別知賦

琴操十首

謝自然

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夜歌

江漢

岐山下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幽懷

落葉

醉後

同冠峽

送靈師

合江亭

岳陽樓

答張徹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驚驥

出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君子法天運

歸彭城

醉贈張祕書

送惠師

縣齋有懷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送文暢師

薦士

古風

馬馱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利劍

第二冊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天星

忽忽

龍移

條山蒼

桃源圖

贈唐衢

贈侯喜

八月十五夜

汴州亂二首  
齷齪

山石

汴泗交流

鳴鴈

雉帶箭

贈鄭兵曹

東方半明

貞女峽

古意

謁衡嶽廟

峒嶼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箴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

苦寒

酬崔十六少府

東都遇春

酬裴十六功曹

送李翱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李花二首

寄盧全

誰氏子

送無本師歸范陽

雙鳥

赤藤杖歌

送侯參謀

感春五首

燕河南府秀才

送石處士

醉留東野

招揚之舉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河南令舍池臺

石鼓歌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顏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鷓

華山女

路傍暎

過南陽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別趙子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感春三首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食曲河驛

灑吏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答柳柳州食蝦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猛虎行

送僧澄觀

和武相公詠孔雀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題張十八所居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瘡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第二册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鬪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遠遊

晚秋鄜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叉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尙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閒早梅

早春雪中聞鶯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

遊城南十六首

第十卷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遊太平公主山莊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閑遊二首

和侯協律詠筍

送張侍郎

和裴相公女兒山下作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獨釣四首

太安池闕

晚春

廣宣上人頻見過

酬馬侍郎寄酒

過鴻溝

贈刑部馬侍郎

鄜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過襄城

次硤石

次潼關寄張十二開老使君

桃林夜賀晉公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枯樹

元日酬馬尙書去年元日之什

祖席前字

送鄭尙書赴南海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次鄧州界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韶州留別張使君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寄隨州周員外

題曆峯驛梁

杏園送張徹

和張侍郎酬馬尙書

詠燈花同侯十一

秋字

答道士寄樹雞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題臨瀧寺

題秀禪師房

過始興江口感懷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題廣昌館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早春遊楊尙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鎮州初歸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送桂州嚴大夫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毀

原鬼

對禹問

讀荀

韓昌黎集 目錄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杜相公太清宮

原性

原人

行難

雜說四首

讀鸚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圻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四册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燕喜亭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進士策問十三首

改葬服議

禘祫議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啓

汴州東西水門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藍田縣承廳壁記

科斗書後記

貓相乳

爭臣論

學生代齋郎議

顏子不貳過論

太學生何蕃傳

重答張籍書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上留守鄭相公啓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書

與于襄陽書

與陳給事書

與衛中行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胡生書

與崔羣書

答馮宿書

重上張僕射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殷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爲人求薦書

答劉正夫書

答陳商書

答呂巖山人書

答元侍御書

第五册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序

送許鄧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牛堪序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孟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册序

送張道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權秀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鄭十校理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文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文

祭馬僕射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祭十二兄文

祭鄭夫人文

祭十二郎文

祭周氏姪女文

祭滂文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孿文

##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六冊

第二十六卷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袁氏先廟碑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衢州徐偃王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息國夫人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董府君墓誌銘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劉公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第三十二卷

碑誌

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七册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鱸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宰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表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册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赦表

賀册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顛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戮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外集

第一卷

明水賦

海水

贈河陽李大夫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第四卷

通解

鄂人對

韓昌黎集 目錄

芍藥歌

贈崔立之

苦寒歌

上考功崔虞部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擇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二

第八冊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五

遺文

聯句

有所思

贈劍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晝月

辭唱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遺興

春雪

嘲鼾睡二首

贈張徐州莫辭酒

知音者誠希

潭州泊船呈諸公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

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洛北惠林寺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先封宮題名

迂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附韓集校勘四卷

# 韓昌黎集

## 卷一

賦宋葛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

感二鳥賦并序○公貞元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望微賤虛

壯氣純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駁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考之作一為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突西自潼關潼關在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

遇時之歎見行有寵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舊史憲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士之守某官一作某士之守臣

狩音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東西行者皆避路禮記及公送溫造序常有莫敢正自焉因竊自悲幸生

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

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

退十或作千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曾不得名薦書方从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

方本非是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

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

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下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出國門而東驚音務馳也

瞻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羌今按作差同譚然羌乃發語之詞

安之路而此字當為沒音益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

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或作意非是徒外飾焉是逞焉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

鳥之不知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者將不及說恆十年而不居恆或作亘而或作以恆居鄧切與亘竟

辱飽食其有數其一況策名於薦策方从閣杭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名也與此

名者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般之高宗得良弼

於宵寐由上古未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

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則於下地虛求配於古人獨惴惴於無位惟方作雖惟字正是幹轉處乃鬼神之所戲

享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事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

上而晉也歐陽文忠諫李習之幽懷賦以謂超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遇秦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翻獨不然其賦曰榮豈為而雜處分或歎

空而嘆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變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

為憂鳴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歡老懷卑之心為朝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思也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先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井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此賦句法步騷離騷往往相貫其無音響取此賦於變騷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言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輩以景實從之辟公為汴州觀察推官其曰明年七月則十

三年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負薪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汴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色憂也選良增悒悒解或作辭獨長思而永歎音灘離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承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燠冬裘

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詔州時年十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闊五百餘里日月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韶逾南紀之

若出沒於其中也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漢官切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成分南北紀南紀阻歸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攜

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萬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謂會卒於汴州值中原之有事兮將

就食於江之南方從閣本無將字於下有文字或又無之字今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溘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

真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

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方從閣本古作窺前靈

之逸迹兮一作超孤舉而幽峙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

騷云魯晉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是忽忘身之不肖兮一作之者皆非是

謂青紫其可拾一作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

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

京師在西故三四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到二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達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鄙府兮羌衆人之

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衆人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

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聘○朝聘

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揚雄長楊賦云非包書林劇秦美新云於魏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園朝聘乎

聘○朝聘非是江阜諒卻步以圖前兮卻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不浸近而愈遠哀白

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會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道不入以離尤非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會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涕泣下之交如○或作而易大戾斛師而悵望兮○戾郎計師也我客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

○踰音踰踏音除假大龜以視兆兮○天或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前遊賦曰

未暮○幽音踰踏音除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凌之都○夫子謂帝晉也凌之都

幽真○音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凌之都○夫子謂帝晉也凌之都

幽真○音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凌之都○夫子謂帝晉也凌之都

寬始自江南入京前十一歲名安世五歲明書不問其由歸於平陽陽十三年而子伏從帝晉  
入汴州晉將署武校書郎爲汴宋濼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年猶初小人之

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因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作下之竟歲年以康娛

竟或作辛時乘閒以獲進兮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歎而愉愉而或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

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從開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

孰不植而有確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

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開本之經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爲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

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嫉貪佞之滂濁兮說文滂濁水不流孟子數曰吾其既勞而後食字非是德

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說方作脩云唐人書脩近韻楚詞亦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

增斯之意耳情悵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

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

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認以成章斯或作聊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

闕己賦公嘗佐董督於汴未幾督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獨閱閱其曷已兮閱閱或作閱閱或云按洪慶善志賦與此賦皆

無兮字未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恣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

不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有至聖而爲之

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頌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必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為焉人能肆千金之璧不能無失箠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

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不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

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貨之資又好悅人以

誌銘而受其金其戚戚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

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有聖資則饑而死不亦簞食瓢飲

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飲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資則饑而死不亦簞食瓢飲

又云爾蓋閱己之不若也東坡溫公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庶幾易林饋遺字皆協

國獨謂其不然要為顏子言之爾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平聲作選作者非夫馮無切行

舟楫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納兮固前修

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哀與我者為誰眾皆捨而己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

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杭本作壹舊監本潮本尙作一訛壹為壹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

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惟否秦之相極兮成一得而一違閣本作哀非是君子有失其

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

別知賦公議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祭御史自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下何深之不卽上何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寧安顯而獨裕顧陋窮而其愁

窮或伊紛或作而咸一作或非是寧安顯而獨裕顧陋窮而其愁

作塞或惟知或心之難得斯百一面為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十一於千百韓明此意歲癸未而遷逐倡蟲蛇於

是或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面為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十一於千百韓明此意歲癸未而遷逐倡蟲蛇於



海陬○陬音蠟。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使○夫馮無切。關公館而羅羞而或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

之言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一作。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楚宜切又楚。

佳切不齊也或以。作於爛漫木或作爛漫或。何此歡之不可特遂駕馬而迴轉途或作卒而或作以轎車。

作爛漫云○漫莫半切又謨官切。夫水也或。前漢觀棗木之翁發詩古也。儀之訖○儀音翁又鳥孔切。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雲濛濛兮。

○壽音翁又鳥孔切。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雲濛濛兮。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

事而反○壽音翁又鳥孔切。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雲濛濛兮。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

○壽音翁又鳥孔切。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雲濛濛兮。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并序○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

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壇。

丑朔上觀獻太清宮○穆伯長曰退之筆墨聖德詩准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

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

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無不從順

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或作現又在

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作非是自左傳論以

曹為解選固相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

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其詩曰

皇帝即阼或作阼史記文紀有皇帝即阼一全語實物無違拒曰陽而陽曰雨而雨尚書洪範八庶徵

者曰又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職也武達也先是德宗建中問李皇帝曰

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揚惠琳之亂也時嚴綬

也十旅為軍今按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一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

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陣城上女櫓左兵降幡夜豎謂承全斬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

人手牙不肯吐口傳音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聞遠唱士曰隨所取曰方作日今按此乃進

非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桴或作擊春秋傳云伐汝為表書求我帥汝傳音闢守後務

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荷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或作出節少府唐百官志

將遣使若賜旌節旌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既自為留後上初嗣位未能續非是歲十關喜謂蘇汝振而伍

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關既得萬牛鬻豕或作鬻鬻切也莊子不敢食一脔為與災

突○方專切。高纒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制公本音步胡本亦然方音注縑縑縑也

或曰縑字更切。高纒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音縑今多讀作莫轄切公遂李益縑縑縑也

合途山之夕。夕風雷驚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縑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目。有恒其

兒有餌其誘。以方方皆○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歟其出穰

穰詩降福穰穰隊以萬數所短遂劫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關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關遂於東

節度使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勿上欽討關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

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勿上欽討關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

下為前軍神策軍帥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里節度使嚴勣同討關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十里師行三十里徐曉其右壁或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關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戰苦捷關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統本三節本不詳作

本始作濫數蓋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將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俟命起坐皇帝

曰嘻無汝煩苦或荆并泊梁荆謂荆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

爾醜醜類四軍齊作般其如阜安也音隱詩如岡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超距○距其呂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齟齬而不安○上林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

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關窮兒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

若杵投臼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關典盧文若神女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

若杵投臼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關典盧文若神女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

若杵投臼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關典盧文若神女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

哭拜叩來獻國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視解脫纜索夾以砧斧功當作拮與戰同戰國策范雎曰臣之習不足與戰同戰國策范雎曰

待斧鉞婉婉弱子亦立僂僂上音纏牽頭曳足先斷腰脊南軒曰誦退之聖德詔至婉婉弱子亦立僂僂

李斯項秦所以為此言而退之白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

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斬截處即斬截他

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猶有美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說而翰山乃曰此衛次及其徒體骸

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言亦此意也退之意過於子山遠矣天抵前體不可輕議

擄扞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擄末乃取關駭汗如寫音清

或作雨非是揮刀紛紜爭刳膺肺爭或作猶刳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刳肺○此詩蘇黃門謂不然且

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武則有間矣王荆公嘗論

詩曰周頌之詞約所以為殿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庫塞下其

倉非是以上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令酬功急疾如火上月減

句偶之可見西川山南其道今歲賦釋魯從將吏舞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

陣亡者虞西道今歲賦釋魯從將吏舞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

節度嶺南州廣龍節度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

節度嶺南州廣龍節度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

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季安幽則劉濟恆則或作魏幽恆青

王士真昔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或作魏幽恆青

唐開蜀未定歸德意與此同或作魏幽恆青

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喪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毗晦或作田正月元日

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非是視瞻梁栢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

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卜正月至上辛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笏毛籩籩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笏以鱗

用辛日者凡為人君常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笏毛籩籩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笏以鱗

籩籩國計切又音巨廬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玉磊砢揭音羯又樂獸后騰擊所以未爲之而設龍文

亂分紛拏質順允切華容女加切圓壇帖禮曰圓壇八陛於宮南七里晉史劉惔傳落中

亦車駕整宵昇于丘圓丘也昇或作升楚奠璧獻帶奠焉也聲玉爵也禮記夏衆樂驚作轟應融冶

文嘒張日也詩嘒兮侈兮注日君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

天之後使異姓之煥赫嫫媼嫫媼身弱好說樂府珠佩嫫媼今調煥赫瀆鬼四瀆之神選蒙

孔嶽祇藥嶽祇四嶽之神藥嶽山高貌後沃沃羶羶亦未有所據也羶羶字見禮記云產祥

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黃龍逶陀結糾逶或作饒透或作頤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歡呀失

喜噎歐歡或作嘆歐或作噎噎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襄舉襄或作羣帝車迴來日正當午校本作日始東吐蓋疑郊祀回車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磔詩勿剗勿斲石洗物滌或滂相磔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拔賢

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聽聽視明或作視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

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諛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

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盟遠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救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

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窳或作窳或作窳或作窳或作窳皇帝正直別自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憲宗母昭憲臣傾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皇

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太后憲宗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

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為此詩亦

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

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史記孔子既不用於齊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而齊鳴犢

按齊鳴犢孔子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擊戰國策

同宋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注注闕本只在題義廣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飲對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在平谷縣東北流四瀆注注云津西有四瀆

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秋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  
加歸來歸來胡為斯案臨濟故秋也是濟所運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許此則是濟水自祭  
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為秋水故孔子臨河不濟  
而歌詠秋水即此東分之河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寧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  
子則其遺不常出此此又不可曉者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  
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見香蘭獨茂嗚呼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  
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迫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間戲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  
發色發色曄曄猶猶揚揚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

之意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買買賈齊麥之茂麥秋生夏死齊冬生中  
之月陰氣之極齊賈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舍所舍精靈雲放觸石布山音龜龜之積兮  
餘之起李巡曰橋木之不中梁柱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

餘之起李巡曰橋木之不中梁柱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

意乃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墮兮。知或作如。將墮蓋取左氏仲尼將墮三都。墮許規切。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共君也。○鬼或取思。余歸。方我歸。余皆非。是。大抵。方意。尚異。不問文義之如何。惟作倒語。則必取之。如下。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

越裳操 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且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姜里在河內蕩陰縣。亦作羈里。○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考禮。下賢者。崇侯。無聊。授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謂曰。殷道瀾瀾。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譏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憂兮。幽閉牢。其言兮。選我四人。憂動勤兮。○姜音幽。

日窈窕兮。其凝其官。日窈窕。或作窈窕。揀揀。或作日揀揀。○今按下文有耳。耳肅肅兮。聽不開聲。朝不日出。正與日字相對。窈窕二字。比之揀揀。似亦差勝。

兮。夜不見月與星。日上有字。或曰。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因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孟子曰。大。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高居岐之陽。天王。古公亶父也。○孟子曰。大。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翻。論梁山邑。祖也。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爾。杜預云。爾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或作我。爾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

我家于爾。杜預云。爾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或作我。爾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

我家于爾。杜預云。爾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或作我。爾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

我家于爾。杜預云。爾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或作我。爾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



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精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旨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方作序而引以為說則誤矣。今狄之人將士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與阻同楚辭漢書多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

擗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譏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

說碩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犢。○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

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翠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翠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音視說文呼雞重言之杜詩雞話翔雞翁。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曰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鶴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寢食忘殯後遂為大妻

雄鶴銜枝來雌鶴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鶴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鸝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管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嘗聞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耳不必曲引牽外之說也

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非是欲休諒不能粗敝所經觀霄昇崇丘望警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清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澗洞澗或作鴻淮南子澗澗或作鴻淮南子澗

空浮脩眉杜詩洞半奕方洞洞不可擬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照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

雜羽

賦所用皆唐人始兼用之

杜詩洞半奕方洞洞不可擬是也

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照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

空浮脩眉

杜詩洞半奕方洞洞不可擬是也

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照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

空浮脩眉

嚮 史記中行入嚮鳥嚮音畫 春陽潛沮洳 沮洳濕地高波汾沮洳沮洳音調澤 濯濯吐深秀 吐深或

巖嶷離嶺峯 史記隆崇嶺峯杜詩高岳前嶺峯 艷弱類含甯 甯與軟同 夏炎百木盛 蔭鬱增埋覆 神靈

日激歎 激音楊 寒氣箏結構 秋霜喜刻鑿 吏傳刻鑿宗室磔卓立羶瘦 音羶 羶音羶 參差相疊重 剛耿陵宇宙

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 雪或作鑿 新曦照危峨 意大恆高袤 莫候切危或作羶 羶音羶 羶音羶 明昏無停

態頃刻異狀候 已上敘四 西南維太白突起莫開筵 左傳傳子使助遺兵之筵注筵助俸

山爲帝部諸垣 唐土德太白 分宅占丁戊 丁戊亦謂西南 逍遙越坤位 逍遙各名 詆訐陷乾資 言太白非

坤位而已 又使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 空虛寒兢兢 風氣較搜漱 朱維方燒日 陰蔽縱騰糅 昆明大

池北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 去觀偶晴晝 縣聯窮俯視 側側困清瀉 鳥候 微瀾動水面 踊躍躁

狻 狻猊雜處分戌 豹 狻猊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 楚驚呼惜破碎 仰喜呀不仆 已上言南山方 前尋

徑杜野 竊或作經 當如夜徑 澤中之徑 杜或作社 非是杜野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

此其地也 崎嶇 上軒昂 始得觀覽 富行行將途窮 嶺陸煩互走 音奏 勃然思岸裂 擁掩難恕宥 巨靈與夸

娥 一山當河 水過之而曲 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 以足蹈其中 分為兩以通河流 娥或作娥考

列子 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遠 賈朝必售 賈或作賈詩賈用

還疑造物意 固護蓄精 補力雖能排 幹雷電怯呵 詬攀綠脫手足 踟躕抵積 翳茫如試 矯首埽塞生 恂愁

○福音福。上地爾雅云。地福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仇也。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

○按集韻。通作穀。歸音心。不明也。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

又因緣窺其狀。疑湛閼陰巽。○巽音龍。以爲巽。謝湫中蛟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

援救。爭術變環。投棄急哺。○鳥生須哺。哺音食。食音雞。爾雅。旋歸道迴。睨達。柘壯復奏。或作遠。歲全月

時時信奇怪。時實能化賀。○音茂。前年遭。譚。譚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白公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在

州。類胸勞頸。腹公辛。傅絕。時天晦大雪。公中。諷。三。上。詩。云。商山冬。冬。且。冰凍。絕。行。商。其。論。潮州。詩。則

雪。控。或。則。不。前。是。也。淚。日。苦。腰。脊。雜。子。適。有。音。病。注。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裹。衣。布。推。馬。音。推。

頓蹶。退且復。可。蒼黃忘遐睎。所屬纒左右。杉篁吃蒲蘇。音。吃。杲耀攢介胃。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音。避。

○非。非。昨。來。走。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武。作。野。非。是。自。前。年。蟬。螿。躋。家。頂。呼。音。棧。陰。閃。維。颺。勵。爾。雅。去。論。之。

○夫。夫。又。曰。說。風。注。說。似。颺。亦。黃。前。低。謂。開。閉。音。其。又。爛。漫。堆。衆。皴。二。韻。皆。取。喻。謂。高。而。翠。翠。飛。馳。如。颺。也。

○大。大。尾。映。影。颺。音。善。颺。音。又。前。低。謂。開。閉。音。其。又。爛。漫。堆。衆。皴。二。韻。皆。取。喻。謂。高。而。翠。翠。飛。馳。如。颺。也。

○之。之。奇。低。而。堆。阜。分。布。如。衆。級。之。列。於。山。等。近。今。按。此。詞。本。之。誤。沈。元。謂。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音。義。

○與。與。之。時。爲。薄。蔽。譬。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山。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丘陵深谷。但如於物。微有懸指。

○之。之。乃。其。此。或。爲。善。形。容。者。非。登。高。山。則。然。野。不。知。此。語。爲。善。者。如。方。說。則。不。啻。爲。下。文。諸。經。之。綱。領。而。高。

○野。野。亦。謂。山。之。終。常。靜。絕。無。相。似。之。理。不。與。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視。猶。若。成。堆。則。亦。不。爲。其。小。

○連。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關。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礎。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今。按。輪。者。輻。而。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之。之。者。已。不。爲。此。又。現。韓。子。文。氣。筆。力。之。豈。闕。疑。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

○而。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當作 或翻若船遊作泛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筋或嶮若注灸灸音疾或錯

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翁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偷賁音孟賁音泰之勇力者或賁音奔

賂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噴誼謔玉篇誼謔話說也或如帝王會叢集朝賤幼雖親不養狎

雖遠不悖謬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錯敘而無含蓄也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釘餽紛或作分又如遊九

原墳墓包柳樞或壘若盆甃或揭若瓠桓或作豆或覆若曝鼈或頽若羸獸羸或作窮非是或蜿若藏龍或翼

若搏鷲音或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或作差方音曰先後猶姊妹也釋名曰以來先後

或如火熔烙或作燻或若氣饋餽爾雅饋謂也注饗飯為饋饋熟為饋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非收勿

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殼或赤若禿髻禿也臣閉切或燠若柴櫃余救切或如龜厓兆或若卦分絲音或前橫

若劔易劔坤下艮或後斷若婦易婦離下乾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還鳴鳴魚闕泮鳴鳴魚口也吳

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瑩上音瑩敷敷花披芟園園屋摧密園或作園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狙超超出

猶奔蠹蠹駭不懋已上並殺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滕厥初孰開張僂僂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

忍勞瘁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無或作誰又作莫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當作賦賦字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酌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時之變次敘

謝自然詩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山真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駭無所識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

愛捐疑心感魘魅上抽知切下明秘切慌惚難其言○慌音愧惚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整明滅整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待

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次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絃音○影響無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驅車領官吏毗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蜩蟬

楚辭○濟江海兮蜩蟬夏侯滿作東方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或

朝畫贊曰蟬蛻龍變葉俗登仙音稅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只爲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魘魘莫逢旃昔夏之方有德也云鑄鼎象物而爲之飾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魘魘莫能逢之此曰莫逢遂遁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

好漢武泚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

更長延盡或作保稊康養生論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民

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或作紡績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嗟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味

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杜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則看紅葉，眼穿長許。雙魚點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短，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穿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詩：黍稷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

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

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樵，或作凋。荷子勞苦彫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本於此。寒蟬暫寂

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首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我志何曼曼。音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廉頗尚能飯。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

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歸還閱書史。簡書文字浩千

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飲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或作丈夫

意有存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蠅蠅天蟬也。詩：五月鳴蠅音絲。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

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石。有蛟寒可醫。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法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詩：露

孔子泫然流涕，則法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甲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得脩綆。純繩也。左

氏其繩。街注汲素。荷子短繩。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選張衡曰：雜屏幽屏。此

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日。臆問問。吐一作照。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含梗，塵埃備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頰屢瞰。苦溢切。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備心。遂時趨之。誤。而失其半。書：苦勉祗能暫。有如乘風

船。一縱不可縱，不如觀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觀文字。蓋欲公語。○與七慮切。丹青事點勘。選范始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

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爲斷意必求羸餘，所要石與甌。甌，小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西漢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銷撓之於甌。意必求羸餘，所要石與甌。揚雄傳：家無甌石之儲。列子：狀者爲甌。都

通傳守信石之說。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不餐。退坐西墜下，樂或作臥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淒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衛，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塔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滯南子月御曰望舒，實也。公羊夜中星宿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檻久沈瀾。沈瀾或作沈瀾，琤聲琤琤，謂望舒之實其團也。望舒，月御也。望舒，月御也。望舒，月御也。望舒，月御也。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假宵寂，聲聲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窘，冥茫觸心兵。敗虜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報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孌兮，婉少貌，變好貌。上音宛，下力兌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

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選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  
 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為陽山令量移江陰府法  
 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  
 山令則非為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  
 正之言合詩永  
 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血泣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徒倚于汗漫之字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

慢音悅恍如乘桴浮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是年京師旱田畝少

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問亦

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驩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我時出衢路餓者何

其稠其或為親逢道邊死方云閣本作道邊死而從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為死左傳生拘石乞

之此乃閣本之善而方反不從殊不可曉佇立久咿嗻佇立或作佇馬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選文賦若遊魚銜鉤而出重

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况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或從蜀本作出云

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尚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第五適會

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根

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謂言即施

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昔溪

漁隱曰余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冤夫為誤作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中使臨門道頃關中民念為幸臣所譏幸臣者李實也視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不方鳩切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極妹或作妹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領點頭也後漢弱妻抱稚子出拜忘

暫羞備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轉春風洞庭浪出沒驚

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法異吏民似猿猴生瘡多忿恨瘡尼

犬也狼下梨切音香粉嘲嘲禮思小者至於燕雀皆有嘲嘯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鶴鶴江東呼為鶴鶴音異

鵝力尤切有蛇類兩首有蠶羣飛游行或作蟲龜明遠詩吹惡病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颯起最可畏

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雌風曰颯○颯音具句哮簸陵丘哮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

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休文

宥常愁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勸擾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生半企仁義所

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郵功于民伯夷禹

而不亂矣何況親狂獄狂亦獄也漢書義曰卿亭獄曰狂楊子狂敲榜發姦偷○撈懸知失事勢恐自擇置罟

置罟免網禮記田獵置罟羅網單擊○置音嗟噪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為首歸路音狩○首旅泊尙夷貊楚辭君不

師至者或日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其咎或作兜敗古文兜字八月壬寅

共工驩兜也月一人之罪如復聞顛天報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為相娥冠進鴻臚鴻臚謂國論班行再肅穆

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即淮卓犖傾枚

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高議參造化或作物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輅唐理治也

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詩德輶如毛小雅詠鳴鹿食萃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禍警或作常禍與禍

若非是詩抱衾與綯注云綯禪矢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曰

商吐舌示老子曰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

是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

但見歲已逾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雷煥掘寶劍冤氛鎔斗牛氣或作氣晉書吳

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

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問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

勤謝吾友吾或朋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

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疆藩悍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

重雲李觀疾贈之觀字元寶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

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尙爲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

所當擊或作譏張衡同藜藿尙如此莊子藜不稜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

況天地開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

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圓果搏分青黃雜揉文章爛分苟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爲復見贈續緒在不諼○繼音道緒苦遠切諼音噴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慙殺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音範嘗著中養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

當爲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未疑有脫誤



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其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欲往不得行或作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謂懷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橋此詩視古

多為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諒知有所成皆庚韻也何獨於此疑之

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不遺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

江或作湖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繆所常汴州舉進士公為考官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

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

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哀情逢吉語愜悅難為雙愜或作歡楚詞遠遊作愜悅相

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夜聞汴州亂二月乙酉宣武軍遠壁行傍隄

我時留妻子時留或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

或作側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羅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或作

子先往徐州唐地從喪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譜

經盟津即孟津也出人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素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

○似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潭灘方作沙潭或呼水中沙

堆為潭潭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杳星宿爭翻芒轅馬躑躅或謂本

馬乏復悲鳴或作馬躑躅鳴悲左右泣僕童甲午息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

然皆因其部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

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愈紳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天殤天或

終辭強死者為國殤張建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

三字全語亦見列子僕射南陽公封也我睢水陽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

有故居余符離懷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觀窗戶忽已涼語本多作清風窗戶涼或作窗

全波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

不飽其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伴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

觀海江李嗣字習之公兄奔之甥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瀾江入于越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誰之

觀海江西吳郡中丞存身以是言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誰之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或作窮。馬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  
无健勢 高樽尚可求。無爲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韻。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薄。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傷切。○入或作  
神非 開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 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  
劇通傳時者 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 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難值而易失。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  
憂疑。

落葉送陳羽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邈迤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歸彭城

歸彭城。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  
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 鄆滑水事見。醜醜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謏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 去歲東郡水。或作

舊紀貞元十五年韓愈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或作彤劓肝以為紙。滌血

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或作葳蕤今按戲藝已見楚詞。戲音透。義音綽。○一

諳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百田大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懷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火瑟

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緘封在骨髓。耿耿容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

侵異行胡。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蟻。楊子曰蟻可抵乎蟻。歸來戎

馬閒。驚顛似鞴雌。堂詩騶雌戀傳。迷鳥懷故林。清驕無偶也。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或作相見。見相

按此三字三。本疑皆有誤。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醉後醉一作

煌煌東方星。魏輔云夏英公諫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囀。意主肅宗也。吾親退之煌煌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靈宗在儲宮也。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

立憲陵王純為皇太子。八。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中靜雜嘲戲。雜或作惟。雜以嘲淋漓身上

衣。滴或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祜書今本下或注微字。微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微猶未第。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微也。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誇益。後進及退閑。

賓客日侍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古淡軒鶴避雞羣晉書稽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鶴方也又軒鶴乃與阿買不識字之嫌必有所據而云此必其子姪小字頗知書八分秦廣古文有八分也書

天德之句相偶趙堯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醴酒味既洽洌酒氣又氛氳

范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師隸書爲之鍾經爲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詩成使之寫亦

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醴酒味既洽洌酒氣又氛氳

作氳氣氳氳觀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續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藉與薰左氏傳公四年一薰十年尚猶有臭險語破鬼膽高

詞媿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至寶不雕琢或作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助八

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即位杜黃或作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助八

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垣李藩之徒相繼爲相故云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閒晨坐聽百鳥宿雲尙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和鳴和囚拘

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

尋常便混羣中靈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爲王弘

中作宴喜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卽惠師也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爲喻，言不受羈帶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脫冠

剪頭髮。頭或作髮。按：下對。飛步遺蹤塵，作孤。發跡入四明。在明州。山名。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

衆寮皆嶙嶮。上音隣。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彭音彭。湃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噓成悲辛。笑選海

賦及鮑謝詩。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騰翥，濛濛楚詞驚。鳥軒轟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瀾江濤，屹起

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擗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浩蕩極遊巡。崔嵬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間詩：雨縈天作帶。雲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整樹披衣，謠東野詩：亦嘗用天紳字。前年往羅浮，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夏南海滂，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騫墮長翻。鶻或作鸞。鶻從鳥，虛言切。飛舉也。從馬。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闕，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羣官請徒類。信不羣。囊無一金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波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與歎。我卻或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夙志今欲伸。欲或

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此

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斑。

清湘沈楚臣。

衡山與洞庭。

問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洛。歷華途之秦。太華山在華州。浮游靡定處。偶往卽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遊。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鷺。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霑巾。浪或作淚。

巾浪或作淚

送靈師 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員外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

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

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

見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

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燕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遂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

曄胡爲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齊平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禁

承藝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

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紛紛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

不得意。失跡成延邊。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絆。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蓋謂宋玉招魂

鼻盧叱迴旋。鼻或作呼或作轉。宋劉毅與劉裕博蒲。殺以爲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勝。其

杜詩祖跳不肯成鼻盧。鼻古堯切廣韻據了樛蒲采者唐李文

公集五木經吐采六開塞搭禿厥搗則鼻宜從禱。櫛居言切

戰詩誰與敵。汗橫戈鋌。戰或作文戰

或作詩戰。小矛也。方言五湖之閒謂矛爲鏃。選戈鏃甚雲。鏃一音蟬。又音延。飲酒盡百觴。或作

涸沿黔州有黔江縣爾雅逆流而上曰涸涸詩迴涸從之書沿于瞿塘三峽也荆州記五六月如馬瞿塘莫下鵝瀨如象

壘塘莫上杜詩好過壘壘壘壘堆壘音衛驚電讓歸船讓或作攜非是姚令威云讓責怒也此只謂怒水忽中裂下尋墮幽

泉尋或作澗○今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一作團字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

同行二十人二語本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草處厚白居易

於貞元二十年間考其時非也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林邑今使

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澹沆湖或作湘此言在林邑日非湘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

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

連州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慳久能專吾徒頗攜被被或作之接宿窮歎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

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作高步

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繪錢繪或作緝手持南曹敕謂王員外仲舒也字重青瑤鑄古氣參豕繫方

○今按杜詩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病少痊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

我病○瘥音詮又張終切還如舊相識還如或傾壺暢幽情以此復留滯踟躕幾時輒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猶嫌子夏儒青學樊遲稼事業窺皇極或作文

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

章蔓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離闈。悠悠指長道。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

城再顧。自許連城。價聞之願。以十五城。借請易璧。初隨計吏。官務令與計。借計謂上計。吏謂也。當國每

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謂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竊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賦試博學宏詞。不自貞元八年。中進。人情

忌殊異。世路多權詐。作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冶長信非罪。論語。謂公治長不可也。侯生或遭罵。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孫。公子無忌。慮左迎之。纈有客在市居中。引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街淚

申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河陽。皇都。京師也。街淚

渡清瀾。瀾水出藍田谷。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拉骼。骸骨前漢折脅。軍書既頻

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從彭城赴僕射。徐州張建封。壽。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禽夜

切。卽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來。或作去。官來東洛

年。始除監察御史。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婣。雖陪彤庭。臣。或作

偶。陪或作。詎縱青冥。靶。冥或。寒空簪危闕。曉色耀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上疏。非是。詎縱青冥。靶。冥或。寒空簪危闕。曉色耀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鑿翻時方。禱。鑿。鳥羽。病。運。驚。翻。有。時。鑿。禱。年。終。祭。名。廣。雅。夏。曰。清。祀。高。曰。嘉

也。鑿。所。介。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

切。結音。年。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

颶勢仍相借。三學士詩注。○颶音巨。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循。或作。指。搖。兩

憎嫌。睚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睚睚而盱盱而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

率士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局。壓穎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莊子鴟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

工數錢。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

附。唐入題刻。散滿巖上。

合江亭。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從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愷。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貞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法歐本作紅。鮑蒸水會其左。即青草湖。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云當作紅。其作洪者。聲存而字訛也。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廣。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橫。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

宇遂頽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个。或作簡。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滄浪。幽蹇下坎珂。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遣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成非是。事往悲豈奈。

或生。蕭條緜歲時。契闊繼庸惰。○契音挈。慵。少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

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岡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或作。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或作。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岡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或作。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岡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或作。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岡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或作。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岡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沈。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四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作水貞元九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憩也。時為潭

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頓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

窮臺殿闕。佛事煥且微。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廣。說文。廣。四察為。屬。一作廊。是時秋之殘。一作初。暑氣尚未斂。羣行忘

後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因。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音。伊余夙所慕。陪賓亦

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磨或作摩。猶疑在波

濤。恍恍夢成覺。靜思屈原沈。楚詞。屈原沈於汨羅。遠憶賈誼貶。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

妬忌。離騷經曰。余以閔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怡兮。椒又絳灌共讒。諂。西漢賈誼傳。文帝

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搢權。紛亂諸事。於

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灌侯周勃灌灌嬰也。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或

指摘困瑕玷。因或作珥。珥。落維重。應劭漢官儀曰。待中冠金。珥有珥。取其內動。捍政作類分陝。漢弘農

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巨川楫行刻。行或作初。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歎。歎。欣之類。或从心。或从欠。多通用。旅。程。愧。淹

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羽冠。弄。柔。翰。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睽。睽。今。按。曉。光。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胃卿韓臯鎮武昌辟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

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閭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維北注何奔放瀦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

歸向炎風日搜攬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曰故無取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巍峩拔蒿華騰躡較

健壯躡或作躍選吳都賦騰陸飛超吳聲音一何宏轟轡車萬兩獵賦所謂皇車幽製是也杭蜀本作渴虛全月蝕詩亦有

推萬轟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轉爲渴也今本多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筋簾

作磴何磴轟磴上林賦語磴與磬音義一也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咸池蛟螭露筋簾

或織蛟螭露筋簾以懸縮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踢上徒結切陽施見誇

麗陰閨感悽愴感或作威朝過宜春口春過或作迴宜春極北缺埽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叢萬纜可傍星河

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噴聒鳴壑盡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

清晏息纒纒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作沒時當冬

之孟公永貞元年隙竅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

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恙恙

開筵交履鳥史滑稽傳履鳥交錯爛漫倒家釀劉昫曰見何次道飲令孟行無留停或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棗

投擲傾脯將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莊子生評殺學屠龍破千金屠龍於支離益

嗚呼金之家三年技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  
成而無所用其巧此禍最無妄公卿探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或恐此與彼  
諸將子虛賦通劍于嗟苦驚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汨羅逼側廁  
帆榜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剋或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  
改前好趣有獲新尙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遠細君說者云細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孫雲銘石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緝績

送文暢師北遊

公貞元十九年為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序今詩亦多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申立學于四門因以為名晨有僧來謁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大清晨  
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  
亦退之昔在四門館長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贊其辭  
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輒輓輒者輓端上曲鉤衡輓者輓端橫木以縛擊拘屈吾真或作身  
拘之戒轄思遠發薦紳乘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求或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笈銀先  
生闕窮巷未得窺劔劔淮南子劔劔無跡人巧之妙劔劔劔劔當考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劔劔莊子庸詎  
不息我劔而補我劔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為僧欲補其劔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  
則而反之初可得乎劔與劔同並音渠京切一作膺音幾

豁注云開達貌西京武李善無注而篇韻以為宮殿貌祝氏音義作摩豁開達貌潘岳登僧時不聽落莊  
虎牢賦幽谷豁以寥寥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寥列子吾處也若稊株拘注豁木也

是黃帝之所聽登若飲水救渴或作渴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二韻不應風塵一出門

也疏聽登疑惑貌獨旁取此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風塵一出門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徵租聚異物異非是物詭製相市鞞製或作

作恆想幽窮共誰語共或與思想甚舍噦噦逆氣禮記不致噦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白江照壁喜見

馬西陽雜俎江南舊無蠋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為主簿蠋杜詩每感夜

聞此聲久矣退行有見蠋之喜皆取諸此又當南歸云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無不比鶴壓兩雅陸德明

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箕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蟹愛蟹蟹食得甘草必留以遺蟹蟹驢

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愛蟹蟹驢也為其假足也二蟹亦非蟹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

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欲名利者乎○鵲古恬切監音厥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山

岳誰能為我當今聖政初謂憲宗初即位也恩澤完羸狖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狖麟以胡為不自暇

飄戾逐鵲驚編鵲似鷹尾上白善捕鼠鵲一名僕射領北門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為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彼姝者子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吳志東縛作大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歲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墾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獠獠爾雅長喙曰獠短喙曰獠

切獨許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壻詳見

醉贈張祕書注筆墨閒錄曰劉儻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敝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自試表

共之也。借用。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凌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惟岸連門停。

諸本作庭。閣本作停。而方从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清累竄舊史。磨丹注前。

亂字宜用。停字乃的後。又有洞庭字。或未必重押也。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清累竄舊史。磨丹注前。

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靈。曠晨躡露鳥。暑夕眠風櫺。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為邊將推儒札

心服。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

漸入佳境。○噉。遂通斯建瓴。漢高紀云嘗猶居高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有寧。石梁平促促。首挺說文沙水

徒敢切與。噉同。遂通斯建瓴。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噉。尋徑返穿汀。徑或作綠雲竹竦竦。失路

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尋徑返穿汀。徑或作綠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慙夜寒。懼衝城晝扃。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及去事戎

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相逢宴軍伶。旣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駟。詩駟駟牡馬○駟。從賦始分手。謂徹赴朝

京忽同舡。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事畢

歸彭城也。傳若今。○楚詞。乘舡船余上沅。○舡音零。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事畢

之驛。○傳除戀切。安居守臆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筆墨間錄曰劉

省選逮投足。鄉賓任推翎。謂徹下第也。徹後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祛分摻擊祛淚皆還雙蔡。列子拂

而望之。自華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際。爾雅山絕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華山西岳其神少昊。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蘇薜拳跼。選石磴瀉紅泉。

拳跼蘇滑之貌楚詞拳跼顧而不梯颯颯伶俜楚詞忽颯颯兮浮雲伶俜行不正貌選少伶俜而偏孤又

行○礙都鄂切澹音鹽獨音局○大擊也又多擊選諺古猛行云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颯卑途切伶音

零僕善○悔狂已咋指咋音齧也○咋音貴狂一作往垂誠仍鑄銘公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

丁切○池狸豕豕與鷹同說文獬豸獸似牛而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今日峨豕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

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

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覆此獸因象其形以製伏蒲愧分涇漢元帝寢疾數候上獨寢時直入臥

衣冠十九年公為御史故云峨豕也○多宅買切○伏蒲愧分涇東王故事史丹候上獨寢時直入臥

伏青蒲上泣涕諫帝帝由是不廢○微誠慕橫草橫草之功○瑣力摧撞筵說苑子路對遺棄子曰建天下

太平分濶分別涇渭以明清濁也○微誠慕橫草橫草之功○瑣力摧撞筵說苑子路對遺棄子曰建天下

當從竹籜絲篋也見東方朔客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荒餐茹瘵盡

瘵夷別名後漢天詔瘵者瘵南夷瘵毒自峨冠時已下幽夢感湘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刺史肅嘗

皆音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山時也○瘵音老○幽夢感湘靈兮令海若舞馮夷刺史肅嘗

蔡三國名臣蔡思同著蔡善為也言刺史為人所信如蔡蔡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踰閣前鈴東漢

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瘳作雞

○碧流瀉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飲酸骨死○怪花醉魂聲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或

作故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月變三十莫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

變三十葉言及一漸階翠振鸞並興潔白之士羣集於朝入學海螟蛉曰類我類我久則肯之矣螟蛉氣

上音蟲螟蠶細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萃甘謝鳴鹿奉則鳴呼詩意謂朋友也轉滿慙罄餅之詩

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故云○鈴音荅萃甘謝鳴鹿奉則鳴呼詩意謂朋友也轉滿慙罄餅之詩

交臂體之蛇妍小而盡罄大而盈○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刺不能使富分貧○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問問抱瑚璉

蟻在原兄弟登輝爾雅鶴鵲離渠屬也或則鳴行則搖鶴鵲詩以況兄弟張敬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鶴實昔切鶴即丁切魚鬣欲脫背對鬣鬣山海經鬣魚赤目赤鬣音虬光先照礪光先或作精先莊石方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深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爲水陸運使復奏爲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詁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號李陵與蘇武詩註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皆

習阮潘汝南應場東平劉公幹斯七卓犖變風操遠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

子也吳徒喚切一音暢又音陽卓犖變風操遠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謝靈運蓋二

謝通謝靈運蓋二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間

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勃輿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

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東野竊禹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處之

各臻闢輿或作陳舊本作吳今本以重韻有窮者孟郊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薦之於王公大

人不得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安帖力排寡論語寡湯舟寒混殺有

不名也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安帖力排寡論語寡湯舟寒混殺有

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學也或看

巖翠陶菴上未擊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寡此韓愈所得也李白所學也或看

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捷或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孟軻

分邪正昨子看瞭眊眊子瞭眊見孟子離婁杳然粹而清或作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溧陽縣名貞元十二

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開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毫八十九孜孜營甘旨禮記內則味爽辛苦久所冒俗流

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燬問皆緣孟家事郊死於元和九年時餘慶為與元尹章莊云東野佐徐州蔡卒使下廷評以羣况承歸與張謂郊嘗為歸登二公迭

和九年時餘慶為與元尹章莊云東野佐徐州蔡卒使下廷評以羣况承歸與張謂郊嘗為歸登二公迭

嗚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強弩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素為建封所知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幣服云姻戀漕也說文云同也○嫺屬到切彼微水中符尚煩左右莖詩參差荇菜左右莖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春秋桓

都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幸當擇琅玉寧有乘珪周禮天子執珪四寸以朝諸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蘇

蘇以齊下足為之大如斗藥於左驩馬輿上選黃屋左議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吟道見伏翺謂之拖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消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懷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珍

身地脈地擇珍積然肝勞也不如一箪酪水上與士共飲○單音單不或作無微詩公勿謂微或

悌神所勞時微博君了神所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棹召為國子

昔我在南時謂黃陽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喞喞喞喞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喞如以膏濯衣每

清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

賦賦一名

賦賦一名



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  
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  
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窮忽忽坐昏墊下民昏墊注晉墊謂○墊都念

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索難也東

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侯氏來還獻說已欲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或作日維作承開騁方

奏爲水陸運從事○恣恣各切出籍字當作雜作承開騁蓋謂開出他文也交驚百手稿交或作文手或作好皆謂手俗互

拒捍阻城暫阻城或作城阻非是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王充論衡斷木爲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

切居然妄推讓見謂夔天骸天或作豔非是比疎語徒妍棟息不敢古呼奴具盤殮或作餐飢餓魚菜贖人生但如

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蜀本作二首○觀詩意常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驕則遜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謂當時之民疲於賦役無可逃之

地驛如一邑之水尙可遠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  
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日或作日乃尙可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

適去我方作我去奚或作爰若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傷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

一日

驚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驚驥吟示歐陽詹集有答韓十八驚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

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驚駘鹹醒選小人白醒醒○駘音齋音澤醒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駘驥主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

蒿老杜驄馬行未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玉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禮運地

能爲御本借問誰能御方從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溫驪赤兔驂驪

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良趙造父挾其轡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

此此從傳集○今按左傳穎考叔因言天外事乘主車則造父爲御密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

餓死余備羞或餓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執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駘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

駘驥其以驚駘優唱余獨與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詩或作言

馬獸穀劉向新序燕相得罪時出君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

而斃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士之所重不亦難乎其下出門

馬獸穀士不獸糠粃杜詩黎民糠粃粃史記陳平食糠粃晉灼云京師士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

初渴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初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渴字按種渴字兩漢如賈誼賈禹

初渴貨殖傳或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無有作短字者班彪王命論短渴之語漢書作初安選則用丁管

上光範書時作乎其三

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選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韻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公好古最深當以短爲正○今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章昭曰短當作短襦也字皆正作短注中乃云短字擊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纓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又柳子厚亦嘗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尙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遺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作說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途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

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史列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史列

不能千里絕絕句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絕水出九江北入於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絕縣人董生召南召或作邵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求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絕句

祿不及門有年字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方从闕杭蜀本作羞羞云此

視古用韻也○今按香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

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且

作奇字之見。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絕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躑躅，直夾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聲去。嗟哉董

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

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為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

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

真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

楚或作武，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若為誰，大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或作敢

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

平之氣，略見于此。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儻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諶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鄆城寶劍一與張華。自佩華。誦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噴水化為兩龍而去。 崑崙貞元十五年鄆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都水。而此詩亦

崑崙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大賢事業異。遠抱井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

瀾。登賦。陽堅石詩。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策賦。轅張女 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

欺方作欺。今按作戲。固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 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滑州也。 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

語不若作屬。詰爲深切。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 排雲叫闕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韓昌黎集

卷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孳十五年公春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

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縉魚

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縉淵或作泉○今按以淵為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讒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磴确行徑微藥呂角切确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蝠音邊蝠音福昇堂坐階新雨足或作定非是芭

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梔子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見所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

飢。列子食則樂糲。○糲蘭末切。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

爛漫。東坡詩云。華嶽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時見松檜皆十圍。檜音歷。或作檜。選南都賦。楓

常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白得或作可。白得或作可。豈必局束為人鞵。前

漢夫傳。廷論局越効駿下駒。鞵音結。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鞵。○鞵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為宣武軍判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管嚶嚶而喔咿。楚詞。吾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載轄。正當窮冬

寒未已。時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

歸何時。或作何時歸。

泮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泮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

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者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譏也。

泮泗交流郡域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國語。築壘以為場也。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

涼未見日。或作雨。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攬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結黃金

鞵。選白馬。飾金鞵。結黃金鞵。白馬黃金鞵。○牛一作麋。麋。側身轉臂著馬腹。馮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守變化。乘

探雷。發難得巧意氣。謀。魏楚橫欲立六國。張良發八難。讓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

探雷。發難得巧意氣。謀。魏楚橫欲立六國。張良發八難。讓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



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方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

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或作處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鴻鴈前輩多用稻梁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毛羽摧落身不肥。

毛羽或作羽徘徊回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作朔○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草長沙

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遠憂懷惠性匪他。惠一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賦處平地土菓房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無遺燎○燒去聲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

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法去。浪波或作波浪松柏在山岡。山高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

鱗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鱗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

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亦或作獨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

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

神仙有無何眇芒。或作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惚往切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烝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蛇中斷喪前干。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琊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鷄啁哳鳴。楚詞鷓鴣啁哳而悲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頓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尙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與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

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

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隔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

於詩人成語而不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或作睽睽致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字當從目

獨元經明復映天中雞三號初鳴度必三號卒明杜詩更五點

贈唐衢

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贈唐衢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買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

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

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為匾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匾音軌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賜山令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迨或作起起之古文也呼我持竿釣溫水

平明鞭馬出郡門盡日行荆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

如車轍闕容轉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磨何以芒針為鉤粒以芒

漚漚皆言其小也漚漚阻也切嘯時墜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

蝦行蛭渡似皆疑物志水蟲博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鬣或作鱗○今按鬣馬鬣也當作鱗然儀禮魚進鬣注有也莊外物篇亦作

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

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盛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棧始或作已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穎無還時箕山名穎水名地理志穎水出陽城漢有叔迨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儻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  
晚歲僮耳發於憂患之前覽者無以爲異○混將羽切淘人恕切音或作有非是

古意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眼雪過西華答張徹曰落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隱李肇國  
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致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路曰  
仲尼悲麟悲不在麟繫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  
事退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食位者苦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類危  
路蹙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晉史樂廣傳沈痾  
賦齊膳載加舊病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蚤緣選琴賦丹崖峻嶺奇壁萬尋方從唐本五  
○病於何切瘥音詮

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敎自南方俱徙據  
江陵至是俟命於禰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柘州李使君云轅行謀於俄  
頃見秋月之三教迷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  
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織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  
平沙非是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  
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選古詩泣  
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洞庭九  
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  
一卷復志賦二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  
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墊

熏腥臊濕或作。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

大辟皆除死。刑公與謝本作除徒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垢朝清班。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

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已為州家中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坎軻祇得移荆蠻。祇或作只他詩皆。判司臬官

不堪說卑官一作。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

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

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從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一年明月今宵多。明

一作。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譎南方。初自陽

月。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

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

方。感則此句為吃。羌語矣。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石廩

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石廩。一名石困。○東坡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森然魄動下馬

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

拜松柏一逕趨靈宮和或作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僂僂薦脯酒僂音武切欲以菲薄明

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令或作內睚肝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睚睚而眄眄而視親親。手持盃琖導我擲玆方

魏野有詠竹校子詞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按當從廣韻及衆本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遂蠻

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

映雲臙臙選秋賦月瞳臙而舍光从日者非今按廣韻瞳字祇有从日無从月者瞳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

响嶼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响嶼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

响嶼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導水通濶刻石書名山之高宇青石赤形摹

奇科斗拳身薙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象麤尾細類水蟲

今按响嶼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薙倒披者古有倒薙書見歐公集古錄曰唐玄度十禮書方得之矣然

今衡山其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昌衡州溫亦云

警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錫古石與并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

漣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猿或作啼

永貞行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休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八月

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耶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

韓昌黎集 二 古詩 九

云自四門肅穆賢俊  
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諫陰諫信陰諫謂信默不言小人乘時偷國柄謂小人

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警如虎如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懷懷朝士何能

為狐鳴梟噪爭署置楚詞鳴梟羣而制之皆以喻陽賤跳跟相嫵媚陽賤或作賤閃陽勝獸狂視貌字見

音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

元臣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書臥涕泣何決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

頃報叔文索飯已與章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郵懼不敢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

其位遂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南史侯景傳景嘗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曰

六日戊寅七日斧鉞八日弓或作一非是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嘗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曰

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其流幽州緜死羽共工於幽州殛緜于羽山以喻係叔文也四門肅穆賢俊登書

于四門四門穆穆賢俊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賊韓

封郎中韓滉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湖波連天日相騰巒俗生梗瘴癘

刺史皆自郎官遷謫禹錫至荆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

悉江氛嶺嶮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末會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蠹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謂

詞



婦也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蟲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  
行壽也○螫音釋字亦作蝥○蔡寬夫詩話云子厚馮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既陽山不能  
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馮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既陽山不能  
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讐云云及其爲永貞行  
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具書目見非妄微嗟爾既往宜爲懲  
情可勝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白陽山徃據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从杭蜀便復出方爲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霧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差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香無涘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鷄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恨賦鬱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劉諱錄曲江池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好誰緣者。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閣本作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

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輦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輦。翠玉

石榴。躑躅直炙切。躑躅厨玉切。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輦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輦。翠玉

深谷攢青楓。查查或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惆悵或作惘。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

今在桂林。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

春今从杭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

絡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慘或作凜。以西京賦：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

皇后往青帝曰：老物可惜。又曰：老物不足惜。為此徑須沾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雖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不肯鋪啜糟與醪。漁父篇何不鋪糟啜

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幸逢堯舜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冠敬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

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本蓋因前篇之未有奈字而誤也閣本亦少一字若非是今從監本長網橫江遮紫

鮮獨宿荒陂射鳧鷹賣納租賦官不曠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差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是

勞精神閣本如此為當方乃不從畫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

不足以偏請有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

者及為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

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賈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米春裴綱作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

始華。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作死生。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

經略使路思。路指鬼門幽且負。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闕三。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署爲判官。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餓倒貧救之。宗傳孟敏客太原。荷慨墮地。不顧而去。

陛下聖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餓倒貧救之。宗傳孟敏客太原。荷慨墮地。不顧而去。

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樓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輕浪參差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饑底深。桑又在江總。帝上曰。雖

鮑門。擬古詩。兩說。窮百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非也。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

本也。○今按。火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何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應前詩同時在江陵作。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季。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

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爲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爲社。則未然。左傳云。五

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享客祀中。雷在野。則爲社。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

公。則上公。即社神也。現此車載牲牢。饗昇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笋屢舉。傾金盞。張君名聲。座所屬。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

解舊店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店作而伏舊店方作店舊○今據此深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掬何濯濯集韻云濯濯雪霜積聚貌選指季豹而念昔從君渡

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割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櫓竿○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責連之陽山令張為柳之驛馬

拒地驅頽三館本作隄方云博雅極擢也亦有義○今按方囊暗僻不可曉此但言當適官時馳驛發

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必然也○隕杜回切踐蛇茹蠶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伍文未揃崖州熾王休文王叔文崖州草

有揃說文揃滅也史記西南夷贊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貶王休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龜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殪繇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化為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志或作從○今按張署墓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讓千災頭輕日朗肌骨健古劍新斲磨塵埃映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者與鮐詩閔宮傳爾者而艾者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者古背鄭氏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須穿栽或作栽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老則背有鮐文○鮐音古者或作者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卷四

韓昌黎集 二 古詩

古詩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爲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或車既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屋前不能令軒。或作輶。○輶竹二切。棄家如遺來遠遊。東

走梁宋暨揚州。暨或作墮。○輶將侯切。越洪濤吞天禹穴幽。禹穴在會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

逾橫嶺入炎州。或作青鯨高磨波山浮。○今按青義。怪魅炫耀堆蛟虬。或作推非是。山。參譚說

程程游。參或作撥。非是。參蘇遺切。神異經。西方深山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參國語注。作獵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觀古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

燦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豸肥牛。○高音蔗。與天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青眸。○

選管任少卿書。賜九迴。○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籌。瞥然一餉成十秋。○楚詞。日警警兮

既籍見佳客爲青眼。○警。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徵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

非是。○警。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徵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

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耒。天星迴

環數纒周。文學穰穰困倉稠。史記。五穀器。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恩讎。

鄭琴贈箏。琴箏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琴同條。唐孔戣私云。退之

新州笛竹天下知。此乃江南。傳熙載爾。熙載文靖。江南人。謂之綠文公。因此遂誤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請有腰腹空大及慢廣多汗之謂。二說信然。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書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鐘與蒲傳正詩云。

魏此八尺黃瑠璃

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

盡或作滿

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

困暑溼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

楚辭天問平魯慢膚何以肥之

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

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避營

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臥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

衛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明贈子相好無時衰

閣本無時作

張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竄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

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

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

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見文選偃蹇旂旛卷以舒

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沸

作咽乃響又見悲切之意也嶸嶸遂走玄宮閭嶸嶸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閭謂玄宮前之宮闈也閭或作虛非是○嶸音經嶸音泉哭聲旬天百

鳥噪音韻幽坎畫閣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

如平生杜荀鶴陵詩宮女晚知曙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作送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

慕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洪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

藹謂柿也。蠶液壓進。頗黎盤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李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

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且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璧。赫赫炎官張火傘。然

雲燒樹大實駢金鳥。下啄頰虬卵。頰音權。魂翻眼倒忘處所。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

照燭乾坤旱。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盤。頗黎出西域。亦作玻璃。

忽驚顏色變韶稚。韶或作勿。非是。韶或作韶。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渠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賦曰。詠

袁下之。前年嶺隅鄉思發。謂貞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去歲羈帆湘水湖。貞元

年白陽山。移據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颺鷓鴣啼。啼或作啼。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漑。側或作側。非是。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

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駉寡參尋。駉或作駉。非是。駉語駉切。况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地。年

少得途末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

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款。窾空也。莊子導窾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窾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類有詩。望公推引。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于首。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

故公有類蒙怨。旬刺棄遺。豈有闕官敢推引之語云。



猶鬱怒暮作千詩轉迢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蜃音賢才豪氣猛易語言往

往蛟螭雜虻蚘蛟螭雜虻蚘言其小大不齊也○蛟抽知切螭音尹陽尉唐州詩云立之詩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

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亦尉長趨尹縣有畿赤緊望之等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

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誠背距選張衡東都賦秦政利弊長距終得擅場

切余始張軍嚴鞞鞞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鞞曉見切鞞以忍切爾來相欲

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為惠王將以竄遂新歸厭開關公時方自

召為國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筥可憐

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牝音谷也古詩哀壑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聖人謂拔擢杞梓收楛菌襄二十六年

如杞梓皮革馬書惟簡楛音美竹可以為矢楛音戶簡音窶東馬嚴徐已奮飛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臯即召窮且忍枚臯

少儒復聞王師西討蜀元初元年正月命長武城霜風冽冽摧朝菌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走章馳檄在得

賢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為羽檄西京雜記揚子雲曰漢燕雀紛拏要鷹隼禮記鷹隼

隼武帝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廟之上高文典册用相如○檄刑狄切燕雀紛拏要鷹隼隼音

○隼女加切又女書切竊料二塗必處一豈比恆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

花好沾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蒼日暖且鮮撼撼井梧疎更殞若溪漁隱云撼音索殞落貌文選墟子

灑落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荆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鳥侯切

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洵洵洞

庭莽翠微。或作江洵洵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洵洵瀆滂沛兮又夕擊中洲之宿莽王九疑鑿天荒是非登

此耶。鑿或作嶼九疑言鑿天洪濤言春天皆奇語也嶼仕櫪切又鋤成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

人士稀。專非是我遷于南日周圍。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倚。爰有區子熒熒暉。區子或

觀以慕訓或從違。我念前人管葑菲。詩采葑菲落以斧引以繹徽引以或作斤引洪慶善經作墨方从

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四如落以斧引以繹徽雖欲悔舌不可

有據也○纏音纏雖有不逮驅駢駢。詩四牡駢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荆州來京畿元和元

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或不作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

。馳驅踟躕衆駿事鞍轡。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

暗。開書拆衣或作開緇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幽房絕文爾靈

委柔也注傳說風婦詩伊威在室產德明云或傍加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或作羽非是蓋宮屬

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朝扇暈。爾雅雉五彩皆備曰羣扇或作羽非是蓋宮屬

。盛沈海底氣昇霏。旁盛氣象樓臺

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丁  
二句爲一類也。○復音揮。處子窈窕王所妃。詩曰窈窕淑女。苟有令德隱不腓。腓病也。况今天子鋪  
德威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  
韋。楚詞如脂如膏以潔。盤。業成志樹來。顧頤。詩頤好。顧頤然。注音儀表長。  
乎。注暗韋柔弱貌也。業成志樹來。顧頤。詩頤好。顧頤然。注音儀表長。我當爲子言天扉。

### 三星行

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謂其生多嘗毀如此。詳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  
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復在焉。意亦取此也。

我生之辰。

方從閣木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也。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八宿  
見服箱。詩說彼牽牛。不可以服箱。服載也。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  
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  
無惡聲已謹。詩本已疏。作以今。唐閣木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乘除之法。

見服箱。

詩說彼牽牛。不可以服箱。服載也。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  
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  
無惡聲已謹。詩本已疏。作以今。唐閣木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乘除之法。

時停簸揚。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  
無惡聲已謹。詩本已疏。作以今。唐閣木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乘除之法。

無惡聲已謹。

詩本已疏。作以今。唐閣木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乘除之法。

得少失有餘。

三星各在天。詩三星什伍東西陳。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 劉啄行

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上作也。公被謫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  
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劉啄行云。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  
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疑劉啄行寄趙少師云。劉劉復啄啄。啄柴門。鷺鳥畜。故人千里駕。信上自  
金諾云云。公遠謫。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壑。堅其壘。要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

鄉。欣然喜客之至。是

以其辭不同如此。

劉劉啄啄。

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誠一語。閣本同。今从

唐杭蜀本。刪云。閣

本衍。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桔有莢。○桔音夏。莢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叢

書於閒官。官深慙，音其墟甚完，墟或作容非是，彼寧可墮。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蒸。

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或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雖不開，雖不開，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

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爲正。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从閣杭蜀本云，公祭

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从閣杭蜀本云，公祭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从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與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

類此相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井序○東野爲鄉餘，留府實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

觀覽可用亂思而紆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

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爲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

此云如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天子將何尤，吾將上九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閒。上呼無時閒。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  
天下主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噓齧。星辰踣而顛。吾  
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鰥。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  
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肚。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蟲子。抱而成己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者。  
也。舉族長孤鰥。或作鰥。鷓鴣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落。爾雅釋鳥云。鷓鴣。說文云。不孝鳥也。張奐曰。鷓鴣食母。○鷓鴣。脂切。鷓。堅堯切。蝮蛇生子時。  
玉簫螻螿手。則斷楚詞。蝮蛇。拆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鷓鴣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歎。音難。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  
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  
衣玄纁之衣。而乘輜車。見史記龜策傳。闕然入其戶。闕。出。龜兒。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諸本新作次韻和皇甫湜陸渾山火。今從闕。杭蜀本。○皇甫湜字持正。陸渾之或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遷陸渾之或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作歟。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賈父云。唐人贊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責渾。賈或作陸。今本公羊傳。時常玄冬澤乾源。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擺音博。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踣顛乾坤。遺俗注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銀。截然高周。

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墜不復噉楚詞噉將出分東方復噉他昆切虎能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龜

鴉鴟鵂鷹雉鵠鵙鵂鵙或雁鵙魚煨燻孰飛奔此體燻湯中煨肉也儀禮惟燻者有膚庖舍毛炙物詩毛魚

一作熟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燻非是孰祝融告休酌臯尊左昭二十九年顯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為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

告休而錯陳齊政關華園○政音梅或作收非謂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啾沸簾垣

廣韻啾啾小聲噴噴大喚自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形幘絳旃紫纛周禮通帛為旃纛左傳以整

此涕或作沸非是○啾即由切噉胡伯切音池填音喧牛尾為之繫左驥馬韉上旃

幘它江切音導炎官熱屬朱冠前漢相如白著幘髻其肉皮通脰髻一列髻形之緇搗關東俗器

資謂脰常通用髻音脰音階音電類胸垤腹車掀幘或作緹顏靺股豹兩韉赤韉也靺靺靺靺

輒結鞞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轡虹或丹堯線蓋緋緋爾雅一染謂之緋緋廣韻風吹旗貌紅韉

作紅非是○鞞以忍切又羊晉切音番音番丹堯線蓋緋緋爾雅一染謂之緋緋廣韻風吹旗貌紅韉

赤菴羅脈胛胛祭肉也脈脹之禮覲兄弟之國盪池波風肉陵屯左氏士判羊亦無盪也盪音菴陵或作

之曰盪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盪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按列子生於陵屯注謂高澤

莊子音菴云卓也洪說得之矣說盪池肉陵屯方說波風若得之而樊說波如風方說肉如陵之注謂高澤

誤矣合二說而言之曰如盪池餘呀鉅黎餘或作黎大貌字見上林賦少陵詩亦有餘光散餘呀

加切呀虛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天豆謂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嶽為豆登瀛四罇者以

醞醞笑語言飲盡謂之醞禮記長者舉未醞也白少者不敢雷公擘山海水黼齒牙嚼齧舌勝反醞醞

字統反前漢有所平電光繼續積日曠大目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兩月如反月令冬其帝顛頭斥棄與馬背厥孫水生木木生火火之水縮身潛喘拳肩跟音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

螭偵焚其元○螭音攝偵音體又丑鄭切天關悠悠不可援音袁夢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火既用事則項冥黑精之君

乃命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側身欲進叱於關帝賜九河滿涕痕○滿音箭又詔巫陽反其魂宋玉

云帝嘗望陽日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殮一作

魄離散汝筮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殮一作

婦壬傅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

故曰女丁婦壬一辛俱舉水伯是為溫泉之神洪慶善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

為陽中之陰壬為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為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衛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

說皆一

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躡視桃著花可小窵一作窵漢詩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及申酉

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因之崑崙或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

遂上焚至申而利火至酉而怨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否不可捫梅一作晦○捫音門詩莫捫朕舌○詳此詩始則言火勢

縣齋讀書貞元二十年在山縣齋作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舊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狷醒俗耳狷音狷如清泉潔塵襟詩

成有共賦共方作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壽北客怕懼侵謫譴甘自守滯留愧

難任投章類縞帶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佇答逾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

難任投章類縞帶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音杲佇答逾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百銖而不受

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筆金。

新竹 此詩同下晚菊  
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塔竹，日日成清閟。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揜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人可攜甌，清景空瞪視。瞪，假仰時。○瞪，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  
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昔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一作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應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



而託子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欽

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隨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欽州進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欽亦有亨送又嘗有行難一

人皆期七十若或生纔半豈蹉跎則年三十有六矣或非七十之半年癸未併出知己淚併或自然白髮多晨

興為誰慟語除夫人之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已矣可如何或作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謂猶訟風伯之吹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畏避則猶當國者畏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

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

韋執讀與渠牟等其體侔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國公為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顛頑固不廉太昊弛維綱或作施綱畏避但守謙遂

令黃泉下萌芽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懸攪宇宙攪或作擾鋸刀甚割切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

活烏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惟怯頻窺

規類或作頰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

何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鎌列子擲鎌氣寒鼻莫鯁前漢不鯁驕君之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運

都賦濁口角如銜筍筍馬口中鐵前漢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箠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探湯無

所益湯見不善如探何况續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焚惑喪躓次六龍冰說髯晉傅玄詩願得並

如古切○芒錫大包內錫或作生類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

射死却得親○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思嫌思或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覆女

諸本皆作安窶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尙作女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

誰非是○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詞澤漸漸其若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纒纒

艾與兼日○蕁行鑠鑠風條坐○齋齋相如何曰舉帷幄之廢廢荀子星齋齋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徵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詩本無四七字今从

韋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赤藤為杖世末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尙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在郎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

道之避○今按上言掃○跪進再拜語嗚咿嗚咿夷語也嗚說文咽也咿字繩橋拄過免傾墮以竹索為橋

水○挂家庚切○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

淋漓又云義和操火鞭御也日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

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多誤○今按方說手義同為有據然諸本云照手欲把則是未把之時光已照手

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况公之詩衝口而出空堂書眼倚

自然奇偉豈必崎嶇屈仄假此一字而后為工乎大抵方意專主奇澁故其所取多類此

隔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若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畫南宮清深

禁關密洪慶善引竊統宮牆圍禁林以釋此誤矣閣本密作客亦非是唱和有類吹填壘伯氏吹填壘妍

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酬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

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為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間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况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振歲窮寒

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往來忻莫問我時亦新居觸事苦

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頤多作餐方從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頤謂哺時食

古餐頤一字也又曰頤古食字而皆以干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頤兮鄭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

綻文竟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謹呼衆口極

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偽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案議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脣爾雅

肝傷為微注肝脚  
歷也○肝妄下切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巾或作角尙或作角兩○累力追切非古患切冬惟茹寒齋

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飲若厭芻豢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

絕謗訕府公舊同袍豈無衣兮與子同袍拔擢宰山澗寄詩雜談俳有類說鵬鷗鷗字用莊上

酒味酸冬衣竟未撰左忠衣撰作衷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麋爾雅虎竊毛謂之麋注竊又言致猪鹿此

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也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韓公蓋用此語方從閣本誤矣三年國子師腸肚

習藝習或作集非是况住洛之涯魴鱒可罩油詩九罭之魚魴魴言大魚也爾雅魴謂之油鱒謂之罩詩南有

掠習也○勸音房鱒才本切罩陸教切油音誦音效屠門嚼榷譚新論曰人間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屋

弋者纂纂或作纂非是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古本及後漢謀拙目焦拳活計似鋤剗或作鏹

之也選海賦鐘臨崖之阜公此詩用今韻剗同上聲疑當以鐘為正男寒澁詩書妻瘦剩腰襟妻或作女襟衣系也周庚信為官不事職厥

罪在欺誣或作慢字亦見賈馬傳行常自劾去漁釣老葭菼爾雅葭蘆菼注云葭蘆菼也歲窮寒氣驕

冰雪滑磴前漢良園說漢王燒音問難屢通何由覲清盼或以目美言也左顯右盼以盼視言也盼本作

盼盼通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為正○今按盼匹莫切目黑白分也盼莫見切從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熾時從王謬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鬢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己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

之語別本在已者非

別詎幾何詎或作遞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

嗟矜幸同學省官議郎守國子博士公太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爲恆胡登秋

漁陰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運抵樵叟抵或作詆或作譏樵或作講皆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開陸渾河南屬縣名

有湯沸如蒸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爲大室西爲少室相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

分散故名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洲沙厭晚坐洲沙或嶺壁窮晨昇晨或沈冥不計日揚子蜀爲藥

不可勝遺滿一已異非是乖離坐難憑憑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躑躅詩

水其馬躑躅馬逝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洗洗司徒公節度使王謩檢校司徒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

冬辟鸞爲府從事○洗音光天子爪與肱爪一作股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作始時討

不進作始者非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已矣少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左氏倭侵官固非是官冒也妄作禮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斷

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斷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勢若脫講鷹選鮑明遠詩昔如檄筆無與讓幕

謀職其膺職或作收績閒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鵬○翰音寒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

陰沴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陰陽二雲頰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嶧陵嶧三十年左氏略有勤勤

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詩可晤言誰爲應詩可

賞晤對也應當也選席席惜不掃拂或作殘罇對空凝對或非是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紉居登生期行役  
暗言莫余應音響  
歡緒絕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悵簡與繪

東都遇春 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爲東都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眞狂眞方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靚或作醜醜青黑色

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情音心腸一變化腸或作腹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視或作聽聽青黑色深居疑

遺仇默臥如常暝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鳥一作鳥選悅爾爲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音感或作履告坐疲都

忘起音定冠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窅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緣入爲國

志云落衣經尚善旌蓋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置數頃水鳥往往縱孤泳縱或作從水容與天色此處

有綠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披洛牙相緯經音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遶取或作最貪求匿名利所得亦已併已或

意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落落或作落魄非是語音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

謀謀收禹績或作跡左氏注范禹跡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祇敬我

獨胡爲哉胡一作何坐與僉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

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

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辛夷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鳴瑟。禮

房忽全開。音之則此為高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鳴瑟。禮

大夫妻曰孺人。又書夏擊。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興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鳴球。夏鼓也。○夏音積。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興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憲宗即位五年。不更下蜀。軍江東。赫然中。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康歌哉。書皇陶歌曰。庶事康哉。

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故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廢閣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常迴。元和四年。討成德。放車載草農事濟。軍非是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節度使。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為起居舍人。孟

簡孔戣皆為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肯不垂意餅與蠶。朝廷未省有遺策。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詞。衆共所哈。哈。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

埃。峭峻或音容不接。祇隔夜。因計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為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戣以衛尉

內計相尋。謂此。○計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類類。非是。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况





還家勅妻兒。具此煎烹。柿紅蒲萄紫。看果相扶。擊或作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从潮韻本云。爾  
梔子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茗。唐韻茶宅加反。晉作茶。大抵茶與茶古音相近。如今言搽與塗亦通用也。  
○今按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蕭山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書晴合耳。  
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歎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權公作邦植。杜春陵  
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  
也實國植。文人得其職。文一作大。交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澹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園遲子榮。○遲  
○植音真。文人得其職。文一作大。交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澹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園遲子榮。○遲  
遲土注。行也。

送李翱翱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弁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揚於陵出  
灑灑乙未去聲。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于  
西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  
迎送詩有客語言追之。鄭云。追送也。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  
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爲重裔爲河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豐入或作雷開。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鹿郡邢州鉅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爲真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禮其父仁鈞時為親王府長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兼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為陽山已而往據江

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上音宛下音兔媚也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

辛卯年雪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月晦寒食天陰雪飛舞前騰相排擲子

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旆。白帝盛羽衛。鬢髮振裳衣。或作鬢髮鬚鬚乎

先啓塗。楚詞曰百蛭嬰胡從以萬玉妃。去聲翁翁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會見。何暇議是非。或云

豐年祥詩傳豐年之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

白首誇龍鍾。依字當作龍鍾。龍氣不類舉之貌。如龍舉拉拉之聲。韓子稍姦黠。白慙青蒿倚長松。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駉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駉，愛蛩蛩，食得甘草，必溜以遺。蛩蛩，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鉦鐘。筵字見二，吾願身為雲，東也。現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駉音巨，蛩音叩。

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

諸本作一首，此二詩也。白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相缺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為避河內而作此詩。白在領微投盧全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袖，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環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杜哀王孫詩，問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市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李華，老

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為汝下雨淚，禮祀天子泫然流。無由反旆義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

蒼蒼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挐。女如切，或作擊，張彦遠云：挐，从如，今人从擗，唐韻以擗為或體，非也。

從如持也，古書作擗，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作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全，公寄盧全詩云：偶逢明月曜桃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袖無等差，靜澀明粧有所奉。

願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盤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罟一首之罟元和十一年進士闕本作之罟或作罟之字詔也○公爲河陽令之罟自中山來從公間學公惜其歸以詩詔之罟音浮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時之罟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

工畫者遂作爲柏石間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間天命木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右看此樣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罟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

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到運也若既樣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千或以或作已

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迅於鞍轡迅或作頓振迅字見七月詩傳鮑昭鶴賦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待或作實待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本作失得似頗有理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

見云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而悲之罟別我去能不想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間飄譚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還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先王遺文章綴緝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易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寄盧全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開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全皆不見元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皆繼往河陽鄭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全所不爲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白號玉川子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惜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爾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

送令或作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纒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

石洪遺傳 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少室山人索價高少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潛之刻志於學與仲

山元祐元年以左冷道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徵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縊己春秋二傳東高開三傳作五左皆非也昔杜父殷洪並才名冠世虞翼弗

之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方作往年弄筆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同異不異是謂大

不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馱虛空或作青雲馱今本二字皆从

郭璞注馱傳獨魏時鮮卑獸耳馬是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翻妄刊耶去歲生兒名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方列陳力

見論 立言垂範亦足持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豈謂貽厥無基隄詩貽厥孫謀隄或作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爾驕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

韓昌黎集 二 古詩

三十九

明月耀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訂中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徵赤藤杖武又

又有早起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郎中寄示逸盤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元日同

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

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為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雨終南曉望踴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賈公誦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北登龍尾道却望南山倚天

定覺青蠅蟻祖街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覺暫似壯馬脫重銜其

將軍著武事影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自思莫絨自思或作思自樂遊下囑無遠近

韓馬馳突重兩街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切

樂遊廟燭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自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寒巖一作風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乘酣馳雄怪造化何以當鑄劍祖街切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察商頌天命降臨元微之詩

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饒利為利緣音拘於利祿而不游此高揖蔡公謝名譽遠追甫自感至誠詩

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完完上天東其奈就缺行攢攢或作攢攢

神樓樓女手說文

誰氏子呂氏子吳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此詩有顧

少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送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

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  
案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乎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所慕靈妃媿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  
屋公為作鳳凰飛去○媿世語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  
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元明月  
魂復飛紫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詢方作悔  
奇為主此類可見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詩如時問政子曰賞  
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  
吾此詩持送似或作以

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  
為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  
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  
不遠真可惜景或  
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龍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  
作藉而从艸从竹則沿  
義以生此當以藉為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即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  
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  
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為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  
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據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  
吟日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斯史云鳥字浪仙范  
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木來東都愈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

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請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據言合而寡話奪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為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莫安秋管草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即若以為公為京尹始織島故云則公為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覲襲玄宮

○徒感切 小 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李本領作領說文領低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頭○今按說文領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顛領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領為是然顛領字見蘇骨

楚詞嘖嘖感古馮二切領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而昂貌則亦與不領義不同也鯨鵬相摩察蘇骨兩舉

快一噉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黯楚詞尚黯黯而有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繡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今 綠池披菡萏爾雅菡萏芙蓉其花曰菡萏按用荆公本定或作堙或作低方从關本作坏

皆非是唯披坏聲相近耳 芝英擢荒蕪或作孤翻起連菱爾雅菱芰也○英吐致切家住幽都遠未識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請筮也又左氏享昌歎孔子聞而食之見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為河南令始識

島洛 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

鉛擊車出西京雜記詳見上 贈張高士詩 糝在放切 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願領音見本篇不領下注雖領長刻以憎七感切 猶懸攪空衢帶一作請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翼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



于野歸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是其文可見者四  
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子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蓋  
亦非史籍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旣攻我馬  
旣同又曰我車旣好我馬旣駒君子其獵其獵其游擊其速速君子之求又左驂旌旌右驂旌  
驪秀弓時射擊乘孔璋又曰其魚維何維鱗維鯉何以獲之維楊與柳與符管切說文曰魚也  
字墨開鏡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卽子美云洵乎潮平奈  
爾何快劍研斷生蛟龍卽  
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卽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董于岐陽騁雄俊萬符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

王木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鑄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封岱勒成東都賦無鑿石作鼓鑿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阿或作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毫髮盡備無差

說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

詩粹作蝸今按蝸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科幸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科字諸本皆同方从

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遺重韻乃疑於此何耶牟深豈免有缺書或作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

文如此龍鸞翔鳳翥衆仙下選鳳鸞者飛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奉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便千人沒水

爲龍而去龍騰一作騰龍陋儒編詩不收入收一作得二雅褊迫無委蛇上於爲切下音移毛詩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

作蛇音蛇或孔子西行不到秦揜撫星宿遺羲娥揜或作拾選劉季純好揜撫利病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翰鳳

翔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已遲對此涕淚雙滂沱詩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我今現又百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

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為我量度掘白科謂安石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甌苞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駱或作駝依字當作漢書匈奴薦諸太廟比部鼎

春秋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觀經鴻都尚

填咽漢魏帝元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

街陌鴻都典觀經刻石于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見及蔡邕者車乘日千兩填塞

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剝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詩禾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詎肯感激徒媿媿阿不音庵下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後

翻子訓至長安摩王得臣慶史云王右軍書多不準銅人○摩音婆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趁姿媚請偏旁此退之所謂義之俗書

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漢魏

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無人收拾理則那尚名葉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

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無人收拾理則那尚名葉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石鼓之歌止於此鳴

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為李

判之釋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老之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侗言雙鳥詩為二氏作予嘗育其

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顛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飛飛或來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集或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耳聒蒼蠅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

聲從此恆低頭恆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亂雷聲

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開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或作草未有微情挑抉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百鳥方從開杭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荆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書閑譚錄亦見○今按自蟲即上文之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爲七

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爲鑿說也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

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象詩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必然舊嘗竊意此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臄或作兀臄又作匙抄爛飯穩送

之合口軟嚼如牛同說文云吐而嚼爾雅牛曰犢羊曰馴牛食已久復出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

何粟與粟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木作鹵莽成莽木莊子為政焉可莽鹵然唐人多餽用

也始覺雅邑絳莽鹵所用同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

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志或作背或作此今从對本云太公兩齒垂見古本荀子或翻吳丈夫命

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繒東釣儻可期與子其飽鯨魚

胎莊子任公為大鈞巨綱五十指以爲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天亦稱之東坡詩管絃韓子隘且陋飽鯨魚何足喻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東北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飲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疑

縣南六十里又曰澄潭夫人湫南在終南山炭谷俗呼爲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

萬生都陽開幽暗鬼所竄曉龍獨何智出入鬼閭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湫水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列峯若攢指石虛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巨靈高其捧薛

西京賦注云崑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芣不盈一森沉固含紫海國通商銅本以備陰

窾所謂擬造閉陰也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顏揚子雲羽獵賦期期棲託禽揚子宋鳥書編飛飛一何

閑祠堂像倅眞擢玉紆煙鬢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遺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

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魯季欽引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

也。○殷烏閑切。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奸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妍或作鑽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危區雜衆碎付與宿已頽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管音姦。

聽穎師彈琴

穎師者是道士。穎字是姓當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師是穎穎耳。吳僧義海以

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蘇陽公一代英偉然蘇語誤矣呢呢女謂恩怨相觸汝言輕

柔細何真情出見也對然使軒昂勇士也敬場精神餘語誤矣呢呢女謂恩怨相觸汝言輕

遠隨飛揚經橫態浩乎不失自然也。或賦百鳥羣忽見孤風厲又見穎孤無不同帶下。體

聲也。躡擊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或賦百鳥羣忽見孤風厲又見穎孤無不同帶下。體

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暗賦百鳥羣忽見孤風厲又見穎孤無不同帶下。體

失勢一落千丈。或賦百鳥羣忽見孤風厲又見穎孤無不同帶下。體

聽琴詩。根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穎師琴詩。

呢呢兒女語呢呢或作呢呢。思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

嘩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躡躡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崗詩。賜物百于強少。陵詩。四松初

有兩耳。未省聽絲篴。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倚。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

冰炭置我腸。中固已結冰。於於五藏者。

送陸暢歸江南

暢字達夫。嘗著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塔也。漢

舉舉江南子。端履為舉。舉名以能詩聞。暢真舉年對雪落句。云。大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樹  
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為摺相。有詠離詠。光落枕前。崔謹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  
以詞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鸛噪鵲橋。觀此可見其

能詩 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賜舉進士。為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鸞鳴桂樹間。

鸞鳴或作鸞鳴。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

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

不卽報。不卽或作卽不。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漢除名徒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尙蓋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穿。坐食如孤狢。落一作猛。虎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也。○今按方說是也。然則坐當作求矣。但本皆

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

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碑兀冤。侮笑或作笑。侮律兀或作硯。碑。選江賦。巨

忽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雖闕短。短或作短。闕。指日親晨殮。攜持令名歸。左氏

命名載而行之。自足貽家尊。謝安問獻之曰。君時節不可覩。親交可攀援。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

魯連細而點。而方兒有似黃鸝子。田巴兀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

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巴於是杜口。馬憐汝矜爪觜。開端要驚人。淮陽王傳。既開。端精願卒成之。雄跨吾

厭矣。高拱禪鴻聲。禪音撞。若輟一盃水。作啜。獨稱唐虞賢。願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為喜馬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

所記不摘詩之意則不顯不識字也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嗜書如高士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

選潘岳射雉賦已跟蹠而徐來○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報報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

隨志日旁音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與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饈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

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開祛露毫末自得

高蹇嶮蹇或作驪蹇或作產選通崗巖以蹇蹇屈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

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棧朽一作朽詩有棧之車毛曰役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調詩瑟兮調兮注谷莊

願視窗壁閒親戚競覘轡說文曰轡轡也前漢得龍成之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詩睨睨黃鳥○睨如

今更誰恨便可耕瀾濟瀾濟長安二水名同馬相如上林賦

調張籍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光焰燭天庭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蓋

見之畫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惡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碩與方作

作罷○顧如池裂豁若天開 騷曲崖以縈繞 駭崩浪而相礫 詩意謂李杜文章如萬竦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 惟此兩夫子家居荒涼 帝欲長吟 哦故遣起且偃 翦翎送箇中 爾衡鶴鷄以則今不可得而親矣

使看百鳥翔 平生千萬篇 金薤垂琳琅 青賦賈惟球 琳瑯珎子良 古今蒙隸 仙官勅六丁 道書誤官六

謂六甲中 雷電下取將 異人記云 上元中 台州道士王遠知 善易 知人死生禍福 作易總十五卷 追取 丁神也

落人間者 流或作留 孔毅父嘗曰 漢書去病傳 諸將宿落不偶 今世俗皆作流 落如江德詩 流落今

一豪芒 蔡然楚詞 秋毫微而見容 王遵曰 鏡毛為毫 毫字通 ○今按 俗字 當作豪 為正 我願生兩翅

一作願生 兩翅 捕逐出八荒 精誠忽交通 百怪人我腸 刺手拔鯨牙 之也 舉瓢酌天漿 曉道捕云 高至於天

曹劉沈宋之閒耶 騰身跨汗漫 淮南子 若士與汗 不著緘女囊 詩或彼緘女 終日空囊 願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 乞君飛霞佩 漢乞音氣後 與我高頽頽 曰頽之飛而上曰頽 下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兩章前章 盧郎中汀也 盤谷在孟州齊源縣太行

李愿歸盤谷有序 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 詳詩意可見 又云十年 盤谷子 盧元十七年 公送

九年 癸未為御史登朝 至元和七年 壬辰為十年 癸未 東坡云 退之尋常詩 自謂不遠老杜此詩

昔尋李愿向盤谷 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 是時新晴天井溢 出天非關名在太行山上 水經曰 天井溪

長劍倚太行 水曰天井 傾瀉而下 如長劍之倚山 衝風吹破落天外 衝風起兮水揚波 飛雨白日灑洛



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鄜風淫則厲。淺則揭。注云：借車載過水。以衣涉水爲厲。馬頭溪名。

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謗。進船。楚詞：九懷榜舫兮不流。方口與前所謂燕川。鴈鴨飛起穿垂楊。窮

探極覽頗恣橫。音食。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或作：閉門長安三日雪。

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婦厲而。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

頗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崔嵬：詩：彼

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贈張籍詩：計不待彈劾還耕桑。

還或作歸。

### 寄皇甫湜

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書睡。問報睦州吏。睦或作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潤。今从唐本及

編嚴陵集亦定作四。蓋以涕與淚分。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 病中贈張十八

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在汴州。籍爲公所竊。遂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登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歐陽嘗

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諸本作逢逢。蜀本首部江切。字當作逢。○今按：蜀本

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播龍文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尊之言

几或作几曲節初攢攏此字从手或作攢從从木从手者博雅云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益其氣不令

見磨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杆傾罇與斟酌四壁誰巽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鏡西都賦金缸釘

音定又音夜闌縱掉闔鬼谷子有掉咄咄疎眉龐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脚食其高陽人田橫

之以距漢高帝使食其說橫懸連日挾所有形驅頓降肝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乃徐謂將歸乃徐謂

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今按楚詞言飲之可悲如孟孟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歸之人愈覺羈旅

之牢落故其意象慘戚而無聊耳將字與詩交同字安得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

與此詩皆不復成文理矣○子言得無咄咄咄咄咄咄則其音迴軍與角逐非是所樹效窮龐史記孫

謂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稱使之言且置其磨礮解旆

未扛而示之弱籍乃羅其裨闔如聽生之下齊既逆日挾所共所有歸病語曉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

亂涓也○離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渠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崑崙或作崑東流水淙淙既

則離峴鳴鶴野本苦江五江幸願終賜之賜之一作願終斬拔楛與梓○楛音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既

為公今敗乃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涼上江切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善謂物即言不拘說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離騷經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蠹書或作蠹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蠹或作蠹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其昇崑崙巔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作禹一塵集豪端

遊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陸淚如九

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翻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一作麒麟古詩如戰國策多用麒麟字其義

寄崔二十六立之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爲立之作藍田

兩城員外丞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蟪或作僂

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西征賦皆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道士皆騎驢

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分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

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左右驚紛披○振音列拗也若溪詩話

字傲兀深叢見孤熊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而回不敢振眼窺○振音列拗也若溪詩話

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一作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

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違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貲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

攪攪或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鷺音寇選陳琳檄文鷺猶鷩卵插翅飛天墜墜

也左氏度劉我邊睡音垂駒磨著爪牙○驢音迷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韃絮汝腳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搗不

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又作

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轆鮑明遠詩逼迫聚離散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

完孤羈桁掛新衣裳周庚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盡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

途同險巖宜每句遣我書遺以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新篇笑其思風幡肆逶迤或又論諸毛

功劈水看蛟螭劈或雷電生騰陽騰音閃騰音釋二字角鬚相撐披或作枝亦以重屬我感窮景抱華不

能摘對本作把筆不能摘不能摘發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太隱其詞則此不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

亦非也今按方木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為補之論諸毛功必是為毛類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為辨而自明耳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耽又寄百尺

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從唐蜀本云列子曾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喻其誠言遺

也方說遺意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

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屋頭或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箴詩何人斯伯氏吹墳仲氏別來

就十年君馬在騶驪騶驪是驪注云黃馬黑驪音騶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脫繭綉音錢諸男皆秀朗

縱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舊腸與感容或作或作眉眉當為容字之誤也眉特能復持酒

屐我雖未登老信公九年左氏伯曼登屐髮秃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襪

襪上所宜切下呂支切方云襪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繹

然襪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合或曰唐本作視物隔襪字乃闕字之誤而又重出遂去今按詩見謝本實校

作劇隔襪下注襪字然義亦未通悉當作視劇隔襪物字乃闕字之誤而又重出遂去今按詩見謝本實校

耳然亦無謂不知且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今从闕譬彼鳥黏竊用黏  
 从方廣徐更參考鳥宋陶明錄多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廢作相孤豚眼糞壤或作伏不慕太廟犧其使曰子見夫犧午  
 買糞以塗路欲以芻菽及其牽而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骸音疵歡華不滿  
 手衣以文綺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骸音疵歡華不滿  
 入於太廟爾欲芻菽其可得乎通人章疏云福不啻背禍將益世退之則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  
 眼歡或答青塞兩儀通人章疏云福不啻背禍將益世退之則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  
 虛名而校之以實語是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癡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癯  
 利不足相補也語是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癡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癯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雖雖說文雖仰視也漢五行况又嬰疹疾也或作白選思百憂而自疹注疹疾保  
 軀不贊後漢書不足以致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  
 漸流冰爲酒从水非離離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陵或一或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之作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不夫子曰吾黨新思釋衡觀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罟罟附雅魚罟謂之罟江東呼小籠爲罟  
 假良史之辭夫子曰吾黨新思釋衡觀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罟罟附雅魚罟謂之罟江東呼小籠爲罟  
 上音孤我有雙飲簞其銀得朱提宋提提縣名屬魏魯郡縣有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  
 下音卑我有一雙飲簞其銀得朱提宋提提縣名屬魏魯郡縣有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  
 黃金塗物象雕錫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乃令千里鯨玄塵微蠡斯班彪曰朱音殊提音時  
 鳴音工入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猶能管明月擺掉出渺瀰瀰瀰大水貌選渺瀰瀰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如蠡斯也○忙果切蠡之中切猶能管明月擺掉出渺瀰瀰瀰大水貌選渺瀰瀰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資  
 菘蔬離蔬菘菘以益室王舜注贊音咨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陣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菘蔬離蔬菘菘以益室王舜注贊音咨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陣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鯨以與君身或作興居狀或作狀與居皆非是荆公本作狀君身近之失所逢百罹詩逢此百罹百憂也月以喻夫

道僂僂勵莫虧莫或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醜或願君恆御之行止雜燧艦雜或洪本云澄作雜燧艦見

內則言常御此艤雜於所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塞給多

人亦謂析產符契為分支帳即此義也公以雙鏡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月蝕詩效玉川子李本無詩字或謂館中本效作刪汪彥章本同○陳齊之曰退之效玉川子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或作五此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夜也作五非是森森萬木夜偃立森森或作臨沈殊無

森蓋自森轉而為林自林寒氣夙夙頽無風選西京賦巨靈夙夙○夙平秘切夙虛器切夙夙諸本作夙

轉而為臨也今改作森義尤長○今按語本不同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月形如白盤李自詩少時不識完完上天東或作東

秋詩范則公本作完○今按完字說見酬盧雲夫望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撒方作撥云側手擊也盧詩作撒今不從之

狼神異經狼無前足附狼而行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撒方作撥云側手擊也盧詩作撒今不從之

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曰日何處

養女百醜形把沙脚手鈍把或作爬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諸本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

如已視故號黃帝四目李賢後漢注漢人帝舜重其明淮南子曰舜二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不措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噉或赤龍黑

鳥燒口熱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鳥也鳥一作烏餽齏倒側相摺摺楚辭衆皆競進以食婪注愛財曰飢婪酣大肚遭一飽食愛食曰婪婪與憚同應舍切飢

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噐市何處逃天形或作廬或無女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

地行賤臣全或作今汪本云同字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作天上臣有一寸刃可剗凶螻腸無梯可上天天階

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備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能

風致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從應二字荆公刪去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赤

烏司南方尾秃翅觶沙觶或作鱗陸加切角上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齧齧齒不正也音牙與開

瞎呀張口貌也○今詳或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鬻啄蝦蟆於菟躡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為

音徒躡音存旗旄衛氣望下音沙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禮禮有加禮謂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忽令月被惡物

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挾女出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

从列子校挾或作挾非是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

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弊

蛙猶卓茂言傲人也不然則當改从弊帝箸下腹嘗其饈或作躡躡腹下自慮也躡是躡也當作字蓋此時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帝箸下腹嘗其饈躡左氏宣公二年躡其腹○躡音塗依前使

免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西陽雜俎月中宓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天雖

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悟

下卽天 雖無明言 潛喻厥旨 明口有氣有形 皆吾赤子 雖忿大傷 忍殺孩稚 大或遺女月明 安行于次 盡

釋衆罪 以蚌磔死 故諫之 非爲逆黨也 〇今按盧韓二詩 必有所爲而作 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爲何人何

事耳 新史同謂方 諫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 諸本孟下有先字 此詩以篇首二字爲題 作孟先生非 〇東野誌云 年幾五十 始以第夫

之謁 張建封于徐也 貞元四年 建封鎮徐州 李習之常以書勸東野 有曰 郊將爲他人所得 而

大右立於世 與其短命而死 若不可知 二者將有一於郊 能日爲執事 惜之 其後韋莊請追贈

不及第人 郊在其中 而據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誤 且曰 郊貞元十二年及第 佐徐州 幕卒

則東野果爲建封所用矣 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 東野墓 管佐唯餘慶於東都 餘慶鎮興元 奏

爲從事 野書下而卒 未嘗佐徐也 據言誤耶 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耶 卒如習之所料耶

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 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 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 亦未可

知也 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愬因獻張徐 州詩有富別愁在 顏賈別愁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 生一 古貌又古心 嘗讀古人書 謂言古猶今 嘗或作詩三百首 窅默成池音 莊子黃帝之樂

作冥李習之與張建封 此引公此語亦用習字 騎驢到京國 欲借薰風琴 琴語曰 舜彈五弦之

琴與玉堂琴宮 一門百夫守 無籍不可尋 籍者爲二尺竹牒 記其年紀名字物 晶光蕩相射 前漢亦光也

〇羽 旗幟以森 遷延乍卻走 視遷延却退 驚怪靡自任 如林 舉頭看白日 泣涕下霑襟 搗來遊公

〇竭 音揭 莫肯低華簪 諒非軒冕族 應對多差參 藝苑雖黃云 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 而理無害者 如退之

郊 懷之才 囊故有湖江白紅 萍蓬風波急 桑榆日月侵 奈何從進士 此路轉嶮嶮 王襄洞簫賦 嶮嶮 異質忌



處草孤芳寄林額延年甲風原文物忌堅芳人諱明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窮簪時見臨或作開老翁子史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冷探蘭起幽念東晉

詩音探其詞探明言念或作思眇然望東南望武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或作徐方一作州州也好

古天下欲竹管賦所食詩義疏曰風非梧制德馨神所激書秦穆非馨求觀聚丘小必上泰山孟子孔

山而小天下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泰山滄溟言建封也漢或作海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岑納詳可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泰山滄溟言建封也漢或作海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則試平王又則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唐五行志鴆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曰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陰明白任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羶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

建鷓鴣賦不肯首服烈頸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微妖自朋扇擺掉拱楯頽塗或作魚選拱天嬌而交結曹子

音消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誰窺窠窠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卽遽有害斗柄行

柱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作猶意欲唐突羲和鳥羲和日御五經通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

史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睚盱列子而睚睚而盱盱鼻驚墮梁蛇走竇鼻音澆一夫斬頸羣鷓

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天何以能斬頸也飽明遠詩黃閭潛殺虛矢直劍繡頭碎錦翼詩人之語願隨

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鼻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

不必改字  
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

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穎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武仲堯舜欲讓以天下，山乃遜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穎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裴浩為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疑或作疑，亦通。一作女無婚，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或作謀。文字觀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屏，山厲水剗風。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

與七感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攬。古巧。朝餐動及午，夜諷恆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鑽煎炒。初爪切。梳本燒。作鳥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報衡渾儀拗去，其半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擊閔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噴我須齧。選口齧，霜刃。此聯公誌子厚墓所謂答陷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影者是也。○齧，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憫一作解。棄置人間世，房願棄人問事，或作事。從亦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本或作燈檠姚合咸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為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

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固以去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識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尚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籬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音蚩此時提攜當案前方

擊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燭高張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作乘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檠

送劉師服

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詩與前途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歎然考登科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思漸與哲同故今本訛為漸也○今按漸為漸澀淅涼之義哲為明義此詩上

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哲義不相轉而宜為漸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作持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中涉仲切凡一卷赴膺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

豈不畏顛顛選顧僕夫之顛顛○上音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卷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南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謬銘及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

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由其不能學所入途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是巧或作啼非

聚嬉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匈奴東平王傳不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也年至十二

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幣成幣音倍記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選張景陽

雲轡不能頓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鞭背或作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絕

百家之編招諸生立詩舍題其行業之末至而深求其貴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

亦無愧矣帝得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謂之屠檢蟲蛆之背問之何因爾或作學與不學歟金壁雖

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

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開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今不見三公後家飢出無驢夫之子孫也不

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子孫也積文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易不蓄畜爾雅田一歲曰蓄三

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此說有可取焉蓄畜音潛子漢滌無根源左氏漢汚行潦之

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作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音時秋積雨霽方作新涼入郊

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曰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魯直嘗書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表。謂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小字淵。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掄衆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或作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來故或作同。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制郎切。此詩常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音。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則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助謂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姪或作姪。盤蔬冬春雜。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令。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作姪。盤蔬冬春雜。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令。爲罰。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卽白傅所謂醉調。調彩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所。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隄。或作刺船犯枯葑。刺船而去。葑。菰根。江東有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

野田梁庚屑吾詩黑米生蕞蕞○轉七亦切蕞方用切懸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君子坦蕩蕩誰使妄倥偬楚詞愁惚

蕞○轉七亦切蕞方用切蕞○轉七亦切蕞方用切  
上音控下音綜直指桃李園幽尋寧止直幽尋或尋幽

病鷓病鷓說文鷓鷃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獲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鴨悲青泥揜兩翅揜或作掩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擊之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較

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蓋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或作恣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鶴

卑遂或作擬紫或作鸚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

其危巧汝將死命可或作救又作與可兄弟死命惻惻傳語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曠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

他人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諫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蓬并落籬今晨忽徑去會

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怡排浮萍資或作恣狎怡唐人語白樂天櫻株詩怡怡舉頭千萬額或作

輪是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

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扇不知誰人暗相報忽然振動如雷霆音轟掃除衆寺人跡

絕驂驅寒路連輻輳後漢輻輳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

焚諸本青作晶。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蒙家少年豈知字本西都賦。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惹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日。上於承華殿。齊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鳥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三。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詞九歌。江文通雜詩。今按陶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爲無據也。或怪公排斥。作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媧戲。信如此。非也。此正譏其銜青鳥。假仙處以恣樂。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蒙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公集有和湜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

賈父云。持正不能詩。持搗糞壤。開公所以與之。豈或然歟。湜嘗爲陸渾尉。任至

晉人目二子。其翁吹一映。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決而已。堯舜人之所學也。道堯舜於戴晉人。區區自其

下。顧昔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屬江陵。不自閑窮年。枉

智思。捨摭糞壤。汗穢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有其閑字。糞壤下有問字。蜀本問字下有糞壤。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

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

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

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元和十四年春。出爲湖州作。

堆堆路傍埃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喉喉非是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或作大吾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白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悽或作嘆羣鳥巢庭樹鳥或作鳥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視賊頓乖角或作

檣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明或作朋公負明義作朋非是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感或作危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湍洄為瀧昌樂譜本作樂昌今从杭詩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

歐云縣名瀧名昌瀧也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常何時到

上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東坡詩瀧吏無言只笑僞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或作譬如官居此何由知東吳京東

吳遊宦鄉官知自有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英人稱我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邊

妄問為妄或作妄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洶洶鱷魚大於船永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善食鱷魚蛟者其鱷公有祭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數十里本數十數謝本數十方从閩本作斗數云杭

考之謝本為是此句與斗入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掀簸真差事音詫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閩本作官儂此州官常明

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慳慳楚辭心慳慳而

胡况切下顛大餅嬰小所任自有宜○瓶居郎切又或作旂音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

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貳其閒諸本或作風今从唐杭州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

阮籍語亦非也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飾或作飭巧姦敗羣倫杭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倫或作其羣倫方从閩

○今抄倫羣不詞而冠乎羣倫乃揚子或作姦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差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莊子為外刑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惡方作惟○今據洪謝

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負持或作特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元十八于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立也此詩赴潮州道元和中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蒼蒼莫嘗省閩蜀本作毀史記膠西王傳遂為無嘗省蘇林謂為無嘗錄

亦非是禮記不嘗重器毋嘗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嘗為思慮計度之意云○嘗莫東眉登母巨三切嘗音紫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詩顯

德禮作憲憲校本多憲憲為顯詩又云無然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晚已或以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老于相其光同其無俟於容容楚詞余固知譽譽之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鼓車組輓注入

塵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容容為患洪思正貌音塞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輓之以行○輓音挽子兮

獨何如能自媚婉婉○上於阮切下無遠切金石出聲音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宮室發聲樞老于

者無關樞而不可關何人識章甫莊子斯人有真章甫而適越而知駿蹄腕選東都賦馬腕餘惜乎吾無居不得留

息偃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戴詩示繡繡苦遠切下英英桂林伯豸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實維文武特詩百夫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

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愛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

無作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寤寐想

風采漢靈光傳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別使我抱悵悵悵於緣切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况或巖巖桂林伯○巖魚力切矯矯義勇身詩矯居天切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逾或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不知

四罪地其四罪而豈有再起長窮途致感激肝膽遺輪困前漢郭陽傳蟠木根抵

讀書思不多思義思不明思足已不學已或作只是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大贊論既學思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

不可闕末宜後諸生嗟我揜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海南

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君驪何時秣峽山逢颯風途山名嶼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雷電助

撞掉莊子齊人之非欲者相掉也○攬宅江切掉昨沒切乘潮簸扶胥南齊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

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鬻寶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鬻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骨鬻表蟻相請為

山百十各自生鬻表錄異云蟻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蟻巖如山○蟻音秦

蒲魚尾如蛇蒲魚即鱈魚也口眼不相聲案方作蛤即是蝦蟇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

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白亦曰章魚關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

馬甲柱今江瑤也即郭璞江賦所謂玉瑤關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

諸四裔以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以椒與橙詩左右橙之橙亦調也張協曰腥臊始發

越咀吞面汗駢思發切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猶切更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

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幸無嫌怨并無或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

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清老成之子公兄奔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澆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音希哀而不泣曰啼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爲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

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

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子厚在柳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時元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或

較。或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皴皴。脊皴一作背脊。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潭淖。左氏晉戎馬還潭而止。又

按文義。作意爲是。下文又有竟不。鳴聲相呼。和。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宣。邴氏掌

字不應殺出。○潭音倭。淖音鬧。○鮑匹。約切。切。巨堪朋類多。巨或。沸耳作驚爆。豹端能敗筴。聲一作

詞以灰洒之。則我弃愁海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死。出見怒。乃爲。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

仍王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乃爲。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

五年秋。龜執強執敗。橈或作撓。字从木。左傳。長君之賢。師徒。橈敗。杜云。橈曲也。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罟。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

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按此句未詳。當闕禮有所好樂。○好呼報切。樂五教切。而君復何為。甘食比  
象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較音角。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

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袁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為之師。卽其人也。公自潮州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治廣記云。大庾始安臨。揭陽去京華。其里

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可與娛。詩鄭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章兩通詩與書。婆娑海

水南。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

州郡也。宜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北或作此。非海中諸山

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鰈。果誰雉牙鬚。蚌贏魚鼈蟲。蚌音棒。贏。盧。戈切。與螺同。瞿瞿以

狙狙。詩。狂夫瞿瞿。注。無守。瞿音衛。又音履。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

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一。不可一理。區。或作。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務或作。相

一作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府

謂李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益城作。

益城去鄂渚。潯陽記。益水出青益山。因以為名。離。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

聲少陵詩。浦。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而我竄逐者。龍鍾

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或作鬢。年皆過半百。

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或作衰。或作歲。譬如親骨肉。寧免相不可。我昔實慙慙。或作慙。慙慙見禮記。

今按。文苑正。江切。慙。慙。釋切。不能降色辭。子兒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左傳二十四年。子犯曰。臣實慙慙。從君過。公其務。

貫過。制切。貫始。我亦請改事。左兵宣十二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願。

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九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

於徵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敬與士不以實坐貶。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山是空。意顯結。

籍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詩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薨。李德裕可為宰相。

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據度薨。德裕在公。後五年。史闕矣。若溪漁肥。謂詩云。退

之宗閔。俱裴督公征淮。四時。客舍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

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韓愈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白錢徹。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

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

汝。飛。飛。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長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葉。衰。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鶴據其高。衆鳥接其卑。或作棲。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鶴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不知挾九子。心默有所規。或作規。規。五禽言。去年。夢。不。然。挾。彈。汝。枝。葉。開。汝。翅。不。覺。摧。或。言。山。黃。鶴。黃。鶴。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為。規。

以猜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用如詩  
維維莫莫黃黃黃黃鳥鳥于于飛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摧于天子是嘯嘯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鶴得汝去婆婆弄毛衣此方云開本作婆婆○今按開本之謂乃有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開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翎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從唐閣蔡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續猛虎行

萬李德裕宗閔怨之爲作此詩薦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據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開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四美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

子食赤豹麋楚詞乘赤豹從文擇肉於熊豹或作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作

爲是山谷蓋以唐本定也鳥鶴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湖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爲雅

質之舊本非也雜音麋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鶴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

所歸耳紅鳴鶴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歸猴入穴則不待鶴噪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

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爲當也又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哭如或

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卷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藍田十月雪塞關

藍田關。漢時曉關也。斯立為丞于此。

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窺窺凍相映。窺窺。本鬼。郭璞云。驕驕色如華而赤。驕赤也。君乃寄命於其間。秩

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驕驕踟躇路。且閑

密。○裁。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藜。○藜。側。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碑。盧骨。歸來殞涕揜

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斷荒棘。詩翁謂孟郊。○憔悴音萃。斷陸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腦脂遮眼臥壯士

壯士謂張籍。大詔挂壁無由變。詩形弓。○強。強招切。挂或作乾。坤惠施萬物遂。○施。獨於數子懷偏慳。朝

歎暮暗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歎。後漢。遙望見春陵郭。暗。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之公貞元十六年秋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息泗州普

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淮。方作雄云。雄言特出也。○今按。上句已有誇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

允恢奇。恢或作魁。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爲魁。又惡上句誇雄字。初不專爲此。自感商



胡賈脫身罪。或作獻今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柱一作火燒水轉掃地空。突

兀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

下。真元十二年公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月滿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

十五年公從事徐。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

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聲切。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

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顛。選。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音詣。臨淮太

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去去為致思從容。

###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年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副。謠傳不書而見于公廡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善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元和中以韓愈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善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勳剛。勳音巢。捷也。荆難諧

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榮陽郡。烹幹力健倔。幹旋猶言宰制也。選云假偏強以擣臂。○偏渠勿切。謂

帝齊女子往。書云帝曰俞汝。牙纛前。或作拂。拂音至。蒲悶切。拂音拂。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劇拂。劇

馬子虛賦。上摩闔。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下。劇上。序傳。只作靡。古靡靡。劇字皆通用。揚子。茫劇。虎牙。莊子。喜則交頤。相靡。漢衡山王贊。臣下漸靡。使然。今集韻。靡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劇。茫

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歛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陽黑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蔽定八年公羊傳讀者何時判自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半圭自璋樊子坐資著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見劇案文金春撼

玉應厥吳劇蕙鬱易其臭如蘭惡與鬱金若香草遺我一言重踣受惕齋慄其變憂齋慄○踣巨已切辭慄義卓闕呀豁疚措掘疚或

疾勞也○呀原加切如新去耶矜新或作切耶矜或作非雷霆逼颯颯颯或作颯或與颯同○颯音巨颯越筆切綴此豈為

訓此或作俚言紹莊屈莊周屈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武元衡草阜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秉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蘼蕪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翻

或作翻翻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或作翻翻

黃黃蕪菁花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狂一作強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誰能駕飛

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強樹垂百尺樹或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嬌童為我歌哀

響跨箏笛跨或作跨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出能醉紅裙疑若清

興復不淺。○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逢吉李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寡

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况也籍字文昌時為國子助教况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命之女蓋公之從壻時為四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

似磨鎌。田野輿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

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證○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青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翫張太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泥濁蛙譟橋未掃，譟或作喧蟬嘒門長扃。音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為我講聲形。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訂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蔚章張十

八郎稱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鷗。紅雲明鏡皆喻也。三公堂詩水上覓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即含元宮也。

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言讀盧詩之快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

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問言何止其額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

處芙蓉多。難驪奪芙蓉兮木末。廣雅。菡萏芙蓉。今木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開曲統於是以足扣絃。引聲喉轉清。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絃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絃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窺

窺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山名。曲江汀澄水平盃。水下或有字。非是。○澄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

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笞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

知。誰言盆盎是誰詎。詎或誰詎。盆盎是詎。詎或誰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束曾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長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挈。攜。陳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陳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

維瀾口翻。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陳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陳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

西北爲通之維東北爲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水出崑崙百二十刻須臾開方云董彥遠云世間只東北陳亦水出其東南陳澤水出其西北陳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須臾開方云董彥遠云世間只紀言也○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見袁紀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去我徒三人共追

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躡戲上丘召切神完骨蹠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首杖撞玉版聲彭航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送惠師詩坡陀字同語見楚詞招魂然唐

本作我手承頰肘挂座音孩隆樓傑閣磊嵬高○五音韻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

一字難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嘍或作嚼音義通口前截斷第二

句虐綽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諸本能多作寧今从閣杭蜀

人則自居世閒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閒而又不免於風安能從女巢神山山或作仙非是蘇內翰嘗

讀之了不閑太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隨女

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偃曲自世閒云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長安有東內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

中給事歸即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或作庇清雨不成泥能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內衙或作衙內綠槐十二街中朝事迹曰天街

槐街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閒紅塵即此也渙散馳輪蹄余惟慙書生音惹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

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爲右庶子日作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

簪犀。混蕩天門高。○混音見。著籍朝厥妻。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宮中。文才不如人。

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為無町畦。町。徒頂切。畦。戶圭切。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况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

酬稗穉。上蒲賣切。下口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作相。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開蒿藜。開

作問。婉變自媚好。變分。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驅。渺不調鹽醢。○鮮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音倅。將

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若水蒼玉。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頰顏汗漸背。漸

子廉切。進乏犬雞效。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聾聵。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颯。抵

暮但昏眼。不成歌慷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樊本。作四首。以義考之。鵠鳴聲。檜檜以下。當為別篇。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謐程異之。從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讀瘡鬼。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上徒敢切。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縱跡。

鵠鳴聲。檜檜。鳥噪聲。攫攫。鳥。鵠。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是持或作將。黃鵠能忍飢。兩翅又不翳。能忍或

非。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撥爲樽。櫨也。○椽音老。又音椽。櫨音博。櫨而將榮。注。斲櫨以爲椽。東蒿以代之。或作

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解乘馭。驥蹇。驅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曰。將涉千里。驥蹇而策蹇。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適停車臥輪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暗或作瘖。本草。暗蟬

雌蟬也。蛙鼃鳴無謂。閤閤祇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退之不喜神仙。此詩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古廢。通詩。維石廢。廢德。明云。木或作嚴。噫欠爲飄風。○噫音隘。欠或作吹。

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顛以元聲大欠。被劫。德。溜手大雨沱。方朔乃賢子。騎不加禁。詞作白。偷入

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鞠。輻掉狂車。輻或作較。輻字見王褒。蕭賦。又晉李暉雷賦。鼓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虛加。不知萬萬人。主身埋泥沙。箴頓五山路。五山五嶽也。流漂八維。蹉。流漂或

維或作絃。白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褫音侈。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按。按奴不切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莊子。雖昇蓬蒙不能睥睨。注。猶事在不可赦。音著。與去聲。同義。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諛譁。或作欲不布露之言。王母不得已。顏囁口齋。嗟。齋或作啞。頰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

不懲創。挾恩更矜誘。詆欺劉天子。正書。溺殿衙。朝本傳。朝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

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爲而作。朔本傳不書所終而內傳云一旦乘雲龍飛去攝身凌蒼霞殆謂此也。

譴瘧鬼漢舊儀顛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

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肯子尙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

歐或作瀉泄或作洩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醫師加百毒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音夜酷若

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胃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

於前徽沫或作味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今猶未沫又選劉孝標書音徽未沫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爾祖視然不知

歸詩有視而目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

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罷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

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安靖安里此屋豈爲華於我自餘爲或作無非是中堂高

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廟前榮饌賓親

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雖黃以爲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鰲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檣一名宇卽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檣又



謂之榻。集韻云：屋榻之兩頭起者為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隄陰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為確論。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冠婚之所於。所或作依，於或宿施於上榮是也。冠婚之所於，作依，若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音縵，莊子有婁婁者，注：卷卷猶拘攣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豁空虛。

山鳥日夕鳴，有類澗谷居。調或作調，義當作調，郭璞江賦：幽微積阻，善曰：鑿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非無非是。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閭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或

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槊，色角切。○唐人詩云：星宿天圍棊，冢子地握槊，棊，棊也。○槊，博也。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莫，先謂張簡之，宗師也。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竊，躑躅媚學子。

音仙，牆屏日有徒。○屏，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致，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當書日在上，我在中央間，或作此詩二聯字，三間

東，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當書日在上，我在中央間，或作此詩二聯字，三間

央開作中開焉以求避重韻談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

照之。蒨蒨自生煙。晉滿方生稻苗讀蒨蒨我已自頑鈍。或作滯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

少與孟郊輩善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曰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

少閒。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顧或作領或作得皆非是

既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興。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能左右之之義。○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

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

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况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作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

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卷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錯曰。今俗別作

司馬彪曰去公豈不遠。去或作云。非是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捉。字本史記魯世家。可歌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爲。○裴度爲李逢吉所開。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尙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乎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著陸略切枉語山中人。包我潤測石。枉或作往。句或作與。有來應公

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難。隨勞忽開坼。有洞若神剗。為官切有巖類天劃。忽步切終朝巖洞開。歌鼓燕賓

成。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說樂傅磻溪釣

何激。避阮籍勸進表。呂道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撓。樂我盛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詩於焉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復

一首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釋之曰一日復

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尙誰要。

於道切。富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繫繫曰

得免而忘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前日。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謔。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為紅綠碧白牙籤。以別經子史集。新若手未觸。為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

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承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澧水。澧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澧陵入澧。○澧

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 公此詩在告時作。始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 或作溪上。榜音訪刺也。 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 或作幽尋。事隨去。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

巖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湖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假。 梢梢或作梢梢。雅區區梢梢小也。 餘年懷無

幾 懷或作諒。詳下對。懷字。明是懷也。 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或作

南溪亦清駛 或作駛。洪慶善云。作駛誤。姑雨存之。○駛疏更切。 而無機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 籠或作籬。或作餽。洪慶善云。作駛誤。姑雨存之。○駛疏更切。 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得待。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躡。羸形可與致。 與或作與。可。又作事。非是。 佳觀安可擲。 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 即此南坂下。久

聞有水石。挖舟入其間。 挖方作拖。○今按。漢書。挖。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 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 七述切。峻瀨。或作瀨。峻瀨。鷺

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 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从閣本。作帶柳松冠。云。此

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為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 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韓昌黎集

卷八

聯句 諸聯句多  
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

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之。然此詩實多一百五十韻，今本因

竹影金瑣碎善曰：謂日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瑣碎，則不可也。洪慶

溜何冷浣飛泉漱鳴玉後荆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瑠璃翦木葉愈翡翠開園英流滑隨仄步郊

月綠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濛方宗士江二切瑤楚更切瑠璃翦木葉愈翡翠開園英流滑隨仄步郊

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穰紛拄地郊紛或作絲或作紅○化蟲枯揭莖孫汝聽曰：化蟲

蟬蟻之類枯揭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競駢睛○駢音蟻浮虛有新斲郊○斲音摧抗饒孤

搯抗動也字不當从木古樂府不見山顛因飛黏網動愈盜啣接彈驚因飛盜啣潮本作蟲飛雷啣此詩

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縈禮鼠拱而立愈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駭牛

躅且鳴駭或作驤音則於躅且鳴義為合也○今按驤躅二字於牛義無取疑當從蜀本作駭而躅當作觸乃於

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據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躡直六切蔬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

尚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或作繁荷折碧圓傾楚膩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鱣

僚羞螺蟹并切又音老桑螵見虛指愈孫汝聽曰螵桑上蟲名虛指穴狸開鬪猶尼更逗鬚翅相築郊擺

幽尾交榜薄庚蔓涎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丘庚脩箭裏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圻玄兆愈野甦漸豐

萌箬煙蘿疏鳥郊鬻或作瑤周禮鬻人○鬻莫狄切沙篆印迴平洪慶善曰華山有青柯平瘁肌遭耗刺愈瘁或作瘁說

玉鬻毛蟲也○蛭啾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睇縱逢迎音希巔林戢遠睫愈○睫縹氣夷空情音縹

七吏切刺七亦切捨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蝨愈博雅云狗蝨胡麻也靈麻今胡麻狀如狗蝨本草云一名狗蝨村稚啼禽孫汝聽曰言小

爾雅猩猩紅皴曬檐瓦郊孫汝聽曰葉或或而紅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蒌也得雋蠅虎愈左

小爾雅猩猩紅皴曬檐瓦郊說者曰乾葉或或而紅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蒌也得雋蠅虎愈左

今注蠅豹即蠅虎相殘雀豹趨玉篇趨音趨東枯樵指禿郊劉熟擔肩賴音澀旋皮卷樹愈○旋音捲

力郊杜預作連澀水確又士澀音澀吹簸飄飄精精莊子技奕播賽饌木盤簇愈跋妖藤索糾此句與下

或疑為今之鞦韆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較好也今猶以為淺面疏屨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

虞翻故學者疑之今按鞦韆蘇合切小兒履也今猶以為淺面疏屨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

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陸索縛之也○鞦韆合切緝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四三聲四三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昨偵家評李恒子穿井得土角孔子曰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



唐人多書叢作藁楚詞及舊本韓柳集皆然今本尚見一二姑存之駢鮮互探嬰○探音貪桑變忽蕪蔓愈樟栽浪登丁中莖切斷霞闢詎能極

郊風期誰復庶或習習隱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皇區扶帝壤愈瓌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

良才插杉柳尹成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擊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擁終儲地積終終南山

訐謨壯縮始愈註訐大也輔弼登階清弼一空秀恣填塞郊呀靈潘浮澄切已上紀說句形勝

益大聯漢魏愈註或連肇初邁周贏史記昔周邑我先秦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籟漢書章賢父子皆以

子黃金滿籟愈註或連肇初邁周贏贏於後○贏系經切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籟明經故鄒魯諺曰遺

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滿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滿碧竹也苟苜從大漠愈漢李廣列伐

苜音種歸種於離宮館旁○荀音陶楓檣至南荆選沙棠檣檣華風碎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

苜音種歸種於離宮館旁○荀音陶楓檣至南荆選沙棠檣檣華風碎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

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愈懸長巧紐翠愈細或索曲善攢珩善或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駢

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愈懸長巧紐翠愈細或索曲善攢珩善或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駢

也愈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蘂相始出郊孽或作非菲茸共舒晴愈類招臻倜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他歷切詭愈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閱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春游轢蠶靡愈楚詞蘋草

過委切詭愈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閱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春游轢蠶靡愈楚詞蘋草

隨風貌○轢音歷彩伴颯嫵嫵廣韻嫵嫵新婦貌遺燦飄的皪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頽意若含

靈音隨一音靈彩伴颯嫵嫵廣韻嫵嫵新婦貌遺燦飄的皪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頽意若含

醒鷓雉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瓊王逸少玉部論音房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攬搶爾雅擊星為攬搶割錦

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切鱗介愈物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今按詩及孟子皆作仞○仞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香



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栢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蕉栢皆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蕉鴻頭排刺芡郊

矣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覆青徐淮泗之閒鶴鷓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謂之類又云雞頭或謂之鴻頭今云鴻頭鴻即鴈也○夾巨險切鵠鷓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亦誤鷓卵也納涼聯句盤肴饋禽鷓今本驚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旋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明介郊朝冠飄彩紵爵勳逮童隸愈簪笏自懷緇乳下秀巖巖郊椒蕃泣噲噲詩其泣噲噲貌鑑清溢匣

愈昨光寒發硯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肴核愈夏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

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趙燕錫媼嫗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好

女舞妻娥皇字娥嫗或作媼○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貆戎市郊呼傳鸚鵡令鸚或作鸚或

本非是或順居無鬼瞰愈楊雄傳高明之家鬼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市置紉紉

罽○甲作答切羽空顛雉鷄愈血路迸狐麋麋音京一角牛折足去蹠蹠郊莊子吾以一足蹠蹠而行

鬢怒鬢○音彭躍犬疾翥鳥愈呀鷹甚飢虻蛇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脚麟頭古曰持引其

腦擒撞撲諸本謂作腦擒作相撞作搦又作湯今从野本云○今按搦列本作腦疑係寫之誤邊當作撲○搦音曄

馮音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鶴悖切爾雅鶴鷃今鶴鷃也○今按是音柯類窟窮尚噴視郊箭

出方驚押切善耕連箱載已實愈礙輟棄仍羸喘覘鋒刃點郊困衝株柙音精掃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萃

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五臣詩草聚貌饑杖飽活爵郊惡嚼嘔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說文云嘔貌鯖廣韻歲律及

郊至愈律謂黃鐘大呂之屬古音命韶韻音英帝得樂曰旗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莖其耕磊落奠鴻壁

愈參差席香蕙爾雅當覆茅注發藟一種花有赤者為藟楚詞采玄祇社兆姓郊黑柜饒豐盛左傳梁粟豐盛愈租

音巨陳音慶流獨瘡癘愈威暢捐轅軻後漢光武紀轅軻城注輪陷陣車靈燔望高閭郊龍駕開敲臚

或作臚說見上是惟禮之盛愈永川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思熙完別刻刻與隸同公文率用此刻宅土

盡華族愈連田開強眈陰庚森嶺楡郊啄場翽祥鳴釋雅云翽鳴鳳也昨肥翦菲薤愈陶固收盆巽利養

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音孝思又祝祭于祊掘雲破嶒嶸愈採月漉劫澗澗不守劔上

明鏡郊僧盂敲曉鉦詩永音孝思又祝祭于祊鐵鐘孤舂錙音橫瘦頸鬧鳩郊上聲蜿垣亂蝮蝮垣或作蝮謂蝮蟻

非非蠱多足蟲蝮蝮蟻也莊惠老蠶蠟愈向謂謂者蠶毛傳曰桑蟲麥黃韻鸚鵡此已上音民詔曙運勝賞郊

或作署賢明成先庚傳明或馳門填偈仄愈鏡豎曠砾碎切碎音披冰碎纈紅滿杏郊碎纈郊碎纈郊

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齊錦坊少陵詩內庭繁於楨杜牧稠疑碧浮錫郊聲繩覲城葵或作觀或作觀觀

之詩花塢開宮顯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稠疑碧浮錫郊聲繩覲城葵或作觀或作觀觀

六鬮草插瓊瑋切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環切鼻偷困淑郁愈眼刺強打隴上音根下音是節飽

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饒馨魚繭愈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紀盛播琴箏已上音里人必事遠觀郊

無端逐綺偷音典美人謂中州人曰愈將身親姻魅愈浮跡侶鷓鴣腥味空奠屈郊屈天年徒羨

彭天或作天驚魂見蛇蚓愈觸吮值蝦蟇上音遐下音彭蝦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根樛門兩旁木禮

彭彭禮也驚魂見蛇蚓愈觸吮值蝦蟇上音遐下音彭蝦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根樛門兩旁木禮

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岸覺。明或作呢或作概止輪木也。時景元校作驅朋○鮮意辣輕暢。忽連輝照

瓊瑩陶暄逐風乙。愈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躍視舞晴蜻作蜻蜻者非是。足勝自多詁忽心貪敵

無効始知樂名教。愈音書樂廣曰名何用苦拘儻。音史不簡宜儻拘景景任詩趣。忽焉能守磴磴。愈已

驚龍潛九淵。愈然執高何令升書書無字按鑿鐵切器多堅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愈君召爲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微孟知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

子基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愈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或作謝詩思猶孤魯。忽慙去劇箭懸

謹來若泉涌。愈析言多新貫。折或作折據抱無書藥。愈念難須勸追悔易勿輕躡。愈吟巴山榮魯。或作榮魯

大石也說楚波堆蕪。忽馬辭虎豹怒舟出蛟羅恐。愈狂鯨時孤軒幽狄雜百種。愈○煇煇衣常腥賦蠻器

多疎冗。愈剝苦弔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而魂道轉冥湘中庭角飯餌

沉塚。愈織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忽是賦或作還鬼窟脫幽妖

天居觀清棋。愈棋或作棋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愈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瘵病失肌膚

郊○痛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雪絃寂寂聽茗盃纖纖捧。忽馳輝燭浮瑩幽響

泄潛蝥。愈雨雅蟋蟀曰注云今之促織○按音拱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廔。忽且廔○廔音腫我家本漣穀。漣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

地介臯鞮臯鞮皆河南地名休跡憶沈冥中皆以爲其按集龍其通作濁峨冠慙關罇愈楚詞維斑駁與關其前漢司馬遷云在關其之

音冗闕字史作傷騰字或作憊○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从唐蜀本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謫陽山今爲博王則唐本爲是升朝高緝逸振物羣聽棟別木棟作

賦疎衆聽賦疎衆聽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誰與薤荒茸薤荒或作芒此漢叙傳所謂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而駭神

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耶隴郊劉闢亂對王師出君才誠個儻時論方洵溶魏王粲浮淮賦涉沛洵音

湧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楷拳周禮上與楷拳而桂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家堅如撞羣命眇若抽獨蝓愈

蝓蝓蝓化爲之音微而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荀子鼓塊然墮岳石飄爾冒巢毳郊○冒音吠龍旆垂天不絕也○蝓音勇

衛雲韶凝禁甬甬鐘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君胡眠安然胡或作朝鼓聲洵洵愈

鬪雞聯句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爲喻兩皆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愈崢嶸顛盛氣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洗刷凝鮮彩郊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愈

精光目相射食亦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爲冑復以距爲斂音隊或作鑽漢書鉤戟長鏡

聲不協然斂乃刃下之平底者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垲愈塏磔毛各噬瘁或作瘁或作瘁或作瘁今

也義訓寒謂之瘁東皮日休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瘁怒癭爭礪磊○礪音礪俄膺忽爾低植立警而改疾韓渥詩瘳瘳餘寒酒半醒○瘳瘳格切瘳巨禁切

郊○警也 膺膺戰聲喧古詩膺膺膺難初續翻落羽雉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 妬腸務生敵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戾甚飢餒郊○殷鳥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或作欺

給音待殺梁 惡公子之 毒手飽李陽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眼彌老拳彌亦飽孤 神植困朱亥史記

魏來亥為侯贏竊於魏公子及公子行至都橋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植或作推或作鏈方云謂本云貞元本毒手作孽拳孽拳劉伶語也郡公濟云香本神植作袖植於史

記本文為合然晉祖納曰假有神誰必有神植神植孽拳孽拳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中語

而神植字則朱亥事申無之故邵欲改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屬對不親可故方又欲從謝本借劉伶之

尊養以附李陽借祖納之神植以附朱亥則兩句皆為兼用兩事而不 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

偏枯耳然亦未敢遠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為詳說如此以俟考焉

有然旁驚汗流浹郊 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 事爪深難解唐本云前本作

謂李校同變本在博皆關更切漢制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當蚤不練而輪雖散不固郭蓋蚤為爪

謂輻入牙中者舊聲如鐵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為當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音有以傳

耕事傳舊傳古音義同關 曠晴時未怠一噴一醒然吳汝霖曰此二句乃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

杭蜀本皆作爭其說又矣 曠晴時未怠一噴一醒然吳汝霖曰此二句乃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

乃鋒切或作再曠乃鏡乃曠又或作曠皆非是樊汝霖曰此二句乃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

雲壤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曠乃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搗拖錦綵

作樹字當从手選陳昧櫛重頓扇翼人所懸詩五 運軒尚賈餘左或二年欲為者賈 清厲比歸凱愈 選俊

臣注樹愈也上選切此當以權扇為音他懸切 運軒尚賈餘左或二年欲為者賈 清厲比歸凱愈 選俊

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美於楚有毛滄者前 受恩慙始隗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 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

宰君石鬪雞簞短韻有可採郊 有或作非是

納涼聯句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叙久瀟新召還為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 微微近秋朔郊 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愈 熙熙炎光流疎疎高雲

海上成切又七減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大賦禮曰陽之專氣為散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

孟所以有失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奔河誠已慙渴道者誰子冰乎冷厲帝王

世紀曰高禹喝喝即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存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滂古洗與酒通史記

何景向○喝音喝即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存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滂古洗與酒通史記

然變色易宜除廣洗先感然鳴鸞驚岐山周之興也鸞鳴于嘉願荷未從嘉願選中州佳實行字誰也

前心空緬邈請岳家婦賦曰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偶或作醒醒劉夢詩自差不是高陽

高意遶卓卓郊龍劇意鱗刺或作極用牛喘甚焚角用田單轉煩鳴轉鳴上林賦擊鼓鳴呼適切鳥躁訊

不啄甚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擬語當暑疹絺綌易移朝長藝倦還提或作業方音扇百關

曠凝淨古畫奇駁榮或作璧畫或作楚○凄如狷寒門其方云杭本作潮蜀本作項○大墜

甘泉八十里盛覽凜然此納涼詩也湖字自當又甘泉賦立椽樂而當天門孤字音貢至也諸按本多用

此定柳文亦作瑒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離連絕垠乎寒門若以翊音則寒門常用此

義然前義為優○今按後說益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為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颺汲冷漬香穉楚詞稻粟

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狂

卑籬寶摘林珍盤香領禽般見上城南聯句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醒齷愈○蠅音濕般勤相勸勉左右加

輿蹶加或賈勇發霜剛賈勇見上城南聯句○剛破石音刑爭前曜冰掣風俗通不長丈八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一作兒誰言擯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瓦青雲

音

音

路難近音鶴足仍鈍玉篇云鎖足也○鍾士角切未能飲淵泉立滯叫芳藥郊本草楚人謂白芷為藥○藥音溼與子昔陵離嗟余苦

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楚詞謠諷謂余以善淫炎湖度氛氳氛音分○熱音切熱石行榮礫礫音確瘡

飢夏尤甚瘧渴執更敷周禮疾醫瘧疾○瘧逆約切數音朔君顏不可覩君手無由揚女角今來沐新恩元和

六月召為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學記游環富飽商摧選音推○推音角危行無低徊楚詞九歌心正言

免咿囁楚詞卜居日咿咿囁囁以馬獲同驅酒醪欣其救廣韻救曰救說文惟憂棄營崩左氏傳成

○營音姦○苦音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為追琢愈詩追琢其章

秋雨聯句按詩云備宮煙火濕此公為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冲對都賦庭翻樹籬合離或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駕李京日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瀨愈簷垂白練直練或渠漲

清湘大郊什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禾或作木非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侵陽日沈玄剝節風搜

兌愈塊其遊峽喧塊其有三義賈誼賦塊其無垠應劭曰其氣塊其非有齊限也郭璞注驪颯臥江汰

郊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颯颯於翠帳颯音莧流汰音太微飄來枕南高灑自天外愈菴穴何迫迤或作窄義訓迫迤急也字見蟬

枝掃鳴嘯郊詩鸞聲嘯嘯援菊茂新芳援或逕蘭銷晚鵲愈玉篇香也地鏡時昏曉池星競漂

沛郊謹阪尋一聲詩載號載喚毛傳曰謹喚也灌注咽羣籟愈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怵郊怵害也選心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循非是李陵傳數敝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謂摩順也梁范靜妻詩循帶易經愁難却心之憂矣匣鏡樂水怒已倒流陰

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楫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感禹勤賦滄之閒庶尺深尺曰賦百里之閒廣

二尋深二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不思非是疏決須有賴郊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策命或馬蕃

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晴善為蔡愈為卜蔡庭商忽驚舞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塘禁亦親

醉郊樂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祭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氛醞稍疎映氣或霧亂還擁荷爾雅天氣下地不

也詩蒼分蔚分注雲與貌○祭音榮又音詠醉廬對切氛醞稍疎映氣或霧亂還擁荷爾雅天氣下地不

茂又音蒙又莫真武賦二切蒼烏外切陰旌時摶流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摶流顏師古帝鼓鎮旬禧旬

利魯儒欲何巧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軼軼而並馳○軼音大毛羽皆遭凍離蓓不能翹非古樂府竹

竿何嫋嫋魚尾何離蓓蓓所宜切類呼外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衛靈公孔

○鄒音滄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闢安得發商颺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盞

之混濁○墟音濁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脣愈賦謂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虛收穫亦已救顛

沛郊禽情初嘯儔礎色微收霜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獻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

日王忍違傲日或作日唐本謂本皆作日此語左傳漢史遷見如左氏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日君之

使於楚也又曰蔡君自其過此也泣流至于還因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如此語未易





坼。酋膽慄前振。踰梁排郁縮。排或作非。踰莊綠切。闕竇揆窟窾。窾說文物在穴中。窾穴中見也。闕丑禁切。揆迫

脅。謂雜驅。啾啾叫冤。既。郊蜀本既五刮切。與阴同。樊本只幽。窮區指清夷。兕部坐雕鍛。漢賈誼過秦論。耶

文裁斐。齋。理。勤地名。文織之有文者。蓋錦。巴豔收始。始。巴亦蜀地。巴豔。蜀之美女。始。始。小

征蘇茂。稚。牛。鬻。士。李。說。文。曰。牛。鳴。也。載。實。駝。鳴。園。園。廣韻云。駝。駝。鳴。園。蓋。用。此。事。乙。轉。切。聖。靈。閱。頑。器。左。氏

子。厚。牛。賦。曰。率。然。而。鳴。黃。鍾。滿。腹。載。實。駝。鳴。園。園。廣韻云。駝。駝。鳴。園。蓋。用。此。事。乙。轉。切。聖。靈。閱。頑。器。左。氏

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醫。齋。養。均。草。藜。玉。篇。察。草。有。藜。用。下。書。遏。雄。唬。呼。交。解。罪。弔。變。晴。愈。戰。恤。時。銷

洗。劍。霜。夜。清。削。漢。棧。罷。置。闕。中。道。也。療。江。息。澎。汎。療。江。也。澎。汎。也。八。切。戍。寒。絕。朝。乘。乘。守。也。或。作。來。非

是。刀。暗。歇。宵。簪。之。下。今。從。古。本。蓋。此。詩。自。施。亡。多。空。枉。以。下。每。人。皆。五。韻。亦。可。考。也。○。今。按。刀。斗。之。刀。與。小

刀。劍。之。刀。古。書。蓋。一。始。去。杏。飛。蜂。正。月。出。師。故。及。歸。柳。嘶。蛩。○。蛩。音。扎。洪。慶。善。曰。記。時。之。語。工。矣。詩。云。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廟。獻。繁。穢。級。音。觸。樂。聲。洞。控。楊。○。楊。音。江。切。臺。圖。煥。丹。玄。郊。告。儼。匏。藉。為。器

雨。雪。霏。霏。二。事。蓋。本。此。意。念。齒。恩。徽。繁。楚。詞。顏。徽。繁。以。沮。敗。視。傷。悼。癘。疴。癘。廣。韻。云。瘡。痛。○。休。輸

藉。以。為。席。蓋。事。天。貴。質。素。也。前。漢。念。齒。恩。徽。繁。楚。詞。顏。徽。繁。以。沮。敗。視。傷。悼。癘。疴。癘。廣。韻。云。瘡。痛。○。休。輸

其。席。藪。藉。藉。林。字。同。○。藉。音。夏。報。力。厚。歎。矜。或。作。矜。又。或。作。矜。戶。括。切。說。文。曰。春。粟。不。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拈。作。晏

任。訛。寢。說。說。也。報。力。厚。歎。矜。或。作。矜。又。或。作。矜。戶。括。切。說。文。曰。春。粟。不。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拈。作。晏

○。揜。音。夏。盃。盃。酬。酒。醪。箱。篋。饋。巾。幘。莫。轄。小。臣。味。戎。經。維。用。贊。勳。劫。愈。善。女。劫。盛。商。獻。臣。○。劫。枯。八。切。勤。也。

同宿聯句。此詩召為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斑斑落落春淚浩浩浮秋浸。郊毛奇觀象犀羽怪見鵬鳩。愈賈誼為長沙王傅。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落春淚浩浩浮秋浸。郊毛奇觀象犀羽怪見鵬鳩。愈賈誼為長沙王傅。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落春淚浩浩浮秋浸。郊毛奇觀象犀羽怪見鵬鳩。愈賈誼為長沙王傅。

詞吾令鴛鴦注鴛鴦羽可朝行多危棧一作棧或作輓○今按上言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鵝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密鴛鴦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齡郊牛舌病也

巨禁切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雅圭桓譚不讀識愈後漢桓譚曰逸韻何嘈噉高名俟沽賃郊紛葩歡厭

填曠朗憂早滲愈或作亮張協七令并曠朗○濟所禁切為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鑠宵侵愈音浸○侵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闢丑禁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沁諸字書皆曰水名出上黨外

汲也七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或作相叫吟吟去聲韻趙欲知心同樂雙蘭抽作絳絳後漢女得織

冰溪時咽絕風擺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為刑部但言為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影轍跡淹或作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耶聯句復與東野同作當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還商聽饒清簞悶懷空抑噫郊商或作高悶或作闕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

雲動味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怪江淹雜體時掇宏聲不掉徒弔輸逸瀾逾

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嫁不祛煩類決靡慚與劇肥疥

爬或作爬今字書爬匏也無爬音然文選把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塞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

搔無已把蒲庖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

史記乃乘輅車○輅伊我羽已鍛選顏延之詠晉康云鸞翻有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

音搖又音部一作車○輅伊我羽已鍛選顏延之詠晉康云鸞翻有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

語常用誠字至下文仲誠則常用誠字後漢西域傳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今按謝國滅下文經有明誠此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焉○

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豈望觀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雅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作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

遊者亦其時歟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翱惟一聯莫知其故也習之詩見于世者

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為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

名篇祖屈原也相如大人賦出遠遊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皆有遠遊篇然屈原相

如則兼四方上下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江南事其間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馳光忽以迫飽明遠詩馳飛轡誰能留郊陸士

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古詩方駕振飛轡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野蔬拾新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漢楊惲人

憶舊非一作鳥吟新得儔郊新或作靈瑟時宵宵楚詞遠遊云使湘靈露猿夜啾啾露說文雲覆日也謂猿

○露於今切憤濤氣尙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恨竹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

斑之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卽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歎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奇獨

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或作我有一寸鈎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魎暫出沒

魅或魍魎互蟠繆力幽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舜舉颯凌斗牛選樓船舉颯而過肆斗牛

音懷精餽賢屈續齊諧記風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乘桴追聖仁子論語孔

不行乘桴浮于海說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愈首或楚些待誰弔楚些宋玉招魂也些賈辭緘恨投賈

爲賦以弔屈原醫明弗可曉弗或秘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魍魎所

鳩切下貉諸衆猥歎貉或作頡歎或作諱方從杭蜀本歎烏來切楚詞九章歎秋冬之緒風又揚子始皇

乃曲亦音鶴○今按方說是也貉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響也史記項羽紀作喚亦巴語相啣啣字書無

音烏來切說文同黃魯直讀歎乃爲覆覆誤矣今或寫作歎字亦誤乃却當音覆也巴語相啣啣字書無

用啣啣字老之字書啣啣爲正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行既樂躬葦自相勸勸選非余之所飲醇趣

明代味腥謝荒陬郊馳深鼓利楫趨險驚蜚輶蜚或繁石沉斬尙按楚詞上官大夫靳尙楚

尙書亦作驩兜爲騰啣古文路暗執屏翳司馬長繩大人賦時若援將混濁兮召屏翳誅波驚鬻陽侯揚雄

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廣泛信縹渺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積瘳○悒振衣造雲

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肯休漢康衡傳淑淑問揚乎疆外讓當如今問令望之

問肯或作肯肯古時字作肯誤矣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為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鄆城為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鄆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

城為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鄆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

洪慶善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即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盧縵交按鄆城今鄆昌府鄆音偃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云何謂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禹嘗譏朱修之云一燈明夜觀棋○觀月暗秋城柝正

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此諸本無奉

院長三字遇主貴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味百牢犒輿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成二

千戶購首惡正封殺梁子曰詰侯不首惡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未或作未顏延年詩幼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

爵愈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蠱小夷元濟蠱也前漢不若蠱何當鑄劍戟或作鉅鏗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

歎鳴鶴詩鶴鳴于埗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五略切又音擊何日親烝酌愈周禮春祠夏酌秋烝冬

使斷津梁開或作問開使漢書劇通張憲傳屢見○開音諫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衛潛軍其後曹子建七散搜林

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為書有急事則掛雞羽其上謂之羽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澗水陣信為萬

銘山子所

工東漢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插羽余何怍插羽見上羽書注李太白詩云插羽破天驕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祇應輸

管鑰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雨矢逐天狼楚詞狼星在東井電矛驅海若海神曰海若

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云江力戰誰敢却正封日餘士不敢有二心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郝照於陳

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連空墜雉堞照夜焚城郭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韻篇曰劉

也槍字為正浮橋交萬笮正封律或作落筮當從竹音昨說文曰筮也西南夷以竹筮蹂野馬雲騰映

原旗火鑠校本鑠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摧鋒若編兒梁簡文詩略地曉超乘如猿獍周北門趙乘

者三百乘○乘逢掖服翻慙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也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受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

星殞聞確雉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師興隨唳鶴符堅聞風聲鶴唳虎豹貪犬羊後漢劉太傅

犬鷹鷂憎鳥雀愈惜或作鸞左氏傳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憑軾諭昏迷左僖二十八年執爨征

暴虐正封詩衛風伯也執爨正封詩頗緝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黑或作暗

囚左傳獻俘擗臧終當返耕獲愈藁街陳鈇鉞藁街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邱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桃塞

與錢鏞西京賦曰比有重險桃林之塞詩痔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頰歸獸獲麟脚會獲或作龍頰此詩用魏闕秦關龍頰麟脚皆借對也賦或作麟麟脚見子虛賦射

以歸豈用此邢○今按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動為切但常解作狩義耳詰誅敬王怒詩王赫斯怒給復

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澤髮解兜牟古通用醜顏傾繫落正封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醜鑿落飲器安

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安存後漢馬融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洗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

闕光龍耀京洛旁午降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密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履切郭跋朝賀書飛跋朝猶言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

也莊子心居秦關束巖嶮江淹詩巖嶮轉拜迎羅囊韃左傳晉重耳曰右屬囊韃襲問遺結囊襲正封漢

敬傳以歲時數問還詩于秦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拓苗秦交廣記漢武帝元鼎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

太平日此年名作盟愈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元和洪赦方下究或作救顯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號

究是武廳亦旁魄猶旁薄也旁魄西塞旁魄南據定蠻陬魏都賦蠻陬夷北攬空湖漠正封孟堅叙

書漢莫不來庭漢儒生懷教化慄或武士猛刺斫孫登呼楊駿曰刺刺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門為登壇擊凶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為大將再入更顯

幸氏賸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為登壇擊凶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為大將再入更顯



嚴顯或作深顯殿九遷彌審諤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選任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

趙見呂氏春秋道騎多衛霍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宜非是服虔風俗通曰趙人謂美丹掖

列鶴鸞洪鑪衣狐貉搗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鏢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賜樂兼拊搏

拊琴瑟書益稷揅兩廂鋪摺摺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五鼎調勺藥愈藥字子虛賦

昔音酌略姚令感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諡登龍門趨

常異說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見後漢李膺事趨

馳狀傾正封淮南子葵養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昭君

由恣歡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暨寂寞但擲雇笑金鮑明遠白紵曲千仍祈却老藥正封君以祠龜穀道

見上鄒老方攷廟配罇罇生堂合醫鑄爾雅大醫謂之鑄大鐘謂之鑄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弱愈亮或

恣蘭芷楚詞浴蘭割烹厭脾脾詩行葦嘉香脾臟說文脾口上也取喜顏非忸忸有忸忸厚達志無隕穫正

封隕或作殞談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纛魚羔禮芒屨愈山多離隱約列女傳云南山有

不下野有求仲仲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左右供諂譽

親交獻說文大笑也運虛切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或作薰詩憂心如熏毛傳熏灼也漢道

舊生感激漢高紀追故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百際皇詩檄彼淮夷來獻其

海賜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補醴會聚作樂鼓還拋從禽弓何曠愈淮南子疾如曠漢書作曠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求勝通宵博北史李諱好學隆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有成巢而幸

詳見二卷六奇心連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誠布濩上林賦布濩闕嚚頑已簫勺諸本簫作蕭漢房中歌

遠望師詩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告成上云亭封禪書管仲曰無懷慮義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

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垂矩矱愈淮南子知矩矱切前堂夜清吹東第良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籟正封五狩朝恒岱書五

巡狩恒北岳岱東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畋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農書午討論漢藝文

家書九百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雪下收新息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

一十四篇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間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

生過京索漢書索皆音山客切惟文選功臣贊有桑各一音陽生請冬至

動我僕或歌嘏正封詩行葦或歌或嘏爾雅帝載彌天地書熙帝臣辭劣蝨燔劣或作勿○為詩安能詳

也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卷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

時作歟昭王名轅楚平

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日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開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灘聲抑更揚  
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湯音商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思是

又魚招張功曹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審魚鄭玄云以擬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

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蒞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州有云投又魚之短韻愧輟暇而舉秀蒞類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闊此輿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撈水無搖北孟反義見第五卷刃下

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開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當目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左傳得雋曰克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作船或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

泉澗魚相與處於陸○驚虛驕反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

相响以濕相濡以沫盈兼飼犬飼音伺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霧幕莫狄拂棹影寥寥拂或懶去愁

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

謠左太冲吳都賦篙工構師道白闕馬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縱此樂暴珍自可捐憂

累何須強問鴉賈誼鵬賦曰尚於子鵬余去何之楚人命鴉曰鵬不祥鳥也○鴉音臬

李員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李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寶。即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

張伯英善草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蠶繭紙書之。

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

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

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

相撩

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笋

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

竹躑躅閑開豔豔花

閑或作初。羊躑躅花。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臠云。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

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

郴州祈雨

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州音琛。

乞雨女郎魂。焦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

爾雅。鼯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

書。駿奔走。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透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

圖記。蕭颯已隨軒

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謂湘中郎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柳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翳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斲為機，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鑿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為

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譏，自投汨羅以死。雙

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風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作躍或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譚汨羅蘋藻滿盤無處覓盤

別館上人柳子厚集有詩

出潛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卽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爲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爲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旌。或作旌。○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簪窺。自下何曾

汗。增高未覺危。覺或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爲或作驗布或作雨以上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當酒換。或作暖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

非川古人陳照臨臨初日。玲瓏滴晚澍。晚或曉聚庭看嶽登。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爲

言乃爲是耶。更羸安門無行路。無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矚吟舊句。世說

更羸安門無行路。無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矚吟舊句。世說

傳內集雪詩。擬授簡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

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作觀或無人坐獨謠。坐獨或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鮮腰。灑篁留密節。

密或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偏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蓋做此體。

塔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

偏陽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

開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閒或作映。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作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

早春雪中聞鸞。北地春晚方聞鸞。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鸞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人工部歸登也約荆州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馮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驥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或从杭蜀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秋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攀芙蓉兮木末則謂攀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攀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一意皆聯屬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

榴花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以其詠并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閒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中有一井寶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喝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諡曰惠康○今按本或有詞字羊士壽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

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巽為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頔為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

輻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輻以星駕兮注輻車也周禮王后五輻還輦禁城塵。二曰厭翟謂以雉羽飾車○輻音而厭於涉反輻丁歷反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聲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佩蘭初應夢。左傳鄭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弄妻嫦娥竊而奔月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

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警為寶憲所奪○沁七鳩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冀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堦遠矣○

開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常躔次虛徐度杳冥

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零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

禽斷續吟詩鶴鳴于九臯臯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

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門厥利維何而顯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冪青過隅驚桂側

當午覺輪停屬思攜霞錦音燭追歡罄縹緲縹青白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

禁局風臺觀滉漾滉一作洗冰砌步青燐選眩燐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莫帝王世紀堯時有冀朝後日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詣張籍曰惟此詩能語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砥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詩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

中初蓋底地不平垤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慢

有先居後慢或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發本或作奔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

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諧樹凍裏莓苔裏或作覆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援乃禾反定非燭鷺鷥音尋真是屑瓊瑰王氏塵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瓊又今

朝踏作瓊瑤跡別有所稱耶豈用緯繡觀朝夢楚詞忽緯繡其難遷注緯繡能冥茫闕晚埃常銜恒凜凜

之不留也瓊姑同反一作瓊緯繡觀朝夢楚詞忽緯繡其難遷注緯繡能冥茫闕晚埃常銜恒凜凜

出戶即體體選滂積雪之體野榮芝菌歷或作潤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漾不死榮奔月宮事或作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合昔平聲千株照耀開松篁遭挫抑時宰也折方云公時以柳問事下遷疑寄意於

糞壤獲飽培隔絕門庭遯擠排陸級綬莊助買臣豈堪裨嶽鎮強欲效蘭梅隱匿瑕疵盡左氏瑾包羅委

瑣漢相如傳豈誤雞宵呢呢或作情選良道呢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書百帝行德

悠市九坡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坡國語天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玉石火炎灰書火

俱玉石匣慮填演擊高愁擻斗魁揚子雲甘泉賦第五第七為標北斗第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岸類

長蛇攬岸類或作陵猶巨象音水官夸傑點木氣怯吓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

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鼎雜或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律

硃或作硃忽或作硃與興洒陪總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為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公為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衝石填海任叻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衝西山木石填東海

烏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頗縣令方从閣本云趙璘因話

持刺稱百姓入調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里門先下敬鄉人

閣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閣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

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伏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陪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

兩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戎服上

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郎署何須歎二毛左僖二十二年不攜二毛二毛

春秋三十有  
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

雨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毬上劉向別錄曰踏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比

鞦韆為戲綵索惟將新賜火周禮享春出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翹也公嘗量移為江陵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

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

臺廊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翫禁閣閒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

韓昌黎集 三律詩

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  
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舍不語情  
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  
經營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

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舉至律詩誰可稱善要有一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纒添水數餅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  
方或作枋方或居處謂之枋頭平方說非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  
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  
有雨或作雨灑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  
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作隊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  
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纒添水數餅  
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  
明或作乘

芍藥

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  
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  
情或作忽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 ○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號州白樂天有制詞

饒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書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肯堂之義。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祇。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闕。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

慢或作漫

梢梢岸篠長

篠或作竹

穿沙碧簞淨。落水紫苞香。

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

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虛子諒云。撼撼芳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畧布畦堪數。或作卦。布或作圃。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奕論。○今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原作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銘。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裁乃作及廉范五袴之謔。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菌萑。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賽。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賽神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穉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菜苣。一名馬寫。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車。尺遮反。善薇蘸水。笱穿離馬蹄。無人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差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羅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遊作或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

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歸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詩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爲四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即叔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章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从諸本。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瓊。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會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幘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興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凡八十首諸本從七十九首今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

林將軍高霞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鄆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遜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使故云壤書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

肅千里，地遠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

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郡堪登視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為襄陽郡開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蓐按諱行錄席並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

經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綉音郭李本校謀作謨然國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丹青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眺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蘋柳惲為吳與太  
 日落江南春多情懷酒伴懷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坐慙  
 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開鸞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四川節度使拜相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鏢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關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京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即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云真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押或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韋昭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諱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為皇太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中玄堂掩太平齊謝眺敬皇后哀册文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帝母。因山託故封。漢文帝治霸陵。因山不

云故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隨鳳。鳳飛去。劍化會相從。之語。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體也。無復

臨長樂宮。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翬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翬二注云。漢制以木為簷。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所甲切。容衣入夜臺。漢大

於綵繡。垂之以爲振容。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賦。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

帝諷原。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卽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慙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

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獨坐殊未厭。孤樹詎能

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

烏或作鸚。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韓昌黎集 三律詩

四十三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讚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極藏姦惡之狀如此。豈李達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達吉。引其黨令狐

楚蕭儂等阻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笋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

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

蒲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鶩。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

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

圃。萌芽防淺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穰穰疑翻

地。○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孺咨料棟。○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湛列兒癡謁盡髡。

侯生來慰我。或作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曠。○曠。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曠。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裴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為華州。闕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摠時副督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疊報天子莫指仙。

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從諸本。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閔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卽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銜也。○鏢補鑣切。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郤穀先。偃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郤穀可。○郤音隙。穀音斛。歸去

雪銷淩洑動。淩洑二水名。淩在河南。洑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趨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蓋按九城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缺作峽。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

皇帝或云開元中曾登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史謂黃帝鑄鼎荆山下。荆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或有頭字。一本在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為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

裴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宜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云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鸚鵡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議。蜀志。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坐厭親別。柄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餘。羽沈知食駛。或作快。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車為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為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語。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為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太平公事少。吏惡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甌。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芡。露亦染梨顛。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稜。亦作液。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懲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音。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蠶。何遜詩。金粟。蠶。蠶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蠶開花。蠶也。又

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敘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祖席得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漢本

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

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鄭尚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開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採珠戶也南上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歸風靜鷄鳴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

答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

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以三珠填左耳中。  
綽，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飛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藍關，卽秦之驍關，在今藍田縣青坊高議云：湘字清夫，士覆，詎良，久曰：花已晚矣。舉益乃魯花，二

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高議云：湘字清夫，士覆，詎良，久曰：花已晚矣。舉益乃魯花，二

柔葉開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曰：花已晚矣。舉益乃魯花，二

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

關，再三嗟嘆曰：吾為汝成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者不能也。

建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間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州一作賜，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解，乃責潮州刺史。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計揜或作揜，○今按此詩於暮，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蹇叔曰：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巒閣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志：瀘水至商顏，下注商山。鄧鄙春泥見驛賒。鄧鄙字見左。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之顏，譬人之顏，類也。鄧鄙，春泥見驛賒，威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商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拍天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間錄潮州以後

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湖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自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牀或作林○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顛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

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韓昌黎集 三律詩

五十一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陳孔奐曰：江摠，文華之人。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

不羈。犯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上獲罪。已知

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

各有所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鷹春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江魚腹中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時似闕郡志曰：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次石頭而作。按水經注：鼓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

北郡。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鵬友善。惡裝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

蕭存魏弘李勃。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鄆牧也。牧棄己子而全兄子。卒以無後。時人哀之曰：廬



天無知鄧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為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

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儂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

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為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乘霞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

為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頴楊凝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

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眼穿長訝雙

魚斷選我體鯉魚耳熱何辭數爵頻楊揮書云酒後耳熱銀燭未消窗送曙銷或作終或作殘窗或作雞金釵半醉

座添春醉或作璧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

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鼻沿路衆知難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市子適齊

子死葬於森博之閒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駮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赭白馬賦白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願我之語故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御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還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

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雨慣曾無節雷類。  
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連異記音太康。歲晚偏蕭索。誰當救吾饑。左傳十三年音。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總。詩本

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或作被。

來朝常路日承詔改轍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仍遷少昊祠。三月。其帝

少昊。蓋秋主利而地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

皆集中第一。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詩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

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弟云。疏本如此。然王沂公

晉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舍人杜預世孫。自有此等語。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

謂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非是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

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

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收。延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

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

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

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本晉地。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絕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作抵。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唐語林云。退之特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為子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侍女。名柳枝。默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

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薄曰。漢有明光殿。徵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徵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色映銀盤寫未停。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真。禹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或在或作近。江作青羅帶。東

瞻爲之對曰。繫澗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鏃山。子山如碧玉簪。梁劉孝威詩。金簪臨鬢。戶多輪翠羽。家

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騰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年。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爲郿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

校尙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輅在春秋爲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邦。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闕宮之什。清爲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詩引。領石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海。聽韶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應其衆。實

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烏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度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微骨四十

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也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鑄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其

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作迴朝或有裴字

盡率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窮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古也蕭氏在唐最盛張嵩華復俊真做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其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岷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公

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宗皇帝廟也

耒耜與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也姬周姓轡機建夏家以板置泥上機前無齒者○轡丑倫切機力追切轡在

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麻除衛門羅戟梁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

為玄元真像袞冕之服當辰南面元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是為四真也二聖亦肩差於太白山採白石

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爾雅十為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庭炬坼金葩紫

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諱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增眩宮夜關相如曰聲增吹嘈嘯鼓晨櫓奏嚴鼓之嘈

嘯嘈才高切嘯才曷切櫓陡瓜切夔味陳奚取非或作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攝事敬恭加不攝語官事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戲或作葵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

原道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遠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奪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

曰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

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盤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

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離禹間佛骨表靜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揚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

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

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

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

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存下有字老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異

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為仁音詡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

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主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入者附之出者汗之附或作隘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塞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湮。按史記賈誼傳。獨埋鬱其誰語。

不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鬱壘。吉凶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

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害至而爲之備。患

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

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名。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若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以小便譏之其言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論於言由周公而上而無傳則捨之矣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論於言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不啻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性也今其畫墁者其審之

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為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所傳李侍耶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上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論謂荀言之性惡比二子高而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自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則謂之性則又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不可以謂之性也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五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混之論謂孟荀揚殊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

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歛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

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方從闕杭蜀本云禮信去仁

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

於四行於方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從闕杭湖本作

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

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

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

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

本多作歛善惡下又有歛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歛而為叔魚之生也其

勿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異。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或無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感。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崑

崑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

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

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命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抄此篇之言，適荷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

原毀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

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方从闕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闕本不成文理。而方从

之誤矣。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闕本。作求

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

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

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卽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

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上

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

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

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

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

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

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

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

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退之遊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籙國世與韓氏相。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籙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方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靈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託聲如牛，託形於豕。

無聲與形，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或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漠然無未盡也。

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遠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

於形，有形或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

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靈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

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

福。本或先言爲禍，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與，亦有福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杻次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

與也。鸞鳴於岐山，其真以杜伯射于於鄙，動於民而爲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閩蜀粹

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音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修。白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

非。聞下或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嘗或作

作問，客坐定，賓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省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或從問，或死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揭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任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滯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

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

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夫惡求其初。○惡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或有也字先生之選

百年。或作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他日

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

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

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

而不早貴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先生曰。然。子之言

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對禹問。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殷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嘘上或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汪洋窮乎玄閒茫上或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汨陵谷音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或从閣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

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闡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僭或作僭。傳數十王而

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

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

或無善字。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考談姓，不知其名。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

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二人字。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鬮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鬮本訛也。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俱

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

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闕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駢

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闕杭本皆脫其

讀荀君死而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禮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閔陵令春申

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

于秦黃老子漢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有其字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從闕無乎醇字或無乎是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或從闕無乎醇字或無乎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其下蓋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鷓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鷓音葛

鷓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鷓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

選篇博選鷓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使其

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學問鷓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禮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

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

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常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好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上或皆作尚。從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

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荀子。子路問魯

大夫。練而沐。禮斂。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喪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

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

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差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軻之論。皆斤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而揚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

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

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若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卷十二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麟。鬪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

柯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修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豕者吾知其為豕。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

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

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閩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嗟上或有或無也字嗟乎嗟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則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國切何

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似一作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或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郗子萇弘師襄老聃。句郗子之徒

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郗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郗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郗子五字而以萇

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郗子之徒爲句曰校本一云郗子下常有數字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爲是○今按孔子見郗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

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郗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郗子二字而不知當并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从杭本云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聞道有先後。術

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



無下。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餘高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

捕長蛇不施鞭勒騎生馬急不得暇長不提擲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德古文尚書後皆作峻字為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去聲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巴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思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之不能非是行思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作吟或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作紀或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作晷或

兀以窮年，兀兀或作兀兀或作兀兀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

語抗辭幽說問意眇旨見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障禮記

揚子雲解難○曉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障禮記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醲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曰處當涵泳之使書

英咀華正謂此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周誥殷盤，周誥殷盤

信屈聱牙，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信屈聱牙皆艱澁貌○信其乙切，原求勿切，斲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收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無為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疐後跋多作蹇詩云載蹇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遷部官史謂三歲為真蓋三年也○今按洪諱則樊說為是當作

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其或冬煖而兒號寒年豐

而妻啼飢豐或作發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或無而字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爾雅宗

梁說文云宗屋大梁也○細木為桷詩松栢有桷左氏傳子尼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櫛櫛侏儒爾雅云櫛柱也櫛柱上對櫛

武方莫耶二切又音育○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櫛音櫛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空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內於雜毒鳥頭也然而良醫變而藏之有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

○犖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

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從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

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或作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靡音糜子不知耕。婦不知

織。乘馬從徒。或作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促嘉慶公張謇墓誌。抑首促促。就食

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忘

己量之所稱。已量或作量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音弋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

以杙自喻。而警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

希。○杙音弋。而警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人呼豨為豨。豨苓乃豨苓也。○豨音紫。豨許豈切。又音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模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

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與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

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

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悌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泊矻善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實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宮窰以待之椽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窰從敢切窰悉非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鑄以防之鑄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偏○屈渠勿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字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爲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上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澶澤其閒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

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

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可抗刪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魯雞之

不期蜀雞之不支蜀雞雞大者曰蜀雞子庚桑楚驚蜀雞不能伏鳩叩魯雞同能之矣向氏註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

在得人

坊者王承福傳坊或作朽坊音烏左傳坊人以時壞館宮室杜注坊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常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鋤具謂鋤謂

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常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

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

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

君之化者也或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

以嬉一日捨鋤或作捨鋤一日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

而有智也。

智上或無有字。

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

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

入下或有字。有一至者焉。

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

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

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死上或無曰字。

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

或有而字。

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

知其不可下梳。

本有能字，對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闕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覆，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梳獨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

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我者闕作我類有之。闕作有小皆非是。

又吾所謂勞力者，

下或有也字。

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

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

畜或作蓄。其首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

亡或作忘。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闕杭蜀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幸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誣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从闕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為無捩。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鳴呼余乎。其無知乎。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此謂佐董晉張州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世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時。韓公立言本意。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音饒。

行箴 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辨不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馬或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曠曠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諱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其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謀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詡徒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者論衡八十五篇為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謝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讓

號曰潛。述救之篇。以救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其或作愚。王符述救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莫大於數救。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

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

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其後果敗。井州刺史高幹素貴。有

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井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傲或作倜。或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

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

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或有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

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

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此文因元稹而發。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極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

且與藍之類是也。藍與丘同音。鳥。音。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發發爾私，謂文王。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

某在斯。○若字或作孔子。春秋不諱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而弔。○若昔者吾友，又曰：弔喪。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

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武帝名徹為通，謂徹於為通侯，通為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

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濤勢乘饑也。以諱勢乘饑為近太祖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

訟或作譏。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塞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早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轍。尺志切。雨灑灑

兮。將墜。灑灑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

謂何。獨或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

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我。天誅加兮。不可

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

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爲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辭。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來。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不可以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指此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指此三人。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峩乎泰山不足爲高。○峩音擇。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諱也。見春秋。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人。唯范本並作一。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隼聲。俗作准。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懼者。有間矣。近世識者多說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左傳。鄉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鄉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僑音喬。以禮相國。相去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內。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下塞上瞽。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瞽。則上瞽。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風王。唐國人謗王。怒得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

達或作通。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垞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韓昌黎集 四 雜著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

一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

爲奇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

則有難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小雅卷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誦。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巧言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視或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

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

作今乃又無矣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凡在此趨公之庭，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爲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

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廢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

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巡鄆州南陽人。

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自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誣。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或無。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聲。雖欲去。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唯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亡。其誰之功也。之或不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據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

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警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警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

起賦詩有云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兒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熊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節木湖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脰共抵之吾僕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

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今欲明于大君欲或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

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于康衢頌曰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媁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或作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詢非是。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公時佐董督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闕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作不合或宵浮晝滿。舟不潛通。沈舟不

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亦

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

現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勵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隴

童噉噉。音叫。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

矣。天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

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閤寇偷。開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宜。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誤。方氏多从石木。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劃。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泂。泂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木。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既連州。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巨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糞壤播。榴櫛翳。榴或作焚。詩其榴其櫛。注曰。木立死曰櫛。自斃曰斳。○榴側師反。斳於計反。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呀。窪者爲池。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

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廡。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

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

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

作宜。皆非是。直音直當也。史記。樛里子。蓬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

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湍。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梯踰嶺，蟻狢所家。○狢音袖，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或作環，宜其於山水，飲聞而獸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濠，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按顏魯公干祿字構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

徒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有字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軍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或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頁下或無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闕本作亦

乃與上下文意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

水也。不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齶者。○齶音齶。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相踉蹌者。○蹌音蹌。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

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橐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餅。盃。登。筮。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罔。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有。字。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諸。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盃。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彈。一。發。過。半。局。今。語。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藪。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藪。或。作。藪。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絕。人。事。而。摸。得。之。遊。園。中。而。爽。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鴛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下或有丞字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作瀉自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刻或作諺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擊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警警也○數所矩切警將此切警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進日大以肆涵或非澄天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上

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擢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中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顯材不足塞職既嗾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藥一蹠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

為文丞言繪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饒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疑為衍文斯立易楨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楨一木說文水漑漑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

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十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

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規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規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在

當如是耶抑亦爾  
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贊臨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闢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唯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日償所願焉諸本皆同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日賞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語意生遠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

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蕭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元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從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浹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或無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浹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察屬所得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檣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

秦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或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

夫人文○今按瓦甃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

矣作故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

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

二碑並載姚鉉文章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

常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誥其妻母蔡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其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擇木騎曹蔡有鄰開

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

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資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履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

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

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

歸登字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沖之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井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  
 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驛田氏先廟碑鄆州榮陽案河上鄆僊碑鄆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  
 胡瑀碑西京北邙橋德輿碑慶州南海神廟碑鄆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守書  
 記聽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濕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政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攬獨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  
 欽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為鄆曹  
 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鄆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一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為鄆曹  
 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鄆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一

年襄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漢上即位之二年召公人且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

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

即位其自上而召總遣將大用則長慶公為政於鄆曹漢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

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轉心一力或作竭心力轉或作竭一或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

王奔殺其觀察使王奔自節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

大將王廷海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請二年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

魏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

崔植也置或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闕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闕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

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闕杭蜀本雖有誤謬往往曲從今

石本脫句所每其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節度使傅子納納子師道至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

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

或作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蠱心罷精○應音瞞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繫公之化。一本作繫。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壎。九壎九州也。壎與壓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孟。或作蚌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喚之。音調。靡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精。磔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師征作帥。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讀。

理。勿撓勿嬰。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其善矣。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盜中。數如負豕。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音賦。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蘋

菰。○蘋毗實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菰與菰同音。菰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音亦。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音伊。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無而走下。或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闕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亦非是。非此或作亦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二字。因敍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倒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書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也；此書與易春，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也。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

馬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馬或作鳥。○今按當有然字，而馬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鳥亦通。其下疑或有一暗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觀其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子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奇七

十一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時字。孟子辭而闕之，則旣廓如也。或無其時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字非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

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

在將何以救之乎。尙在方從闕杭苑作在尙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尙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

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或無而字其

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所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

問下或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

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

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二或作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有在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

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問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歿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有其道而不以皆作于。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諷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翰誣遂陸

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翰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翰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之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畫

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乃去隱中條

由遠近慕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州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在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

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

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

也。」夫陽子惡誦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

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闕，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

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

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下或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而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白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何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

改葬服議

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在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議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葬。則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大夫三月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禮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雅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非，或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如子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寒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穰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作此或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利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禘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章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行之公听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開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與聖廟禘祫就木室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宇○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試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

議不敢自尊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主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月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

下再有宜字○今按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其毀廟之主

上之字疑當作而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太廟為九室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禘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闍。杭蜀苑云：西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遲兮。犀音迥，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陵皆曰：違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禘。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禘之所，而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玄王桓桓。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曰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類。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皆祭於

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祭於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程子以爲不可沒。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爲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

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憲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履。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去一息，與聖人相。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尙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尙復謂之具體而徵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服之，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天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拏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以大。

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莽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莽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廢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

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作感容。類下或。而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

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數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凡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音。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

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

或無於字。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白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主○此。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向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  
 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  
 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千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真  
 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  
 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  
 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實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  
 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有言。聖人之道者。善沉于世。而邦家繼亂。  
 罔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晉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善沉于世。而邦家繼亂。  
 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作。皆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多言之  
 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  
 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  
 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病。以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  
 棄時日。竊實不識。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  
 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入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

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

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音粵。徒相爲訾。若僕

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

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

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

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藉此

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

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

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

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致  
 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已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親  
 以言論之論之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親  
 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  
 壯也或以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若不皇有所為或有疾疫凶虞其間  
 哉是則以君子汲汲於四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者皆待五六十年而後為則或不及遺恨矣今  
 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後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侯後或有不及遺恨矣今  
 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年乎執事目不視  
 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  
 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  
 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  
 友道喪沒不及揚雄之世沒後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  
 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  
 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  
 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  
 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然後  
 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踈五六十年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關董仲舒不窺園。亦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現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末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野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併。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

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卽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對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

泮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唯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朝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今或無萬一二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賸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租載而往。垂囊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而歸。○稱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

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龜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儲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州。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皜白。皜或作皎。全音韻。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不人立而拱或無此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一語。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國本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萃。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析。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死或無不惠二字。念。文略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

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冀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

非是句不類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害成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

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

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憲宗

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驪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管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管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屹屹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交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開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續字公元和元年白江陵孫召爲國子博士行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皆伏一人舞子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爲孫武順聖樂移從以下八字

讀蔡琰胡笳辭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亂之女與平中沒於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梳本如此云

世雄胡易時移羣從

古數爲京兆人以其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老諸本或以從并爲徙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頌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頌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

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上或手披

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塚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關蜀錄粹皆作憚辨字小訛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言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一有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老切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樊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

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慄。慄。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愈。幸甚。三得為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官

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備俛日日。音浪。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鴈鳩。刺不壹也。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伏惟

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會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

受察。閩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賊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明黨心。蓋覆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薄烏敢切。黜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

本只作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且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礙。今從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天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或作錫。或作錫。或作錫。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者。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園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書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居窮守約。或無亦時有感激懟奇怪

之辭。音懟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音講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有一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柶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故甘心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其影響味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

或並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詔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

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八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語差凡救今 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密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彌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頭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有或 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 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若所謂時者因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而無是字相上或無賢字。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制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使及二字非是。而 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問 或作問或作問。其所以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 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時。方一沐。三捉其髮。

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提。

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

已除去。

疑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

之在或無之字。

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

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

或無佞欺字。

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害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

於百執事。

至此或作如此。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關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道下一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慙

慙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爲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概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常遠去。潛深伏隲。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隲或作輿。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

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

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事。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

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字。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

只作句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

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無

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開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

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

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四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忸音忸。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天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敷。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

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

或作良耳。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朋足不爲病。下和獻玉朋足事見韓非子。朋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則下同。誠足下

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非尤。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朋。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方今天下風俗。

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朋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戮。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古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戮。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古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或作翊。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僉用。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或作鳥。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親。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懷乎其若思。遊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原言之者去。變與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下或有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其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

有邪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自樊汝霖云。自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

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湔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李字

愈自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不下或無果字。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贊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運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運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榮榮。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或以不復有知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日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備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無所能或能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使其心不以變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

全詩敵金擿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

設敵字甚怪所引虛全詩當亦是誤本耳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有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籍慙視再

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有師錫字或注劉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寶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寶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寶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苞或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稷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寶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寶而不見見元寶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歎。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寧尤行竄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自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謂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竅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白。見胡旬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真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

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有得上或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  
空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爲子之所  
爲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餽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或無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同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食其不變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  
書春且時盡相似愈再拜說已見於彼矣

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

以長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白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與，或校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務字與而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請本皆如此，爾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校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董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作而能愛，而忘作而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好或作待。或作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或無復出。知已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

不當於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養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或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子頤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尙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頤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

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突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抗。蜀本作苞。文選抱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回用選語。且特立而獨行。道方面事實。立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音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貽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字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齟齬者，既不足以語之，只一作與，以與義。○齟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辭。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宜欲觀察使，李博俱在

公途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講翰之寶，客惟宜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爲隗，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交邪？靈交字見雜字。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思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恐或作達。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闕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白明或作白。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存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雝也。音。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嚮相之官。下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

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滿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

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

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禱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

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

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慙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

或並有其字。愚或作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

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

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閱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

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懷音懷。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音囂。相背百倍。音紫。是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肯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聞流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體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高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弟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二字。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已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微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常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

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闕本如此而或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墮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閒。聽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箴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有或有字，而無

得字。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字，或大稱意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爲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上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儔佐之。公時爲四

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張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翠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謂有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間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耕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傷強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八年九第

卽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卽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張敬者元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十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



或無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者驛。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中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鑿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鑿於己。固已得其七八矣。或無。同字。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同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或

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遠道。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塔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進下或有或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謬。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澤闕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

字見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

耳字，云下或有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千字，而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闕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

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覆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章舍人，卽貞元九年宏詞試也。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

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猶癩之笑者。禮記：癩祭魚。選：猶癩。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謝木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視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賴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函。此書謂賢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前堂。正夫。即函夫邪。今日從舊。

愈自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本作爾或作耳李習之

苑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

難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天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

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

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無白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

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

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常或作顧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

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侍御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侍御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遂其自太常

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躇上子六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是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意情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於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繼繼若

此之至繼繼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排名經端自託不屬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闕抗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因謂琴瑟尚宮鐘尚羽項者從細細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世所謂聲依永，律相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瑟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同自，有五聲，而聲必申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律呂。呂者，故特取此說。木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其下瑟字，乃屬下句，皆本上。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賂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尙書書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書，與劉伯芻歸登蕭儷譯次梵言。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眼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閣杭獨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所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攪亂。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管排之。子觀其與孟尙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攪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遍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攪亂爲學佛者所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白玉，耀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

○今按此書稱許大順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達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道也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本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樂之流耳也是其心外有所立所資不越乎此遊者何所過以爲息邪詎誠之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濤海之濤異端之學乃有能以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長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釋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驟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變下或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或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安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存存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斲都故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焚，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與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

二三。尚皆或無尚，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荷。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語言侏離。○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

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廢、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氏字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廌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

則序文暢詩墨，視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備，愛急視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孟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爲三。孟子曰：亂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說大人，孟

輕萬鍾，呂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頤，于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波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隱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白。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有其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禮穿有讓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終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贊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聊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綱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諡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情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

其義通矣。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

狀故其詞亦用。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歿命。然無所補益。造其厭飲者。祇

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歿命。然無所補益。造其厭飲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楨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暗棄去棄或祿山反有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絲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仇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種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自其先人

事白或作日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宣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 韓昌黎集

## 卷十九

###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事即此書致謝之意。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臨。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臨。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臨。

再奉示闈，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圍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

東野無子，孟氏兄弟，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篋。少闕一作闕。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韓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韓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

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窠。巢一作窠。環寇之師。殆且十萬。曠日語難。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擲。頡音擲。頡音擲。竊符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躋死之士。躋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養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徒二字。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中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突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謂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猛獸名。說文。羆。獲似狸者。樛俱切。畏懦躑躅。是道也。上子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循上或循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聞。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口。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復出幸其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表中西丞即廣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宜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與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凡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卽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

免也連上文爲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爲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弘正子布章已附

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問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開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開或作開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

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

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紳十人於陸倕。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侍郎，

而効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登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

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

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入上或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迫是實若

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

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成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成而屬上

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成作或然尚於是昌黎韓

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

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資歌是也

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分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騷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分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文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言又自假於詔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說下或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晉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齊到有書四十六篇齊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从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

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是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憐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

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  
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鄧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鄧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鄧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公因志舉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  
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迪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

字方从闕杭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絲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如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五

踰陔園而南。皆百越之地。陔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杰也。方从隨苑作敵云。敵極極也。謂鉅海敵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海之爲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闕本蓋誤。而方必爲曲說以附之。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昔。鳥居作夷。氣。闕蜀本作俗。○今按鳥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害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疾或作疾。瀨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瀨。瀨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瀨南山。又瀨。瀨河十郡。只用瀨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有御宇。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爲東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闌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爲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

癸未問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鱗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序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有儒一，或作

儒一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有所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尉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踰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之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

開杭蜀苑無詳明二字。

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

衆下或皆有人字。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作是或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

嚮道謂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閭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首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

不同。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鐘字。閩本無。○今按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從閩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上有明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罷。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步。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闕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名聲昭于豈，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方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語本有所字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上

思切下。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

法。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下象

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沿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

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必不全。惟可濯可沿。似太拘。今世所傳

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按知者。然其大歸。只為從湘字耳。政使實盤之阻。誰爭子

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緯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分。樂且無殃。然關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讀

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叢。後作叢。時作嘗。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石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齊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開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將字或無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士，諸本作古，所云謂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顧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顧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此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又二年。益進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鄙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

皆厚其餼賂開或作文五都常謂雍陝魏洛羣吏以聞苑本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勉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

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或作其名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

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謔其所志詞或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請或得所得敍詩累百餘篇所下或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

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為事

或作禮樂心拘其法而未能人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下或有必子

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作江河或不當又爲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上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天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作有之字。夫鳥俛而喙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

余旣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警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爲字。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

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

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

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蓋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而及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

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一

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

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門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

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同業。陽城為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

陽。若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

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非是。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

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非是。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



以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塵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宋永貞元年白陽山徒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柲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上深之測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

或有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驤只蜿蟺蜿蟺也蟺虬蟺也扶輿和

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轉由衍切又音善磅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柲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鬱上或無英及橋袖之包五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不能獨當也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柲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士王舍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綬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舍其子孫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箠。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箠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

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爲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

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榔。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榔。年甚少。禮甚虔。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無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而。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便顧然其長。音願。薰然其和。吾日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則何信之有。請本何下有字。○薄。蓋此序。嘗怪問何不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秦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陸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字。向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當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營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訂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與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瓊。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其誤。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有佳字。苟卿之書。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有佳字。苟卿之書。彌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

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瞿音渠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

考上有師字非是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吾或作余

太原王墳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

或作疾遲

必至於

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幸或作得

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

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

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

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

語非是

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騁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

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

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

惟九

荆南管夔思高澗朗涪峽江陵九郡也

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

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

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或作神鬼

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屬音蜀。更。荷在編者。咸可觀也。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在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爲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愈嘗與借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

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日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入其地。迺勞

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韎首。韓袴握刀。左右雜佩。韎或作韎。或作韎。方从梳本

爲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

也。在爲衍字。無疑。梳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

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弓韎服。韎一作韎。或作在。關。梳。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爲。張。又。云。服。弓

右。佩。用。者。也。○韎。計。戈。切。弓。韎。服。衣。也。○今。按。韎。服。苦。弓。室。也。然。詩。云。韎。其。弓。又。曰。交。韎。二。弓。則。韎

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韎。服。謂。納。弓。於。服。耳。况。矢。插。房。房。左。傳。抽。矢。納。俯。立。迎。道。左。道。作。賓。非。是。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

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梳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常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嚮。階上

館如此。卽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是。上

堂卽客階。坐必東嚮。○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

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

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為人佐甚忠。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靡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篔簹竹之閒。荒茅篔簹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篔簹，諸本作叢。

漢書嚴助，臨谷之閒，篔簹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篔簹。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用書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

或無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餘無鬼，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新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之言，則切切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新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或然下或有以字於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

定从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則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南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

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而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自差差。

白或非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閣杭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

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猶大學作今。莊子猶爲人。猶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

因伐檀漣淪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常勵前操富貴非公議

送高閑上人序

贊高寧僧傳云閑為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雪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

病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蔽者也躋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

郡人時或作者不治他伎喜怒寤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

善或作喜非是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露霰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字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情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字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抗歐謝本作縈其後切猶纏縈也莊子內籀者不可縈而提義蓋同此今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从杭本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馳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類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闕本作喜。○今按善幻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闕下或有師用意皆本於莊子所得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繫縛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其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一作殷伯員外使回鵲亭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伯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鵲可也。唐憚其言不敢逼還還處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闕杭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伯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侯伯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僕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三

刺首感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何戾耶。潘岳閣道諒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爲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下或有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

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帳

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為東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四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子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鄉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也作家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闕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價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爲軍司馬。州縣或作部。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从閩。杭蜀苑作聲云。晉范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

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此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集，時為河南府君，下或為東都府君，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雖十三年，時元

等自貞元已明，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辛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確別在戊寅歲乎？或或李生温然為君子，上或有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卒。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洛川，洛陽人，龍黃州錄事參軍，退居

稱道耳，洪之河陽參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澗穀之間，嵩邱山名，澗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改名，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下或。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方爲家。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農不耕收。收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闕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闕。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譏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慮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杭。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溫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也其南涯曰溫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闕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白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闕杭

若非是之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尙書序鄭橫沛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

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閣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郊上或有字○帕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鄂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雖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

颿或作颿音遼又勅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把疏或作把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薙音維交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賈之州或作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賈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

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

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

十一年七月。權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嶺南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工部侍郎尚書。元

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

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監。權家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或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禮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

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謩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謩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隲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

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保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

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寒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

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面兩得者也。或無兼字。務

兩得或作得。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

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坐耗。或作坐。坐見耗。虛。或作坐。坐耗。虛。今从開。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

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

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

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翰。本名瀚。以文宗藩邸時名。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

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濶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

以寵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案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上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

年鄭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投文於公，卿聞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字，或無耳字，或作爾。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爲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司下或無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鄭之所。盛賓客以饒之，既醉，各爲詩五韻。

且屬愈爲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四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和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鳥喙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翔寥廓親交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進士

善出為開州刺史種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

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額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窩九琵琶十

胡盧沼十一續衣石壩十二上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尊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固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若不可生

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齧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

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為名胸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滋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變謂考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亦作明年杭本作時集閣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亦作明年杭本作  
 及此年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並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  
 大波亭長慶二年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碯為通州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  
 四月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君為中書舍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潭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為起居舍人溫道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  
 方以閣杭本井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  
 謂嚴嘗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  
 造自朗州召還今皆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

興祖云石鼎聯句詩序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對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取常附見以備參考洪  
 師服哲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韋稹寓公詩則曰窩公糞壤喜  
 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鎖煎爛樊宗師語還則曰辭慳義卓闕正於是不應譏諷輕薄如是之  
 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頭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  
 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碯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  
 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  
 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人矣聯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說侯句不及彌明  
 遠甚何至是邪蓋問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或結髻而

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且頭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

刪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

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

作能拘囚張作同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顏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

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牖坐神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有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因高吟曰龍

頭縮齒益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作一人欲以多窮

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从張本下四字當作益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忘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問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以盡為益。而一本併無。蓋益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復。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復

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劉喜。劉既。書性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

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下。此皆未敢

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奮曰。奮下有然字。或有髯字。或有日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

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奮下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或有日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

寫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字。作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皆無不敢

能。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

問。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髮髮。音。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乃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

出方無。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奴。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

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途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問。豈其

八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此題無

巧匠斲山骨，剝中事煎烹。師直柄未當權，寒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明外苞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師在冷足自安。方从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開，妄使水火爭。明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竇傾。師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鐘然，益見小器盈。明皖皖無刃迹，莊子注視貌華縮切團團

類天成。師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鎗。師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炮，法也無計離餅器。明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師豈能羨仙藥，但未汗羊羖。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

師○過或作合或作盛或作成傍似廢殺仰修或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蜥蜴竅微作蒼蠅鳴明以茲翻溢意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諒

此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鏗丘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徐庚切

揆也淮南子子路攬溺而受牛謝耕切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

注揆也平上聲通洪木一作振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編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僑所譏與人為無實驗  
難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  
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  
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卷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毀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即而召之橫與其客二  
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橫置酒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此文於  
二客穿其家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此文於  
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童昏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  
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憤懣太息於區區  
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  
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

東後如東部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部長安亦不得云東  
如京也方從統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假師戶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關道橫墓下以入洛  
東也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老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  
誤耳今且須別考它書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  
得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感橫  
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譌故復表而出之

義高能得士心字 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爲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

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天或作天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闕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抗作罷陳辭而薦酒魂勞瘁而萃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中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

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蓋新音永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修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有

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載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

縣鄉則尚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講與讀爲預或預時未幾皆化翁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觀

宗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上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

及爲記中有辭云綬胡之纓化爲青矜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建中

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

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凝

嶷然。音逆。其燕私善譴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獲。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顯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旣。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一作齊。

高作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或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魯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廡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雖然。下或有荷愛吾文必求其義八

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古文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

獨孤中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

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

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整寓其閒邪。寓下或死者無

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白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基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汝人博陵崔愨。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

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基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亡爲文。崔侍御名愨。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子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轉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或以

假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德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若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旣釋

于囚。令孤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改近郊。亞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了。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

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寶投又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

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云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於或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或作若。或作若。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遇或

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網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寶。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竦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敕徒棧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酌。以一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

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免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

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卽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淺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或作時，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時法時，立

也亦作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釃而狂。音愁。釃，年未三紀，乘氣加入，無挾自恃，彼婉變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獐、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兒，雪虐風饑，顛於馬下。

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饑，謂虎食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虛，詭自此也。鬻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兒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眺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踞。項或作非。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呼回中作霹靂，追程官

進，飄船箭激。飄或作帆，或作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徂。枕

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驟，驟音驟。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

其徵。寅或作寅，○今按寅爲長名，寅乃寅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

葛魯卿云：驩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音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遷，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有鹿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釣登大鮎，怒頰豕狗。豕或作豹，非是，或云豕聲。○魏評角切，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下，馬伏塗，從事是遭。子徵博士君以使已。元陵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州名書，黑亦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關死休，生凋死休，或作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或作奮，計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事也。方本無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瘥。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瘥。醫自度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驪州徵錢。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塞，竟死不昇，執勸為善，承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度為余辱司馬。議兵大梁，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考，紀德事功。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著功於功也。又恐或疑，姑从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歸衷，嗚呼。



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愍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是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一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作必無檐石之儲。檐石字本此。郭璞方言注。欽石之儲。實用欽字。前漢劉通。揚雄傳。皆只作檐。貨殖傳。醬千億。顏回。億人億之也。一億兩。嬰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其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首。題作城隍文。第四首。題作祭界石神文。第五首。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斯人者。皆愈所常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猶弊猶一作損。○

音所。猶。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膺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服。脩注云。捶脯也。腹或作。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

反。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稔也。或無以。稔。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

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罰劉雲。

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割。忽麥切。劊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常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或作響。蕪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鑿之。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或作庇。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麻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鑿之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或躬身公用此也無令繆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于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

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有君字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鬚羈

音繁帶玉佩瓊珞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長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

旁觀或作觀非是縮手袖開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

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贊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此字舟次祠下是有有

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

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世或有夢寐非以眩日言之也○今按

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愴惕敢忘神之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

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佳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暗昧不顯今从石本圭與同音集韻潔也明也圭通作圭詩吉獨爲饋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圭



為請之圭陸音曰舊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調不稱靈明今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  
 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  
 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  
 之字書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子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望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  
 第五人常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及牟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為澤州刺史  
 牟羣庠羣三以辭雄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庠皆  
 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雖微音望若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開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以重押中字之故。不與可以守至冲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澀。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織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對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不我隨之語，嘗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謹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

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困或作罔，捨或作拾，皆非是。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

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

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

祠，方驛或作云驛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類，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唐闕杭蜀本在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闕杭本。○今字也。下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唐闕杭蜀本在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句同。下聞無香惟腥。問音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子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白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寶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南仲不法。總坐。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艱脆跋躓。一作難。○鮑魚列。顛而不踈。鳥不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履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去其蠹蠹。贊越大蘇。或擢亞秋官。朝得領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度爲彰。兼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紫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三年五月。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

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許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濶舊屬淮西。故云并

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音運。郟城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

檢。校刑部尚書為郟州刺史。天平節度。惟東有獠。獠狂犬也。淮南子。獠狗不自。惟西有虺。虺蝮也。顛覆朋

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

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崔宰中居宰。慈恤切。斬其脊尾。信定河安。惟公之避。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

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

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或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度

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哉。切。吏

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

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後尹河南。委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術。據李翱集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御。斂其遺服。櫛珥。繫帨于篋。繫或作繫。方云。繫小囊。繫天帶也。○今按。儀禮

擊字通。中。然則繫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阮

非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環復不窮也。作環一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上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

吾不能了釋氏之信，又不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

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哲哲。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無字。

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寒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荆雅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海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為。遂承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姑，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茂也。公之皇祖諱觀，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命，曰茂。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余者，以殿侍人，死於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

茂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尙饗。尙上或有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

謹于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退之

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毀齒也。周禮。未亂者。不爲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斬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

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

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

辛勤來歸。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窮荒海隅。天閔百

年。會卒于韶。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

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從闔。杭。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從。口。爲

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闔。避地江濱。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分。將。就。食。於。江。南。左。即。復。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

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顛。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頓。頓。嗜利無恥者。顏諒頓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

顯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子或作於。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葦。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推而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公幼養於嫂。服期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

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

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奮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

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祭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徐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

官使取汝者始行佐上或有又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

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一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覆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

荒今俗本作荒忽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存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在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

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

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

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

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

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

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無之。常有之。未

始以爲憂也。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

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知。如靡異。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

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有蓋字。或東上或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今吾使建中祭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

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嗚呼。汝病吾

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其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恐上臨上。或並有得字。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饜。

祭周氏姪女文

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命爲開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灑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干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祀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罄。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候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  
 吝。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邊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  
 度使徵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為  
 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還之。乃遷殿中。朱衣  
 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聲。闔府屠割。或作剝。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  
 為徒。諫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  
 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  
 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  
 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  
 葬。輿或作輿。誄以贈之。莫知我  
 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挈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挈年十二。死于南。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  
 層峯驛詩。女挈。公第四女。○挈。女加。女居。二反。挈。或从奴。古本祭文與壘銘皆作女。

挈。董彥遠曰。挈。字。俗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挈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  
 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挈。挈。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  
 荆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居。可切。又陟。斜切。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  
 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撼頓險阻。  
 殺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使汝  
 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窆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祐十五年九月公自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窵窵詩宛在  
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作沒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歸於  
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 卷二十四

####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其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旣斂之三日

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

蓋原或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天謂之或已庠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已庠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庠元賓諸

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謂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同或作竟。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諠。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

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茅荻。荻。荻。薨。葵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白當。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或無使其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斂字。○

斂計之。乃得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借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字

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可聽毛詩說

其魚鱗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鰻在人梁上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彼帖兮無可帖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

都不注此新史云士可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可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然字非是

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

由四下十八字此从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从諂

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乞遷三字。或留或遷。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冀州宜春尉。父曰媯。壯略。○豪州定遠丞。或元濤說已見前。按此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或作鄞。鄞縣名。前漢云殺鄞。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晉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讎為博士。漢書儒林傳。宣帝時。延為太尉。年八月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績。矣。志朱然字義封。亦載其跡。先

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作分。或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作有。卑讓。肫肫。如誨。密醇諄之諄。懇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棗銘。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為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擊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郎謬矣。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

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誓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

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無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勳為四夔。非是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者侔。故云爾。夔。夔。或作。夔。夔。後同。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礪，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文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無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無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上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

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與元少尹房君舉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此字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

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富或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開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

兵拒之為展所敗進陷揚州昇等州二年正月平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州平今云寶應誤也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

尚書右僕射而此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說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

左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子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

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

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親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有字。男一人。女一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禕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覆，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

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

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公為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

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音挺。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

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

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

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姦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兔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莫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從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開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取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前若有者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為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

開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郎命君後兄據據

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作授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

揖作胡馬及園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貞元三年二月以

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笑下或後九

月九日大會射有命字或會下或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或作挾閣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

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射三發連三中射或無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方著其說而不及改今正之君再娶初

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名或無皆有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後我已後我按此云已已者必其子之小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官京下五字或作殿中侍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瑩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銘曰官不遂作官不能達遂一作遷歸譏於時譏或作議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

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德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諡德崇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

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

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卒字僕射娶裴氏臯女射字或無僕臯爲給事中爲上或有臯父宰相耀卿夫

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塔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稹時始以選校祕書省中校上或有

是非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

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濶言或作動年二十七以元

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相我唐明歸逢其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相我唐明歸逢其

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開好或埋

卷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孟郊詩有弔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輝昔

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

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或無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

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留守數以

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乞葬己又為詩

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

鄭夫人墓中蓄下或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學浮屠法不嫁

為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房君武也公嘗為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改爲官族。

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瑄。瑄字次律。河南人。

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

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

名聲益彰。微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

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祖諱肱。爲

虢州司馬。父諱繼。

或作繼。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

盩音軸。厔音窒。扶風縣名。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前漢行幸盩厔。五柞宮。

娶滎陽鄭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

士人或作人士。

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

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

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

中丞或將行。或作大夫。將行。往。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旣不獲辭。旣

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社。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鵬西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

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跌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

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諾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貞一作字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

子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鄂邑名古有扈○鄂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

萬年或年遷萬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侍郎介

恃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鬪井因革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卽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或無權。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腹敵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

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公至，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以義端，或作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

于錡，其桎梏釘于船，未及京口，十月，潤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句絕賊，即錡將之，成州作亂

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天子使貴人持紫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為州民執。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必有脫誤。天子使貴人持紫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衣字，謝母曰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或作減，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賊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為一事。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或作純，祖乾秀

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或作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

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或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潯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

梁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十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石

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爲

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

拓音託。跋蒲撥切。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止爲石氏。以河南爲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翱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崔周頌爲補闕。頌或作楨。考周頌从示。○今按皆舉以讓。宣

歛池之使。盧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開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故爲

河陽得。得上有或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願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諸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

為之

公諱丹字某字某或作字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鄆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

鄆音鄆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

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硤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鄆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使其

私號私觀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費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

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為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鄆滑行



軍司馬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嘗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闡梓

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

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闡開守方盡力不可易將

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

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

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存上以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洪江饒虔吉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

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

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牌

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爇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

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東西七里

人去溲汚氣益蘇汚或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馬或不作爲死或

廐馬忠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

不死有既退



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滿為中書郎。馮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衆。

子元寶。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寶六子。祖朽。祖斿。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爾要。祖暉。子義鶴。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

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河南。儼。憬之子。構。一作稱。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

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抗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

抗作抗。世系表作抗。傳作抗。而世系。尚書生垆。家破時。垆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

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

垆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

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

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有以幣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

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

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請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鉢。鉢。

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元或河東人世勤固國或作戴厥身戴或籍文譜進連倫惟明  
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有施爲去平陽晉州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  
或作者厚寬○今按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秩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  
厚完二字見晉語友韓愈司馬徒豈十二年從征友韓愈司馬徒撫君遺哭泣書或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爲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  
淮西時邪然則秋當爲秩明矣或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承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  
漢北中郎將子誠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瑱字志字子道軍諡祭酒志子諱字  
字諱司空從事中郎諱子儼墓容氏營丘太守儼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  
字湯烏秘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吾肯於跣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  
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爲襄陽承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至襄陽承  
沂錄事參軍沂下或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承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至襄陽承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十下或有五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瓊為竟之金鄉令之或先君歿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在河陰下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汝

原上或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為橫逸與諸篇不同亦

字乃韓自吾弘農諱懷仁沂諱璈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

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敢以其稚子泮見先生將賜之銘泮下或有兒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

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

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卽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祖謙，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右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藩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勞，以罪誅其子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為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尚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含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為江西觀察使，藩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寔卒。後辟不肯留，後使李巽，辟藩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經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為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壽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二年。惲大和五年。格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若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惲惲格爲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惲惲格即蕃之子。而執規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惲惲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忘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 韓昌黎集

## 卷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爵分司東都至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賡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載爲書記二十從史爲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而頸發赤頸一作顏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上或曰且字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居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只有或以遂以疾辭去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會宰相李公鎮

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會宰相李公鎮

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諫奏君前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

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

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既驪州司馬歐文忠考從史。縶明山。曰。始從

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裔所縶。嗚呼。禍成敗

之理。其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

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

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上。下。或。有。及。字。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

義軍。下。或。有。帥。字。軍。帥。死。真。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

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非。是。公。有。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或。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開。君。棄。去。遂。敗。祖。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謂。本。作。祖。如。去。皇。海。州。司。戶。部。工。部。員。外。郎。父。崇。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水。云。今。未。詳。其。父。祖。官。多。誤。若。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長。及。孔。戡。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真。字。郎。著。作。位。部。為。郎。又。非。也。駕。部。乃。殿。監。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從。方。未。無。大。利。害。但。方。語。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殿。監。官。而。殿。監。官。贈。司。勳。皆。非。是。世。系。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

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

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

碑。愈曰。請為

碑。愈曰。請為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焉字。○今按此傷字。請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數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在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為部官員外郎。為銘。

杜氏自戴。義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幾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

務的弘農太。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涇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乘。孝。廉。為。郎。中。曾。孫。曼。字。務。叔。乘。字。

從市中郎河東太守。道水出。後世皆從葬涇水。下或有。及正倫為太宗宰相。受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

裕字慶延。在齊樂陵。今四子。正玄。正義。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太宗始詔。封襄陽公。

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

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復出。生偽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大理生廩。作少卿。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

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襲三子。皆。元。金。再。兵。曹。參。軍。太。學。博士。少。自。兼。也。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司。徒。北。平。王。

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遂。至。濠。州。刺。史。本。傳。

刺濠州日。誦劾。章。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擢。鍾。離。令。之。纓。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與。德。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影。而。已。也。

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疑。本。如。此。諸。本。甲。字。三。千。人。四。字。皆。在。兵。字。上。姑。闕。以。蛟。知。者。

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

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

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蕩之女。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

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為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董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

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

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子人。在子一日遠日忘。何以

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夫下一無守字。仕

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木考。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

从石木。按石木。其首云。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

柱國。發陽縣開國侯。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緡魚袋。陳瓘。篆額。其後云。元和

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同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克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充。開本。世。其

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慈。楠。次令。元。慈。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

尉唐孫陟河朔表為益國令徒神烏姑城二縣考續上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

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為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舒舒反殺嶺享有不祉紹

閭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以平嶺南功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子恕燕用大臣子諱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或餘或作燕入整敗灘石以平轄使陶壁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

于温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黃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廣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苦或作苦人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關誅蜀閩或作劉闢或蜀下別出劉闢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收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鑿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民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或作贏或作餘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貢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

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度泊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下完

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奔襄功刻表功或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敍

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作維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

延畀後承或作莫不率守有慕于原維樹存經在或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爲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詳孟容嘗爲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軍中討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

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

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

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

御吏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字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

公私廟制皆為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字左氏齊昭二十四年齊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

冬十月齊有餘枝鳴者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都陽處北者家張掖

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都陽處北者家張掖

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珙或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珙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契本皆作承珙蓋許孟容管為承珙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

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屨○今按屬亦應屬之

可突于并北渤海撈海上或無擾傳奚契丹入寇承珙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珙按隊出其右轉首萬計

然止是一季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治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于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為譌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灑原累石累或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民還其居歲能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

謀說史思明降之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都郡更思明列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知然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之許碑承恩本頑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統蜀梓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重裔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增其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增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

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增現登增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其克對無差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

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裕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

匠五世孫仕垂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暉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

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編驕子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涼州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課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僞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

有使字或無哀字云白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旬心求不置以得善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

就。開或作問非是或無卒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特說全說也或無

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僞自本軍行

節度使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嬖之大燕。媵或作諛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踈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案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遂沁風石忻代靈凡九州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

厭者。若或从開對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白號白雲孺子蓋以媚僞也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為其而。連好樂為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勞卑。當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意下或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忠集得韓文之刻。有知鹽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子家集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摩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自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

為滄州刺史。恆州李寶臣。幽州朱滔。驃兵政。皆兼其土。字。廷命同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玢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玢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玢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悅耶。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同為叛臣。若狂志不餒。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忤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駢泮閼之詩音秘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音格假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眼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

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

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允瑒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

與季安時爲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璲二子守義延輝延輝安東都護府

衛內兵馬使延輝子延玠元和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狎于太寧狎于太寧狎或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太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藥藥魏土嬰兒戲兵懷諫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諫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

籍戶提或作堤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子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旌節

有韜豹尾神旗靈兜或作靈載靈或作靈蜀本作靈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靈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

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嬋德娠賢梁國是榮嬋配也言梁國配

左氏后緡方嬋嬋實謂生田弘正也嬋匹語切嬋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善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禮我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暨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

卷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爲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字方从石本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

墓次机或作概或作几或作圭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

凡所以較德焯勤者○焯之藥切明也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詔贈日事時功以著

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字有諡昌裔諡有誅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敖為太原晉

也何必彭城可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

三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為晉人非再世矣碑當

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

信之一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上於金切來

告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公由游寄單

船諭招爾雅上特舟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

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鄆州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

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鄆州行營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軋多出公畫

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武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鄆新師不牢勳勳將遁勳勳急走又還也

切公為陳方或作方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羊切勳如羊

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遂至遁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說

此又顯然前亦屢辨之矣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若為少誠所處丙午以說為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開許州。魏欲棄城走昌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以功遷陳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敵，幾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擊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許州固解昌裔以聲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

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至，全義不白意，迎拜款服。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馬脫權下威，十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穰荦嬉遨，或作連手歌謠，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淺。○今按此射以郡。按上旬有未字，此當作已。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從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

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公即疏言：「此皆臣僭防斷不補，漬民於泉。」或作僨。臣老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燔害。」或作燔。○今按燔，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歛絕。或作歛。絕，大赤也。字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皋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但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費，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補注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史記秦本紀大紫之子曰大費是為柏翳姓嬴氏柏翳二子國於夏殷周

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紫玄孫孟戲中衍與帝大戊以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

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來來生女防防生旁皇皇生大凡九生大賢臨生

非子周孝王以為附庸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

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沈其宗謂滅其族也。○儂乃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又或以

上文秦用武勝者及假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

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

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驂繚絲耳赤鬣白義渠黃輪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瑤池之上母為八子諱曰白雲在

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尙能一來天子答曰子歸東土和理諸侯萬四方諸侯之平

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寔字今按無寔字不成文以它本讀四方諸侯之平

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就作察云今廟中有碑刻曆中石本亦作察今按察察無理明

贊主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假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紫之

稱假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宋弓一作象屨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也。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

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驪溫驪驪驪絲耳之馴西巡狩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長老之德王所徐不

而忘歸徐假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致職與楚連謀伐徐者殆楚熊勝也徐不

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假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假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禮記曰邦喪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章禹左氏昭

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作奉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作文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

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鬻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宋

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為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農者隱居太末○太音闕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

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選綠音擊研字南越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

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作宗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同徐嶠字巨山相屬為刺史帥

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遠夫前碑所謂今戶

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樸下窄○桷倉胡切或作桷不足以揭虔安

靈○揭音揭又丘傑切而又梁楫亦自墜副不治選期不墮將移壞落也圖像之威黜昧就滅○黜音黜玉蕭拔殺

夷庭木禿缺或作缺然古人多用之姑從其舊祈眈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州之羣支

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支皆非是不獲陰麻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謂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王齊

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

耿社哉耿耿社哉或作社哉方從閩本無社字而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遙縣遙或作觀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



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晉或作言。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常。與方从洪氏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

城左傳哀公十三年。盛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

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曰。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

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誰克。古或作死。元。協觀若郎切。元。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誅。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木如

袁氏先廟碑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樂耳。唐新傳。以滋為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

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

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如其君率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其

著先人名跡。著或作者。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人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抄音蒲。

撥切。注見廿卷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齋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

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封。後下或有為字。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

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

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固申儒邊黃漢儒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

少城且書乎固以治時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

少賦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

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終或作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

馮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系或作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常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天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暉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遠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或無再出大夫或作大夫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或無再出大夫或作大夫

此或作歟若非是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

年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四川滑湖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或作以教無忘可



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按濡或作濡而遇切字見儀禮然亦濡亦通○今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

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或無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或

作衛使嶺南黜陟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柳冕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

筭進或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為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

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又或作胄非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

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絕辨或作辨○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

容州經略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為容州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州下或

容管所諱容辨白牢容管所諱容辨白牢林蠻洞蜒當作蠻南方夷守條死要伊消切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

食不立資遣以班親舊朋友為義朋或作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

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啓除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

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諫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

不得以口饋遺醜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賂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以疾卒官年五十

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和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



有嬌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蜀塗莘摯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書曰契于塗山李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為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是正妃之門執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書周靈王官封繼繼作相非是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其非是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劒鋒鏃撤擻筴粃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與

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重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臯

胤是為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

伍得聞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轉貳國子祕書自都水監

使者三選至  
秘書少監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交戰卒 哭泣哀悲 弔客不忍聞 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有或 委已於

學稍長 重知人情 急世之要 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 既孝既忠 持官持身 內外斬斬 身斬或作將

斬斬 山是朝廷 滋欲試之 於民上元元年 除温州長史 行刺史事 江東新劔於兵也謂為兵所劔 郡早飢

民交走 死無弔交或作皆 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 如陸宣公奏議 王及州不解衣 下令拊鎖 闔門音割

擴 一作橫 悉棄倉實與民 活數十萬人 活下或無上字 奏報升秩少府 或無報字 府下或有監字 時大饑 有

頭乞候上旨 皇曰 人日不再 食且死 安暇稟命 若我一身 活數千人 命到莫大 寶應元年八月

馬於是開倉 盡散之以撞貸之罪 飛章白劾 天子嘉之 答以優詔 就加少府監 與平袁賊 寶應元年八月

與及也 易餘辭 其孰能與於此 四月 晁卒 仍徙祕書 兼州別駕 部告無事 兼方作處云 老舊傳合 今按

今兩奏功 而許處州別駕 又不行州事 別駕於地 望事權 昔為左降矣 以事理推之 不應如此 疑方本誤 而

諸本作兼者 為是 蓋以舊官仍兼本州 別駕以寵 駕之爾 下文又云 部告無事 則謂温州前此早飢 而今始

無事也 又云 遷真于衡 則是自行刺史事 而為真刺史也 遷真于衡 真或作 法成令脩 治出張施 或作 聲生

勢長 上聲 觀察使 噉媚不能出氣 時 京果為潤南觀察使 誣以過犯 御史助之 助或作 潮州刺史 楊炎

起道州 相德宗 還王于衡 或無于字 大曆十二年四月 貶吏部侍郎 楊炎為道州司 以直前 謾或無 王之

遭諫 在理念 太妃老將 驚而戚 或作 治 出則囚服 就辭 入則擁笏 垂魚 垣垣 施施 詩 丘中有嶺 將其 卽貶于

潮 以遷入 賀 及是 然後 跪謝 告實 初 觀察使 庾 使將 國良 往 戍 界 方云 開 杭 蜀 本 察 使 下 有 錢 字 而 無 國

善本 無 錢 字 良 下 有 往 字 以 虛 字 屬 下 句 云 良 不 願 往 而 幸 推 使 之 也 然 按 舊 史 云 前 使 食 錢 薪 史 亦 云

前帥 食 虛 國 良 以 富 獲 譴 則 馬 說 為 非 是 國 良 只 稱 良 猶 南 霽 雲 只 稱 雲 李 光 顏 只 稱 顏 也 下 文 亦 可 併

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成或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湖南觀察使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

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蓋或作為狐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

勅教。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愕或作送。方云。集韻。愕逆各切。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或無常

亦謂愕貽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建中二年。阜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

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使梁崇義反。乃授阜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

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

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傳。史皆作洪。○

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蕪州。道里亦便。王親教之。搏力

史承集。誤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王親教之。搏力

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法。勾。卒。○。按。搏。徒。官。切。云。突。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

委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按。搏。徒。官。切。云。突。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

搏。或。疑。是。考。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說。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是。反。用。此。字。也。然

用其語也。今參考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感子伐吳。吳

勾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勾卒。杜預注云。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

音。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阜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緜。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





幸梁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圍陳西取汝潁東都薨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昨或作土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敎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吏一吏方从統蜀才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

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四沈存中證古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是非每有詭詐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爲吏一則無理之尤且究或作究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羣將慎將鐔將潛借盡其力潛至潛九字或作任馬羣伊慎王鐔將方云

之併盡其力能一作潛能盡其功併上或有王字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選字刺利隨唐陸徵爲少宗正兼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爲司刺利隨唐陸徵爲少宗正兼

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

爲六州都團御史中丞至黔中觀察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寄惠天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

受或州或作邑四州州或作邑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皇三子象古而墓碑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

也曹之祖王畏寒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爲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

畏寒如其行寒之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滴之時也○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

屬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爲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崔存新



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契通俗文曰契多節曰謂之契契方音作譏顧實諱傳契而或本無之○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少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踴門告曰踏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汝南西平有闕亭前漢以胡闕鄉那里聚為反國注云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說誤作門中受耳○闕音闕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

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諸許或作許。許或作許。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

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果信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天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

祇繁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遂馬

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襲暢。暢元和五年。初司徒與

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有

或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

仁恕左右賸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訃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

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放字或作毅或作毅是本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感之子或得之傍常更從是本剛放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放為是而其下或承考二字說本補是而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从是本而并著其可疑如此志

夫人禮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母有事賓祭

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昔尊章頌注謂音舅姑也作卑非是及嗣內事亦

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夫其先歸合葬有銘或苦本切室中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提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父樺河南溫縣尉娶

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

今世有李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相。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

取。卒然失之。忽可。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真元十一年。試書判人等。補祕書正字。或

有省。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真元十六年九月。以武爲河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

相武元衡爲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置省有觀察使

西川節度使。推官監察御史。夷行李虛中在焉。其碑喪度時。爲元衡書記

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

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

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欲于澠池。○澠音泚。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

爲鄭之榮澤尉。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





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蕪。類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納不能無類。音。類或作。納

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幽

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於朝。及來佐幕府。往疑白

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副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為。或作屏。葉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始以祕

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選。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太或也。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

一府政。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

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兵罷。元和五年七月。遷商州刺史。糧料使

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常用此義。公不與

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中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

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為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攝料吏有忿爭相告。書五月。漢皇諱皆坐。賊數千

緡。勳貸死。流皇諱。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擢德與傳亦云。遂王。皇諱。皆坐。賊數千

流嶺南。憲宗海其輕。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皇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

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附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

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

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



曰聞或吾既擠而與之矣濟或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

貞元貞元三年呂渭知貞元三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字○溧音栗迎侍溧上溧下有積水郊開往坐水旁

同賦詩而曹務多發令自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與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

以餘慶為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次於閬鄉○閬音闕詳見前卷暴疾卒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鄧鄂皆在江南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或無古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杭本無賢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

非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觀察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幾道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

財也若曰不費則賢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歟字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錄意如是而已維卒不施

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常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雖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羨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獨孤部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

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迹，

於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與其兄朗、朗即晦，畜於伯父氏，

郎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

年部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四，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登君於門，歸以

其子。歸或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某本無奉禮至朋遊益附，華間矧

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為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

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擿，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破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

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部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部以德輿故，辭歸，德輿固德輿

故杜琮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也，因拜為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

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十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

闕於郊，謂屏居鄆縣，閑下或有居宇。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某本有上五字，本或繁。年四

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日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宜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

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暉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

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

之甘泉鄉家瑩憲公墓側作家或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爆順而裏方詩續衣朱纒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平字○今按上篇四言不

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絅令或作命○今按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元和中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

等庾揆或作庾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叔父且死

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熱眦然此恐當从杭本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

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名日月與封日月一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

八年中進士第與公同年其上世有壽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聞五世

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泰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尚小。母

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覆。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

章請為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為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鄆。胡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

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

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婦也。漢書常從。媪。王媪。負黃酒。媪音禮。銜未決。皇甫母

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命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潯州大都督字。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湖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

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遲音輝。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

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唐史昌裔傳云。

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

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為環檄李納使李正己卒子納白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叛魏皆疑惑

氣懈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環封奏其本德宗稱馬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宋希烈節度使劉洽遣公常在軍間環

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

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况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為抗拒令

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

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

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

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

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皆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

相從車下謝盜選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

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譴大何衛綰傳不執何顏曰何即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

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

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

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得風眩臥第歲

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爲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

天子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

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邪國夫人武功蘇

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爲淮南軍

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謂難敗曰爽不爽注楚人謂難敗曰爽不爽注楚人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讀

慶沈在中云古人謂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慕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下至可餌以不死通語雄奇所謂唯

碑音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諱按元和姓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諱按元和姓



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

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承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

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遠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自白

費或作賈賈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煉為黃金○糖於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

遂踰巔阨○阨於草切一作源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

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從之帥坐事免是茂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使新

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為嶺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

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村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闕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斯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要無有繁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脫外累自貴珍

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碑昌黎集 六 碑誌

之意可謂厚矣

碑昌黎集 六 碑誌

四十一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鄆所并陳之

以宋亦有留故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

史郇或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自京兆武功尉拜監

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辛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冬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

令詳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表醫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諸曹白事不敢平而視其食公堂

抑首促促就哺噉拊起趨去無敢闌語促促或作且且促如齷齪之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

作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

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

棘棘不阿諸本無識字及下棘字而云臯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或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詳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爲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

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邕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普愈前與君爲御史

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一作以而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尙書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鎮高帝之爲肅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曰或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恆陽節度使擊其所管五州降于河京節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

簡以家僮粟七百餘石歸京師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氏

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舍防同韓氏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鄰

夫人鄭氏拜訣湯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關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鄰

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

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類戰賊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厔雍州屬鳳翔

見二十五卷與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作何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號元

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

書改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尚蓋衛卒之號蜀本作上今按長上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

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卽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

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爲鳳

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吏入攻抄人

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常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錢鉅兩詩時乃錢鑄注田器也鉅大鋤也○

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興或作愈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人

襖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襖谷南口○斜余遮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

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劍郭劍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預

預音預

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誠。不勝慕戀。願得死。陛下天子

加恩遺焉。還鐘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或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右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錡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

賢有法度。下或。有面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澤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

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

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章下或有字。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

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

趙氏。祔焉。其子選。迺巡。遇述。遷造。或無迺字。或無巡字。與公培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

書。出下或有處。文下或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百真出清河字宗城。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行徵爲

麟臺正字。重拱元年。改麟臺正字。秘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宰官平陽董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概。或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

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度支。薦公爲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

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真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

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

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白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

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

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闕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

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巽時主鹽鐵事。有公字。富驕特勢。以語丞相。丞或作宰。由是退。公爲鳳翔少

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

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

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非是。銘曰。

楊曷胡公。○曷丘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或作守官駕部。名昇已屈。昇或作。已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無意嗣慶。

唐故相權公慕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四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

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肅俱爲苻堅謀主。堅即僞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衰。四世之爲唐上庸太守。荊州

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綽。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同。成令。崇。木子。榮。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頊。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泉。

以忠孝致大名。泉字士鏗。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其泉爲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

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追諡貞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泉卒。於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江淮奏。皇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五年九月。相。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充山南四道節度使。

諡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或以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

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八年

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選。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緩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指寤。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或作為。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救于顛事之類。是也。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七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

治。或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東都留守。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

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復拜太常。元和九年。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

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削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

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痾或作痛。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



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嚮升列。

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頔朝莫

敢言者。頔音迪。頔下有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有時字。為上言曰。下有或有字。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

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詔左遷恩王德。仍絕朝。賜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

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本病二字。

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問

或有其字。諸本或作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

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纒然服喪。來有請。德與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二月。璩德或作代。考宰相表云。當作德。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次。滅楚徙秦。贏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

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雲。形殿士不宜參。破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以或作已。壽考豈

多。四卜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和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祖。流連六官。謂

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作焉。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絕或作人。競作共

絕。乃與上文勇字相應。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任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義軍節度使請

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

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限文昌重推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

首鼠遂能不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

之銘曰凡此蔡功惟顯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

策長美有公之斯立不示新碑人論矣五不相學道之句東坡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韓文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詩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

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誓

將上雲列聖聽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侯生靈塗炭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

刺矛日可騰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共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懸武古

通作爪牙借曹外郎裁筆道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變猶虎貌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

恩不特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合世稱大

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屢頌天子願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

漓點窳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長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

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以螭旬奇語重喻者少議之天子言其私長

繩百尺繩碑倒懸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

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恒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

道顧者萬本頌萬過日角流沫右手騰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為封禪下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容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稜秀不薨詩以薨茶薨○薨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容聖

文武皇帝下或有陸下字非是元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

和三年正月受尊號

次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奔明年平夏

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

年三月兵馬使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章阜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

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

方闢梓州而敗亂不及他郡也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

既闢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

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致魏博貝衛澶相

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

左氏盟于澶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光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九年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

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

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統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

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二人贊伐蔡

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武元衡裴度二人贊伐蔡

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

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并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不上或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

忠武管陳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

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

韓汝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鄆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

徒隸汝州。鄆寧節度使。延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中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本或作歸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紫

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曰文通。汝守壽。元和中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非是。徐泗字四或作自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中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

愬。汝帥唐鄆隨。元和中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為御史中丞

五月。上遣度詣行營。曰度。惟汝子同存。汝下一汝遂相子。元和中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子同存。汝下一汝遂相子。元和中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

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宜有都督征討諸軍事。若足

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从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元

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士無寒無飢。或無服欲字。或無衣服字。或無服字。有欲

宜慰。則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士無寒無飢。或無服欲字。或無衣服字。或無服字。有欲

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中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中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度行。上御通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顏胤武合攻其北。大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放下語皆不再出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降下或再入中。破其外城。元和中十二年。道古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將李祐率士卒劉孝於張柴村。李愬令麻處缺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

丞相度至師。非是。師。部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引兵入懷之。元濟甚懼。時董重寶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賊因天大雪。親近及守城卒。盡重寶以拒之。洄曲作迴。今按洄與史合。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

皇帝命救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淮下武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爲重胤並檢校司

鄆國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以宣武軍部虞候韓公武爲檢校左散騎常侍。鄆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慕志。亦可考。道古。丞相度朝京師。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使。光祿觀察使。充淮西宣慰使。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長度。金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作

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爲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崇極

而圯。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居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四聖不宥。肅代。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忘帝時

繼位，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汴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

出射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公或作臣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是以訖天誅，乃

救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軍士蠡蠡既剪陵雲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書門蓋

注肆惡無休息，額與額同，作額其壘千里，壘或作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賜以或作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吓而起，左殮右粥，吓或作眠殮或作餐為本皆作殮，○

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德，收或作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再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耶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兄

奔走借來或作來借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潔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卷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

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

書。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

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朔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

鍾盤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

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廡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從石本作恭誤神不

顧享官風怪雨或謂神閣本旨作蕤字見呂氏存秋多古本只作盲月令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前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

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殿傳先是準詔祿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殿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

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視版御器附

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儻之語下以供晨事胡日吏以風雨自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少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

也選何晏景福殿賦勸若幽星之靈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上公乃盛服執笏以

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龍非是



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海之百靈祕怪恍惚

惚畢出蜿蜒蛇虺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蛇或作蜿蜒享或作奠闔廟旋臚音祥飈送颿與帆旗轟旄麾飛揚瞻

萬鏡鼓嘯轟高管嘒譟音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

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記諸本石本皆又廣廟宮而大之

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藎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之州耗

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

耳矣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惟明天子

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

有而非字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

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南面

而配以顏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 跪祭或作拜跪薦祭 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 不如或作無如 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 人或作民以或作夫 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都太史曰歐陽

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設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爲立祠

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祭由是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後有所享以爲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

幾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謂矣雖然韓與歐其學夫子之心則一也 歐氏曰 郡邑皆有

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 繁鄴

之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 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有二字及後大

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 真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

堂生等二十二人 在伏生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 皆闕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

其人又爲置講堂 又爲字或在其中 教之行禮 禮名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

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

也其略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釋奠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榮為學故始入學者必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

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庫音卑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

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竭有師之尊羣聖巖巖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

俾不惑忘惑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

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繁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

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

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

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機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

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以新史書其事於應所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賜

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

於柳州以精多魂強為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

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

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吳氏曰此亦於羅池神之文

能使犬鼠餘薰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吳氏曰此亦於羅池神之文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於

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藏盤步志曰。江之詩。凡舟可。際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

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警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

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元和十四年。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

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之。以食其土。編禍或作禍。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遣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實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優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在中云非也。創用鶴與兩字。則語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

兮高無乾。稊稌充羨兮。稊音唐。稌音陸。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從石本。曾子問曰。湘水出。合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瀟湘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

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

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其字景升。東漢志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

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

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當作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樓。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揭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

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

或無君母二字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

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

紀年古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

帝王之沒皆曰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

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

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作死。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

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湖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

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潮州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使

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檇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愬自京師往與愬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愬。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時。周戴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西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

文十

一年。鄧瞞使齊王子成父。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書。始居太原。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下或有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安玄。曠古限。歷御史。屬三院。止尙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曠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史。鄂州探訪使。贈吏部尙書。公尙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幕志同。今按上句已存。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帶行。下浪。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遇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作其下。又其後入閣。德宗頗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右字。或無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或無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爲參謀。爲荆南節度。事字。或無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峽。友。人楊惡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按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有其。或作沮。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

政成爲天下守之最

作政或化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

或無利字非是

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

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

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

或無足字代

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誣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廡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

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

三月葬河南葬或無於字

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真弘泰復潤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墮有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韓爲華英而華英作英華不矜

不盈執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邊擊懇或作聖選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蹇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

以直友冤敲撼挫捩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暘或作暘田之

敏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調郡庸以自效上藉



其實作碑傳統於洪通滯攸除。茲詛革風。祛蔽於日。釋負於躬。方乎所部。守或禁絕浮屠。風雨雖易。稂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謐。所或作饒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潛潛。奄忽或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去不用韻末章三分兩韻句又異也今按錄之幸。幸績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未句高字。仍與勞潛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聞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

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白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所以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音假

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潁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

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寒。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長者。校或作

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魏出夫人字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備備自將。備備或作

備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作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

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

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作肉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惡。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

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苗孀而髮櫛之淮南

呼呼。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賊。下或無一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

入聲與音預。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嘔。呼號於城郭

者。或無。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屯兵於曹。以騎滑。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

棘夷道。兵且至矣。諸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廐。下或師古詐窮變案。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鞞

材道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

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李師古幸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

其非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九年

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幸摺蔡

姦三淮西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

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無恆字

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或務願留京師進見上殿拜跪給扶

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家宰宗即位以弘攝家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或讓

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

十步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爲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

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

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

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或作卑或作卑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或不可下或無得字鈞或作鈞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

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渭北節度使十四年十月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

於時弟充自鄆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節度李愬立牙將李昇爲留後

汴州詔加充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

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或無自爲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調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謁謁其也與趙同詩不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鼻狼磔

明格養以雨風桑殺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端端江

地前漢坐徒廟墟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嘵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爲

○現音讀左顧失視右顧而踦巨九蔡先軻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州也執

陪執扶陪或作陪或作陪天施不留其討不遁許公預焉其贊何如贊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支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春秋傳叛引而立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雜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

似司馬子長崔紫不足多也安定皇甫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會伯祖奭為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東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蓋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辨上咸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

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常重出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有或作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字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非是力

致必二字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徹知舉試諒光賦澄心如水詩

厚之子字用錕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立行立有節慨立然諾下

縮即退之之孫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涿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馬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皇之子公營銘曹成王碑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暉諱

上或無成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性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

成王字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

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

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語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爲鄂岳觀察使代公綽以鄂

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安人柳泌能燒

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真經云新舊史李千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閹閹恨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月下或在十字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遠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脩或並紘為進士學或作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

州牧郟公音郟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父士侓且緣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

葑或乙角生綽紹綽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禱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去謂常公弟兄或作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擊同官詩有

君諱萃君或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子孫因稱以自

作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統中封襄城鄭公



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郢縣尉。拜監察

御史。佐鄂岳使。鄂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為江陵。真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

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為襄府左司

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

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

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居字或無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音朔。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

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

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

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

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作嗣。

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

再鳴以文進塗嗣再鳴謂進士及佐三府治蒿厥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陽郎官部守愈著白官或洞然渾樸絕瑕

訪我或申子一終反玄宅

唐徵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我元礦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

諱我字元夫河中寶其先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也後名

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劉續續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河南有子四

人其長諱同率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妻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或皆有名蹟其達者四

人人溫州刺史丹或州刺史或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聞不以事

自累為貴或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州容至多莫

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我貞元八年二月年四

十餘始脫裼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或留之桂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或作映考漢當作杜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映卒我復歸陽羨

自佐詔以公與冕

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戎爲判官

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鄴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判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開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開濟美代冕

使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理實自真氣

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意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願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

病奏至或無此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其或作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僦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詩叶寶或作費或作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尙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郾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郾音字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勣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玄佐之甥又或作父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爲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郾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尙書主客郎中其

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

元和姓纂云翟後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爲晉所滅

璜顯於魏魏文侯

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

以家酬也

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

東公或作父非是

子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而地其口止於鄜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馴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

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莫誌銘

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部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部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部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部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部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

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

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溲水令贈工部尙書尙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

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

年真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卒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

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尙幼也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選音樾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選音樾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

給事中。高字公顯。滄州東光人。真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勇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真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

盧從史。真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舉歸東也。呂氏

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舉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部知兵馬使。烏重喬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真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為東都留守。奏李為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

東都留守。奏李為府巡官。歷河東。都。留。守。歷。六。府。五。公。李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肯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

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或無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過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或無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羣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真元十六年十月。自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卒。三佐大

府。庠字胃卿。真元二十一年五月。韓京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常亦進士。封元和

二年。元和三年二月。阜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常亦進士。封元和

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少字。下或有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解三

年少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寶逃閱腹子夏以再家寶為氏唐少康二子曰村曰龍其居有得遂為寶氏聖愕旋河特引比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于河間寶鳴轅斜相嬰撥漢納孔軌或作寶寶太后從兄子嬰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正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賦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或作四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昌寓為蓋謂撥漢家黃老之贊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或作四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昌寓為閔者求官自日子寤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戮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

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無三字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戮累表

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曰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驛勝那漢俱乞骸骨

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愈又曰古

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閔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雖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今按上

數音朔。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

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三上或無尹字。戣爲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戣、懷、憤、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

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戣元和中，未嘗爲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論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

本官。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

也。野史亦可考。下邳令答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符謂之外

接人，俱據文供饋，使者歸，乃習責有沒言。王大怒，召武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

刺史爲大理卿。音圭。十二年，自園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

誰歟？今安在？是爲朕求之。度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

稅，步水岸渡處，碇鍾舟石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

與訂同。○碇，丁定切。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石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四字

有隨公吏吏上或右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

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管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常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武非是用事者以彼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

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馬字無而散字或馬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現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

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或

作日領南巽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

歲常自行常自或作白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

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

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溫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

戢音戰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爲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當作卉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非是寡笑與言其尙類也或作耶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天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

由令嘗爲作宴亭記後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爲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爲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謂見錄因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書法同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說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新入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峽州說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闋或

改或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

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

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

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使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

得白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

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

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

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

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

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吏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

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在

作及知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賊。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

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

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含有利字。

古本偶皆脫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覆出事字。○今一旦張下。民無不

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陳。比部員

外郎。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襄鄧等州防禦使。贈工部尚書。工或公先妣

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澗。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塔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塔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擊。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慕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藏或作掩。或作戲。方云集解。撮之奇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二義謂之索繫。祖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王之孫。北平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揚之子。繼二子。乘暢。暢娶盛氏。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

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真一窮不自存。不下或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

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其年罷岳巖。秦朝。京師。愈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

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即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此讀如字。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

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眉如畫。髮漆黑。肌肉玉。能以婦道教人者。若女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骨可念。殿中侍也。方云。其胡多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鄭云。王丞相於青練室中。觀有兩三兒。鳴羊。皆端正可念。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

碧梧。碧或作蒼。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苗。其牙。又謂劣切。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  
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老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  
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是以道乙字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

### 卷三十四

####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字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

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昔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

爲篇疑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相之

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澀矣本朝王晟劉

忱皆爲之法解如瑤翻碧激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相文章之

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

義其富若生著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

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發長而或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

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警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遣言某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

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

宗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詠舉草澤者建

直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衆若無能者嘗與

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曼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覺或作

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郗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婿晉傳史有

公諱邗薄經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晉傳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

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淮陽生景融

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

生一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

士大夫家岌爲蜀州管原尉原或作廣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

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

十四五能開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或

作嬌非是之諸父泣曰吾兄尙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奕子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

吾爲汝得師語或非謂或無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

爲上等判拔萃標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

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鄴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

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延中人口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選

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

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隴節度使公又喜曰是官無

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

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方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

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

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郭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郟城令激下或為字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澆洗潘皆進士澆字經野洗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塔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章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

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

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元或作

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父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

節度使張弘靖為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為太平軍

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登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歷母或

於薊門節殺列官華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



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知遷之別館今按餘

疑衍而下文不知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行乃記其事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

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

狗鼠鳴鴟新史書獄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非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在長上則或有之且虜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

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爲之選於軍

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蓋本或作二年或作三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褲薄厚禪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

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幣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洞精黑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

佳者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

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舉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乎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其折或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明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  
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微揭割雪折厲。每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白為韻。屬音烈。闇當讀  
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謂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  
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前義亦  
勝。若如方說。則雖讀區作韻。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慶變。贈禮部尚書。大父始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慶變

幽晉輔。娶慶始庶所贈官。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夫人年若干。嫁河南

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覆出。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夫人生能配其賢。

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

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

昌黎韓愈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武於藩。是生夫人。是或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

德門。乃及或作享。或作光。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奢。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

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

外孫累累或作彙彙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奠墓以贊休沐銘或作石實或作誌奪德伏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朝賢之祖習之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銘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謂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

或作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騫字玄感晉安帝時自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沖懿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沖子延實部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六

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玄孫詔諸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夫人事其姐如事其姑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據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皆其出擊

之音或作須或作濡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令誅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

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

西窆於丁卯。

空或作安

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

一無後字五字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

子衡。

惟植子五人

衡。

其第二子也

貞元七年。

白常

始至戶部侍郎。

君之子四人。

官又卑。

翺其孫也。

有道而

甚文。固於是乎在。

或無同字其甚文交替直詩云習之實錄

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其文。

觀翻實錄亦可見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

墓誌銘

其子於陵

故

處士

諱於陵

其先范陽人

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

河南尹

與人有仇

誣仇與賊通

收掠取服

法曹曰

我官

可也

我在不可以爲是

廷爭之以死

河南怒

命卒摔之

卒或作牽

○法曹爭尤強

遂并收法曹

竟奏殺仇

釋其家

而釋法曹

法曹出徑歸臥家

念河南勢弗可敗

氣憤弗食

歐血卒

東都人至今猶道之

處士少而

孤

母夫人憐之

習書學文

皆不待強教

卒以自立

在母夫人側

油油翼翼

不忍去

時歲母

喪

日

義女九歲

曰

孟

又有女生

處士卒後

未名

說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

其弟渾

以家有無葬

以車一乘

於龍門山

先人兆

愈於處士妹培也

爲其誌

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

得何數兮

名兮壽兮

如其人

豈無有兮

彼皆逢其賊

子獨迎其凶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墓誌銘

學或作常

故太學博士

李君

穿其妻慕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祐十年于中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

辟于為遇方士柳泌。或作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鈇滿一

鼎。一有以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其聞相傳者。不說。或無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

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

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

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綱

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疝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

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遣子一器。可用棗

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下則平矣。病二歲竟

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夫。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

死。一作乃絕。乃或作。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及。或無死字。皆非是。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減節。鹽醢以濟百味。濟或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鸞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

白飯。疏黃芩。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笑木竟人復呼。正謂此耳。

# 韓昌黎集

## 卷三十五

###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跡無誌

前汝父母有汝兒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兒洩於發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遷于三字汝

居孔固兮後無有歿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為靛素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部侍郎云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李紳卿溼陽令嘗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王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仲卿之子也命云雲卿之子也

子也發為號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錄長少皆與此混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李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淑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

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聞狎愛州民丁某至

願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字聞驚謝

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及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閣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為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

十七元或娶京兆田氏女或無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

爵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敬墓誌皆以俞為開封尉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復尚書禮部郎中諱實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

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

幸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輔與開封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子周氏況子一作於元和年況中進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曾祖諱

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曉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舉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

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隸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為銘曰

開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父弟字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世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爲袁州自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槨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龜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夫復譏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與出老成字或無某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諄語蓋本此洪譜以爲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爲文辭字亦不

應重祇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

於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因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

何

女挈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湖州女挈道死商南尉署壙極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爲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

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挈女加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利以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武字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道遺之或無可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

或作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峯或即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為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字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婿公季女婿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兒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親出充字宰相休悞曾姪孫出鄆氏今按鄆綸

字與鄆字相亂今流俗郗超字多作鄆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倖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莫才老讀如此

乳母莫銘傳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有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爲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

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李憐不忍棄去有氏字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人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寶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寶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

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問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實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閣作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言曰談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為奇詭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是

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謂罪僕也云云是

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戲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眛禮記免眛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免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

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免者吐生光則免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白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

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養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

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見本草明眛八世孫鯨鯨與鱷同論衡曰免氐毫而孕郭注云俗呼曰鱧

而出名曰鱧鱧魚名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

萬切廣雅云鱧兔子鱧兔子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無曰字說文魏兔魏國軍作逸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

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醢或作提廣雅曰醢盧宋鵠秦始皇時蒙將軍恬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

大獵以懼楚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失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以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

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

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策詞皆用古韻。詩祈父子王之爪牙。雖所止居。古牙居通。考與資亦然。

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下之豪同。載穎而歸。獻語猶謂毛爲諷。公作董生詩香與書漁叶。皆可證也。

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目見親龍任事。

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有始字。或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有李字。中東府令高。趙高爲中。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竊或作警。上嬉笑曰。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

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

韓昌黎集 七 雜文

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為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豪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倂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韓文公皆後人所評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穎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

藥正月晦巷死世作藥裏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逆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壓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復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輿或作輿糗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食糗糧也○糗去

久丘救二切牛繫鞆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鞆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

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竊或作躬自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曠風○曠音霍又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若歎嘍嚶○嘍音霍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壘暮囓。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斂許糗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儕。非六非四。朋儕或作儕朋。或作儕。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握手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貌。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以文上或有一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輿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苟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白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非。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或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

鱷魚文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開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鬚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

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鱷有鱷魚食民產日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無鱷魚患潮州

廟祀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鱷鱷魚不

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引息潮人歌曰有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

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化而利人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鱷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攔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新書作剽方云音力制切遮

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存或無後二字則江漢之間尚書棄之以與蠻

夷楚越或無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州或作潮而無海字或作嶺海句併無潮字今按此言

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士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昭然方云左

疑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昭何版切據處食民畜豕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宣傳上蓋少家後易長雄刺史雖鷓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或作中





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諱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為文。任翰林之選。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人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園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園為准。以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魚袋。為涵判官。天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

馬。一作假。約我為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上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涵懼不

敢對視。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

為賜。或作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放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下

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以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四年

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心下或有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恆州恆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與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請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字雖有大過猶將撝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

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下或有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

二年七月以晉爲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旬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覆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年五月罷相改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常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二年以督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或有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

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

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鄂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人以居初玄佐死吳淩代之無

初及輩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

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臨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下文皆衍今按上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等上下文至萬榮如士寧志及

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上下或有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

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人前者去日入而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

二字或作時非是詞安在曹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

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白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

汝州制也陸長源爲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

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舊本多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斂或無既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

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

闕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

集作其非是。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

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

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

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

澥作全澥。考世系表。華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諡。牒

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為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

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田。難作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其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王公下或有大人，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後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不其然乎？或無復出四字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爲

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  
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上。或無萬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賦公羊傳威五年曰天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白賈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爲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念如是請寬民徭役向也



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  
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繇。與過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餓或作餓斃路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加倍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四年詔諸道州府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諡殿中少監馬君繼祖稟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疑即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撰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彙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

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澆自立爲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

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說四世孫武靈王與

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關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

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蘄令荆或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

幽州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或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或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雖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敬石清道，率府冑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旣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闢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辨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爲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闕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籍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凡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參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

奉

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

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開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

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

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令勿讎之。則死。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

或有

字。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

將或作特

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

所誅。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

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

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設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陸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轉或作牒。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絡貨通

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

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

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繇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繇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

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

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

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

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

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卷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尙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尙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

○賜之欲切。

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視。

他典切。

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

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

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

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覆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衛張弘靖草賀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慚無效用。觀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

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月即位。年四十五。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

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常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營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四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受恩益大。顧己益輕。或作厚益。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心力所造。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

度爲御，又毗邦憲十年度爲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

首度墜溝，中冓遺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祗自內慚，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汗，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爲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

專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輩賀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官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下止或作旨今玉堂宣處作進止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臺衡親親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卽侑也狀薦其御史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卽所謂停使也委當參

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儵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文好俛能歌詞開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又所謂諛

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四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已薦之鄉餘屢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資位尙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爲之

錄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

兵部舉韋顓為京兆尹舉馬總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

正月或作五月

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在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

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

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十四日勅牒非是

以收復淮西或以無復字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為將來法式

或無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

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本又作旬港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或作纂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或作纂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質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

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或以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

偉碑石所刻動流簡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或作或方從開杭苑李謝本

森字譌傳作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等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同

舊本定從麻字辨絕無理不成文章固爲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

便廢麻而直作或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爲無功但不當便

以爲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誤使試爲森字儒宗文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或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或作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

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

并慙抃愧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需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卷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祐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大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誠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博遠無由辯明且出賞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

必有其人或無之人字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況今元濟承宗尙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不繼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

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等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致張茂

昭張情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

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百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

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固杭本兩句

本之書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本之

漢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

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半用金問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

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

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

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開燒之故不問臣於告賊之人皆以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皆以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爾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忤之罪而收其懇款誠

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毛是鳳羽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僧祠王公士庶奔走贊謝公為刑部侍郎王長極陳帝大怒欲抵死鑿

翠表度時里語貴皆為公言乃置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翊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道十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常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翊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宿听能了耶前見錄云憲宗元和十二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遂十五年

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遂傳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本傳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伏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一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考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

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俱無俱字。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或作萬止。

於榮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或作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材識類舊史無事字。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容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卽字。創上或無卽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今縱未能卽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與。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迎新史作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人樂。徇人

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辨，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

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背新舊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

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向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

豈宜令人宮禁今新舊史作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

不祥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毒可掃不祥左氏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毒可掃不祥左氏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佛

佛法云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上庸臣後祚短政虛云云予謂愈之拜蓋廣突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開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

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訛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

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鏞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態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愷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

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奔

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前或作聲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音曉難計

程期程期新舊颶風鱉魚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怵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手新舊史

或作縱臣亦對舊史並無亦字多意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曆史作皇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復史武剋不剛孽臣姦謀或作孽盡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無傳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順史作從大宇之

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

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或無之字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蓋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或作時而

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湖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帝曰皇帝，曰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作陳請懇至，句子再于三。陳情懇至，于再于三，或作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天人合慶，今或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

中，發生之類歡欣踴躍，欣一作以歌以舞，或以歌臣某誠歡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

無入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幅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內或四夷皆朝貢，朝上或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揆有集字揆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與或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敕至。元和十四年七月。上擊號大赦天下。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二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鏞為星州司

戶參軍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漢敦窮奇樞机鬻鬻四內也皆奸賈搆讒大臨彪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隗十六相

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咷君臣相

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

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歸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宥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

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

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詛之益茲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為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寶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

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陸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

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鄉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

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月明當作王景戌以歷推之十六日也

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或以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神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害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旬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蔚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白揭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

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節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

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爲天

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恆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

外尋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幅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擊亥自南極西戎之首。北虜之渠。但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近皇甫縛隨所顛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天下。媯皇殺黑龍

淮南下血兵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臣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顛自代狀 尚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顛自代。顛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

頭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引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

論孔戮致仕狀

或無孔戮字。公嘗誌孔尙書墓。言尙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

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石臣與孔戮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戮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戮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戮。戮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戮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音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戮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尚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為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一作電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觀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智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也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感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視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部侍郎舉大理少卿舉領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部侍郎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

也考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

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甘貧苦節

不憚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謀部刺史皆曰故驛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驛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

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頓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為國子祭酒也。養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

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敕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增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瓊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白潮方移。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一臣去年。一作右。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疊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曼。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瘡。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曼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白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具嫉。以致殃咎。或作至。或作怒。陽曼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 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 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其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作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詣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作理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袁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並是

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

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

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

承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割之聲。而當天

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燃上或有皆字。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

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

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

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

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疑許其承繼。

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

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碑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 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木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其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入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或無釋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

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保柵等。各置兵馬。總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有兵字。又相去關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

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作嚴。按漢書隱若

一敵國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詩。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恩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作近或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

憚於行刑

一潘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開討伐元濟伐或作調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闕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疑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調至如潘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章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

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贖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

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

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

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

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糶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命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閔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糶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

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

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權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

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舉債或作舉實。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是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

百六十也。是或作是。屬下旬。○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鄠實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百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是改作是。而屬下旬爲當。新法實價與舊



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

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碛。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或作稅爲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常有之。今補足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韓昌黎集外集

卷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文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四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考而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昌夏卿以爲明永顯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許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他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從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僞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集則從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禱感通爲韻轉或作或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於日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真元八年登第即明水賦御講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贊與賈舉進士則賈稔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手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贊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諫崔羣邢昺裴光輔萬壽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必主忠敬崇吉蠲詩天保吉蠲爲精毛氏注云青善爲潔也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

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音燧煇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或作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離

雲占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遠球節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還事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

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予以表誠潔予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東隣殺牛如得其宜

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穢漢建章宮露謔命華事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配上天或有非獨配上天或有非獨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

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或作酌始漠漠而霜積漠漠而或作茫茫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

感應對屬差互今按同類與氣形藏在空中在或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

作庶令知聖真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

芍藥歌誰真元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夫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葉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富貴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

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作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

一睇紅或綠窗磨偏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

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鄧有垂天鵬。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

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

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傳以為公選詩。今亦附集後云。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子桑苦寒。或作寒且多。莊哀歌坐空屋。或作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

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為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

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錢云。桑與金石交。既別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芑。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澤。謫表

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勢。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或作破裘或作或作破裘或作或作羸馬或作羸馬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萬製神所憐。神所或作或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尙書咸有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尙書至觀德。六字舊史闕。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或作

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或作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

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人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從之

卷二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從蜀本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

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爲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

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

於春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非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

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

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伏以小子之文

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七考功崔虞部書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

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肯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或無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

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既

以自咎或以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廢上或華實不兼不疑當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

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

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

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固所傳聞矣同上或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其一一人者則莫之聞

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響字於

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欲事干謁欲上或

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或作于患下或徒使其躬僂焉而不

終日其躬僂如不終日謂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

厚字章中立而以僕年先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馨是皆以

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豐蔭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

府支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二人所用諱諱之李善文選乃漣而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爲義如古益遠字

義多失惟韓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

耳引陸德明乃據左傳作馨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禱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

語則正作馨字而章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中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夫古之人四

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尙也可上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人

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其學其問問上或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則棄其業而役役於

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或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距古

人始往之年尙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

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今所病者在於

窮約無餽屋賃僕之資無縑袍糲食之給糲爾末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

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默或作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或無。

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渤字。今從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尙爲博士。據新史。渤有傳。字潛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

夫章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居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卽此書也。然公嘗爲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謾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和九年赴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並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視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小。恐誤事。或作去。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爲。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或作于。請問先生。世非

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茲不戰而拘繫。

彊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白字視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環無一夫

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加於時無加字

加於新書必繼以行或無拾遺微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或作即新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

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

有讓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

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難皆以公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

拾遺文無所失遂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為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張子諱曰

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皆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闕之其說其有理退之所論似

屈子諱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前

失之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日屏間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

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為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

者所能就况喪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

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同馬遷與任安書

者二人南史氏問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班固狹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同

司馬遷作史記刑誅言陵忠武帝以還誅問下遷監宰班固狹死。固死獄中洪慶善云痲音愈因以飢

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祥任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

不歸葬竟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與初官著作令為習鑿齒無一足人以脚疾居里巷崔浩范曄

亦誅。浩字伯深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武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亦或作亦族二字魏收天絕。收字

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為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足下所稱吳韓

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亦不聞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上或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

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敦為或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賤不敢逆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

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或存可  
無心字非是或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或無及賢士大夫事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決地決下有必字又云獨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  
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  
耳今從柳集作軒從潮本去必字下或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輿大顛師書於石刻之首今從杭本附此而名篇從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湖

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世獨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公與顛師書世罕傳子以  
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談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罕傳子以  
集錄古文其來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鑿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在爲退之  
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  
酒遷兵部侍郎久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袁蓋并  
韓書苦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三公簡皆遼速  
常語耳句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撰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  
乃云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文暢意非有佛法也而或者妄擬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  
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謂永  
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  
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  
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其後一  
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蘇公  
乃逸僧徒所記不然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意故但取其所以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  
亡逸僧徒所記不然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意故但取其所以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

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  
 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  
 皆非可與實事而求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  
 道德又曰：側示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遺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  
 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  
 歐公二語而附之。蘇公之文，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說，如左方以為證。  
 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後，且非他人之所得能作無疑矣。方氏時既諱刺，與杭亦未公更  
 同則疑傳寫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且非他人之所得能作無疑矣。方氏時既諱刺，與杭亦未公更  
 帶侍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亮善辨證，其引傳載公與  
 大願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  
 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瑞禮曰：徐安國自昔年二十三  
 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何是。君平否  
 耳。然疑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願云：西國一寫之法，何不教人願云：故人達性，雖  
 無則合與願，其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願中其病，故雖不  
 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  
 而願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字。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  
 此切乃怨切之意。此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僅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能，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  
 下大率多從石本云。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僅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能，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  
 日久矜瞻。帖。杭作點。久當作。不宣。愈。自。據石本無愈。自字。今據石本。此下。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語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  
 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日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此  
 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日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此  
 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不宣。愈。自。據石本無愈。自字。今據石本。旬來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間一訪，實  
 以下乃下篇語。定从石本。不宣。愈。自。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書不盡

而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如此

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不如此。○今按

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

儻能乘間一訪。幸甚。且夕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

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陸。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

不當有。有字言於行止。擊響若無所戀。著則靜鬧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

義不至城郭。顧杭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

又以下為矣。而井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

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不宣。愈頓

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卷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隴西公董晉為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

韓昌黎集 七 外集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為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毫穎四州隸焉左淮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翰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假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饒於青門之外於或作手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釋之詩曰

秦使危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問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鋒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補亡詩曰爾彼南陵言采其蘭

采蘭以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舉行者

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益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或無此四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

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表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為

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人字風下或有可字乘間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浩浩乎不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

或作人事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鶴秀才序。送路鶴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刪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顧戚狀種蠡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梳本之有外集者。其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 卷四

通解。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鄴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說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

他之稱。他下或有入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而字。非是。然而天

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

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

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視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

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

字非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挽其生也。或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  
餘。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於或作雖餓死  
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  
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或存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  
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  
爲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  
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通字。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  
猶於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也。曰。爾尙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  
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  
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或

其字下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

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燄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昭或作昭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

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或作其失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鄂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癩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疑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以

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士以旌其門或無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或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

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鄭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是若夫字之類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不

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

道荷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或無是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

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

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或作其發非是。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則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詔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

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

人。河東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

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官闕一人將補。必

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顯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

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也。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范陽人。子玄。於汜水主

簿。汜水名。前漢渡兵。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摩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

諱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平宰相。

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

貞元九年五月遇白左丞同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餘  
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 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自給事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 趙公去登封為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  
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  
罷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 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選為京兆尹十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 均去府為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  
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册 有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 兪祖光庭作帥南荆作捍 厥聞休顯音問 武志既揚文  
教亦熙 亦或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  
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 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 或無於是馬書既五年謂元和 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  
庭中 有于字或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作是 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為右僕  
度使漢南謂 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史傳逸之 趙公  
漢水之南 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 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鄆 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  
守之官居禁省中 守下或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時盧顯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日衣冠盡城郭連雲樹差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以此說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王長英遷出宜城字楚昭即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

二年初置十道探詩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青汲者死行人雖渴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

西山下澗灌此城壤或脫楚人多死流城東陵吳開遠近因號其陵吳陵或有蛟害人漁者避之

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于帥襄陽或無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

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廢城常

是王朝內之所也或作城多甄可為書視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墜以居甄氏有

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與書請於公乞書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李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

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

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

丘或作州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冷池文雅囊商丘修竹園微子廟古非是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頌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隋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以謔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成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選

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清而容物善不近名

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

此作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重或作惟擇才均賦均或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云云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公時為汴之觀察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也其名位具載本篤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

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

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斂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

坤或作坤神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庶有假有因天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或作肫肫誤肫肫音諄其德孔碩不諂不笑

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威不赫或作不威不赫或作不威不赫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離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或作不致其敵爰立作

相或作初訐謔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間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乃藩浚郊

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或作若厥亂維舊或作維舊或作維舊或作維舊有狡有狂其羣

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作親云或作親云自邇徂遠

泯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東人以完公既歿

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關其邪填道歎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或作嗚呼

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潭川文石洪潘川也河南人為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



士之靈。或無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無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

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識四字，或作不負。曰景與愈，與遊為久。

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有也字，為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姪妻姬。或作稚，姬古文姬。敢忘分濟，念力未

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即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與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嗚呼，君迺

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子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

子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天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顏曰：陽石謂蹄石，有迹，言其蹄，聖利朱新。

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湖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齊上或有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

或無則字禮字

夫欲用德

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

百十年間或作百十年間非是

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

賈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

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

或無目與耳字

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

從學爾

或作耳又或作交非是

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

爲帥矣

師下有友字

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

或無官字

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

爲舉本

與或作學

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 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 同上

###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讀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

害已足使筆解亡國無復其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  
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無疑  
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華削之一時荀簡之講爲限諒云時謂愈有  
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華削之一時荀簡之講爲限諒云時謂愈有  
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培李  
漢將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章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道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  
章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漢史初韓愈撰順宗實  
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者不喜改修非是夫史册謂刊正隨建書衛尉卿周君集諫議大夫王彥威給  
事中李固書史官蘇景裔皆言當修其非是夫史册謂刊正隨建書衛尉卿周君集諫議大夫王彥威給  
至引高不疑第五倫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德遠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  
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德遠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  
付史官刊定有詔據貞元永貞間故事爲失實錄不復改漢等亦不罷出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  
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足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故事其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  
而新史又謂卒蒙定無全籍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  
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  
所以乘墟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諡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  
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慈孝寬大仁  
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尙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  
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或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

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

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江切。禮所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

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

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

文武之道。乘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郢。奉册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會祥召翰

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

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而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髮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舍。

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

德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髮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纓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

上學書於王伉。伉人頗有寵。復出伉字。王叔文山陰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音決。詔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王伉。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伉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

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伉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家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

紆或作杼。逵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作已。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南兪。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

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更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作癸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待郎。史作郎中。左承。史作尙書右丞。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耐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實素以宗廟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微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爛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特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緊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殺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是陵轢公卿已下。時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問道獲免。王戊。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讓。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味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開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問字。

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

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

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

作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擣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

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

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

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李或作東。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



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非或作遂。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冊立新羅國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絀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藉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

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

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或有門下

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尙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

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

有恩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

不絕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彙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本傍享至册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

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

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遽巡慙蔽乃服切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報者云叔文案飯宰相已與之同餐

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還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

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 韓昌黎集外集

##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  
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家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策。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祥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屬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侄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册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親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天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等六男也。癸酉。當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骸。時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途。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尙書左丞。左或作右辛未。史作五月己巳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

朝年老善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韓

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

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四字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

於江陵。宿音秀，留音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

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酉，以尙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

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爲鄂岳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

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睦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

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

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

三五日，一人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按

而叔文下數句重覆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斯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賈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

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

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露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謹  
談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頤爲祕書

少監頤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頤入史館自華原

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厯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頤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頤之

判南曹晏爲尙書楊炎爲侍郎頤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頤爲

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頤以封頤謂使者曰相公欲

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頤因得以記焉炎不意頤賣之署名屬頤頤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成

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政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其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

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容爭競細碎數侵

述容述容長告以讓不欲爭書或作者長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

江西觀察過吉州頤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人謁從容步進不棘首屬或器或無棘字或

爲恨去至府奏頤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

卒頤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

陵事頤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新

切頤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西師國志作襄陽大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尙書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或作某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下有以字或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

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勣。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撫或作機。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同。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桶橋渦口。音勇。屬。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老。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物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瑋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歷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



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百非是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贊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聞轉爲所賣

其勢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贊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

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

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

戢彈延齡事告延齡。賤通語作譏。或作談。或作彈。或作彈。或作彈。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而以爲

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言事者皆言其屈。或

因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視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早

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

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

別駕。滂充皆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

善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

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

過家容養。苟節職。良致勞。睿思。巨小經處。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而者。避謗不書。習

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而者。避謗不書。習

韓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

城贊昔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李，或作井，密，或作密，二字，或作井，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覆而誤也。今當削去，諷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輒，上或有與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馬，至裴延齡，譏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常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繼高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謂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音與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任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  
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  
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  
外厭毒慮見權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  
離外有韋臯裴垵嚴綬等牋表垵當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  
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詔而  
發命焉詔或作講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  
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  
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  
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

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懼。惟懷永圖。惟懷史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

太子某。容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從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

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

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

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

以今日。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國有

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草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

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

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

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

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滄州司戶。並員外。置驄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基人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執誼三字。今詳下文。有或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韓昌黎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昔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得志。與王任。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當以作。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日夜羣聚。任以侍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若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按此詩用作。或此語。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歎流涕。歎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於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

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豈可如此。白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史作寅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

文曰維永貞二年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

夷彊名之極強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元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

於精誠仰奉洪徽行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繼皇極膺千載之休祿承九聖之耿光昭

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寰裳去之付神器

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顛茲寡昧屬膺大

寶體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容調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

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祿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或作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

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

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流痛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

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

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

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政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纒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繡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厚以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 韓昌黎集遺文

##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蹄顛挫秣。逸翮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鋦。郊遵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蝨蝨。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攝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

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李章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平。河南令章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躡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柔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軒

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在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軒睡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軒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頰颯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癩。○痱音肥。癩音濁。痱癩腫病也。鐵佛開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蒞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潰瀑。梗澀連拙黠。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儻。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儻與忽謀報混。混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葦葦。○葦音本。葦音付。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闔。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書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慳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雖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立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於凌起。山齋醑酣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殫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闌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幕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織質凌清鏡。濕却無竊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寧予畫寢以畫作畫。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

淡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井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水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解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資。神人以相。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敕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敕。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



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一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隨逐二月二月已過商州之南

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潮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守孫婦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謂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而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中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資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全、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噉上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全、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韓昌黎集 八集傳目錄



#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李唐所撰神道碑、舊史本傳、安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共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有頌德終祕書郎李自作文公仲卿去忠神道碑乃云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昌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南陽其一河內脩武節左傳所謂晉皆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則之南陽郡字與緒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預當玄孫焉則混房南陽郡之緒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情隨司馬休之後魏為玄菟太守三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四世孫棘城其一則額當孫尋為後魏西太守世居顯川生司空陵後陵生仁泰仁泰生徽宗徽宗生安成侯普徒居九門生尚書令祐南大將軍安世祖茂茂在均陵生陵陵生仁泰仁泰生徽宗徽宗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開晉徒昌黎此而推則公固顯川之族尋陵之後而不同耳及其再考二言而祖所撰年譜俱以愈之後世晉徒昌黎是則新史之說獨以緒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言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韓休不敢復著仲卿言愈之名而直以緒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言而引董道說以為乃韓瑗韓休不敢復著仲卿言愈之名而直以緒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言而陽之地自漢至隋三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述中乃以河南之西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晉墳墓而西縣入河陽三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當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滎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有等以自稱

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謠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居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緒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履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引昌黎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公則其說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簡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議矣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讀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

乃大宗小宗之宗書史以為從父兄談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微貶官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搢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

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

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擢進士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分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

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賦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

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郡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武明水賦御講柳詩公名在

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湯說意讓

西一傳學宏詞試太清宮觀崇極舞賦風子不武過論見上考功崔諫書及與崔舍人書十年甲戌

一有香試學生代齊郎議方考此議當繁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

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

童師過瀟湖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會董晉為宜

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會董晉為宜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

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

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前誌碎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或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





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章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風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請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摺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亦合也併記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云與張畧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譏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重見逆學解及祭張畧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脫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竊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公陽山之貶則其非為士論敘述其詳而今行狀但云史遷論天旱人饑與詩正合亦只云兩疏中罕饑專政者惡之則三非為士論敘述其詳而今行狀但云史遷論天旱人饑與詩正合況朝濕皆自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謂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備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羅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山此禍最無妄疑將畏彈射斥逐恣欺詐是蓋為王叔文革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區文未揣崖州藥難得故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說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早饑兩事言之而又不可章王始末故為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考之蓋以十九年冬末既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區册序答寶在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改江陵送劉生謝李員外請詩及別知(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區册序答寶在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蔡誌河伯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交秋離陽山(命)於柳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柳州文時有柳州新雨及柳口語詩自柳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侍御遊湘西詩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鄭十一詩至岳州有別寶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年十詩又有送孟浩然序荆潭唱和序李賀書鄭十一人表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途則其載蓋是年作所謂薛中之辨蓋謂在徐州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宗)即(位)之(論)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歸贈張十一鄭羣贈韓愈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公(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



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考以為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尙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誦服詩祭有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月甲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遂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通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全篤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

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鐔

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內宰相而遷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

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輩贊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

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詰

一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按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按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按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按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常以通鑑為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飢饉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集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濶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帥乘遂和公知濟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弘自丞相請以兵三千人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相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賊王承元據破可不勞而獲。宜使韓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被必服。公相語之遂白丞相曰淮西賊王承元據破可不勞而獲。宜表請制德棣二州以獻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誦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誦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時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佑序祭張巽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唱諸詩晚秋圍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白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蔡誌權德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腐委珍與碑德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腐委珍貝騰杏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誣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鍾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鱸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

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數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鱸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

自急故也况方老詔至廣雖為祭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湖水陸相半要非旬月可到故公表亦云實不知

何月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部決非三月而逐鱸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為是但與大願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部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賦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茶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灑柳州食蝦蟹別道了諸詩及宜驛記潮州謝表祭鱸魚文請置鄉校僕賀册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柳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州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部侍郎祭文李荆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了有雨中寄張籍詩乘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膠薦張籍狀請上登覽表轉兵

壬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尊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二月。敕廷湊詔愈宣撫。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選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因帥直向伊。如此道。出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以其輕利。誘過。紇君先生。禍福謬引。虎鬪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遠疎陣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書亦皆無之。秦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早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長司空。鎮州路上。酬費。司空重見。奇鎮州。初歸。諸詩。及章侍講。益山詩。序。論。變。法。事。宜。狀。二。年。下。河。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贊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寶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幸相以臺府不

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

憲御史大夫私放蓋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

王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來價不敢上紳為御史中丞因送

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因是時紳方幸且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

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紳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

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

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繼吏出入事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

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實兩及賀太賜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

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遠鄭櫛序并請祭馬摠女學文并李千女祭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

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洪譜云八月有孔幾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

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力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

其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嘗養疾城南莊時官休曠兩月同遊旬又曰

共受池上作聯句舒退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官休曠兩月同遊旬又曰

中無之游委詩即南溪始生之際如此也又曰公道有曠達識生為一綱及當臨終長意亦不荒暗我珍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內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著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道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游孤女而郵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  
誌云公洞朗軒副不施裁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念以為執鑿以詰口講詳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誠笑肅然皆醉哀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慊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其家均食割資雖微窮待之如賢人語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聞人或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羣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王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郭氏異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姚合詩曰孟氏醉乎醉又曰前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列其獨愈而己其曰孟氏醉乎醉又曰前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列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誣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論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不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疑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可缺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只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雖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毛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身也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深也其所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其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信有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或未免雜下負億萬載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或未免雜下佛之餘波止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常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始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剋以樸。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誦喻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燁。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占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

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篋。棄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册。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常是以歸。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遺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賦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人。世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下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卷一

東吳陳景雲

及耳然太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己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雖家到而戶說。二句指光範上書不遇事。雖騷衆不可戶說。分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篇末注引歐公語。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

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閔已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本傳有才

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

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

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櫺櫺下。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

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

者二句。言此別之後。良友旣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郭云云也。舊注解來

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且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

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

作也。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

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分辛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劉磻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洛襄鵬囓注 或作鷲之鷲當作鷲 爛熳堆衆皴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

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摹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皴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會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沛

別鶴操 題注 鶴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

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

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

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

相如當作司馬邊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住 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

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章之黨。非謂李實也。茗溪一條當刪。昨者京師至。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題注。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按公始

至徐。徐帥館之。雖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探。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幕歸。安得

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矣。淮之水舒舒。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

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斷張秘書。性情方浩浩。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蕩篇。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

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仲韶注。旣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梟盧叱回旋注。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不

可解。又誤晉作宋。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溥。按溥與尋同。兩溥字並當作尋。見說文。開忠二州牧。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落落王員外注。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按傳當作侍。何能一戰。霸注。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騷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視其懸勝也。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尙遺其一。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

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轅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岳陽樓。朝過宜春口注。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

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擢拜識天仗。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人臺。時李汝爲中丞。蓋由汝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汝所薦。故宗元祭汝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汝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昔在四門館注。按博士上行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少小學城闕。按詩子衿刺學校

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僕射領北門。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

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敍始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

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溟皆還雙熒注 按公詩敍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

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敍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爲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遶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人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

適故繼以塵袂淚皆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

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

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 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鼻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

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繆注聲韻云姻繆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

詩殆以是時作 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

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未闕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

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

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繫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

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惠

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

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車

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

部江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卽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郎官廢和廩本改郎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

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滌瑕蕩垢。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廟令老人。按唐制。五岳四瀆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題注。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

樊氏引沈顏登華首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

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

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首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陽山鳥道出臨武。注。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

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方言。

如土鏗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

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

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躡嶺南。出

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虺隤義也。近者三姦悉

破碎。按三姦。斥佞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

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嗜其甚矣之疑也。

君當先行我待滿。

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

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鼓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尙未下也。注誤。從

此直到肴與鮎注。詩中肴字。別本有作者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既作者。此注當削。

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

里。計句餘。即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中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

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

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倒心回腸爲青眸。按青眸。卽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

證。倒心回腸。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

司馬遷書。旣屬蔓引。至探阮籍青眼事。尤誤。

舞臺贈簾。首句注。按笛當作簾。蘄州貢簾。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去歲羈帆注。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竅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

湘水不相關矣。年少。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

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卽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 錢帛縱空衣可準 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撼撼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漢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人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

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驕騰注馬

逝也。按逝當作壯。

歐春第三首。放車載草農事濟。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

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起居諫議注。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

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人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

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旬。邢州。唐亦稱鉅鹿郡。

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尙未有洗雪承宗詔。

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馮讜遷之幸舍。按當作遷馮讜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

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石鼓歌 歌中鼓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

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錄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

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答四

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郿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

寄崔承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捩眼窺注前說是送竊文

捩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常削視物隔籬維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

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

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孫瀉偶瀉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

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

未詳也觀名計之利注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廬言指宦官吐突承瓘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

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塞濟用退之贈

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無爲久滯淫按國語底著淫滯賈

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不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

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林時。大林寺在江州。

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

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英英桂林。

伯注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已覽贈子篇注。按注說是也。柳序稱。

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卽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

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退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

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

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嶷嶷桂林伯注。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嶷嶷。

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陶侃鎮荊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漁城去鄂洛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沂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

云：溢城去鄂洛，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常。

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狨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鬪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敍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鑿其銘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銘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曠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致官九列齊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曰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

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開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瘧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

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稂見內則尤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

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媼姪注 按娥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姪娥此注倒

其文據漢書姪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姪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連田間

彊毗 按周禮以彊子任毗鄭注彊子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毗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鱸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人後秋雨聯句鸚鵡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儼僮僮注 玉篇僮僮健也蓋言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作

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

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尙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

同。則史之所略多矣。鬪場再鳴先。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敘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遠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取之詎灼灼。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鄼城聯句 此年名作 疆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常作通俗文。

親交獻謏 按謏。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噓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句諂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度字之訛。度。辭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度語。相狎。獻度噓者。殆亦同此耳。五狩朝恆岱。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郢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雪下收新息注。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敘投又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又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又魚在春。故有思我友憶



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本居士。按題本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榔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本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榔赴衡。嘗憇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揃詩也。二詩蓋專指佗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敘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次篇前二句。中言佗文寒微。暴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始指佗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揃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蓋田武關。

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卽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龍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局 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洪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掇 按掇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酈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卽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

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卽涯也。又有次有

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卽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涯傳

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

舍人。蘇弘農公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如今便別長官去。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戎服上趨承北極。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

謂此。

送李六協律。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七

非六也。卽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題注。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鑿邊。鹿邊鑿矣。

和席八韻。題注。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

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

右掖。公之謫詞。卽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

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卽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卽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闔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閒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卽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尙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闕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弁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謂浚富平喪帥事。是可探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

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卽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錢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閱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扼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難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齋。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

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

雲仙散錄馮贊撰

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

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晞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

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

敕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人夏尙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

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

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

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

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臺誌在柳子厚集其游

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歲暮難相值一聯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

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

二人故深喜晡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歲晚偏蕭瑟按觀雷頰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籍中有葉濕蠶

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朔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

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再領須句國注按行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典

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仍遷少吳司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

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

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題注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

史有傳澄生長貴冑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探證也諱字

諱行錄一卷其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五年其書出於唐李肇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行戶郎反或諱本

非字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騷 按騷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騷鸞錄則又取韓詩語本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遘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袞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文選笛賦注投與返古字通音豆投

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其說尙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人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論諸生以歸省是也。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按泊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自之誤。蓋誤自作泊。後又轉訛爲泊耳。苟卿守正。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苟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欲進其豸荅。按豸荅。卽莊子所謂豸荅。音義云。一名豬荅。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

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

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嚮童噉噉 按嚮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

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諺數慢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

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卽公論驢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

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曆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

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雁鰲行以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一躡故迹 按漢書鄒陽傳。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傅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

以來未之行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史傳中僅有此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禱禘議 按時旣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權停選舉狀。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

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卽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

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

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末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遺悶呈鄭公詩中有曉人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暑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旣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

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

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躁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但

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按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

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鄧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寶從事序。鉅海敵其陽。敵。南宋臨邛本作敵。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句

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闔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可濯可沿注。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

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卽汪季

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

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

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

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

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上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

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卽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

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馭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爲孔門馭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曷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十日十二子相配。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其將復平。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册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蔡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自以

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 家屬百人注 李

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

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茵蕞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于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

典釋文 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昆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光範

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裴相平淮西

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鈞 按鈞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  
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洪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 李翱旣爲之傳 按李習  
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  
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  
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觀鱗分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揚  
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日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 尻  
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  
禮司業裴蒞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蒞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  
官也蒞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蒞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



也。又蒞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讒。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遣男殿中省進馬佶。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命公并侯。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故曰并侯。舊注未明。遂殿交州。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鎡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百口偕行。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三世一身。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召公主書記。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他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

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

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郝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

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旣遷掾

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陷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

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

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

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

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烏氏廟碑。盧從史始立議。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至馬都山。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千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珙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石嶺軍使。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自號白雲翁。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琪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勿亟勿遲。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

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可作承輔。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以勢自憚。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卽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峻之大夫。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睿碑銘云。巖巖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浚。非。及癸巳歲。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字某。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人吏迎觀望見。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興官善事。按著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救兵州東北屬鄉。遷。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枯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城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

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毫。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毫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謫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敍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尚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長子後注。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孝權大父注。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

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卒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卒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探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齷字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喔躡急促貌躡卽齷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遷注李暉爲江東節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頰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

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瑜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卽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稂莠不薈，按薈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史，騎當作騾。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河南附起注。按注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注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卽注帥韓弘也。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卽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卽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敘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

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按慕當作纂揚子法言纂取也此纂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

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

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兮二句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

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宋邱崇

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

惠侯承禧踐躔袂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

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

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禪身曰其爲中也弘

深王公字本此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

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恆無宿儲。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京兆尹。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卽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曰。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勇於爲人。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卽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不自貴重顧藉。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卽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題注。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爲郎官令守。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

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爲嫌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半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侖遇害始主和戎

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始在劫盟後燧念侖新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

下常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闡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闡闡還自尊韓子

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旣載卒

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翱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

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灑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山謂此按中山

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

合而灑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卽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灑水

中山則江南地。秦末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將其醜類。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

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題注。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汝州

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又毗邦憲注。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

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尙書

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尙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

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

東都。尙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

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諡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僂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 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闕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旣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旣五年注當削 開府漢陽注 按均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 歲時出旌旗 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無所從學爾。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卽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章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磨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卽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議文 按議似當作誄。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鷓鴣鷹鷄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闌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六月乙亥。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

誤益明。贈故忠州別駕陸贄。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議者言參死由贄注。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張萬福元和元年卒。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 題注 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 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權知國子博士注。

在江陵有答張徹詩。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華陰令柳澗注。郎中當作郎官。轉考功注。竄走當作竄定。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按洪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葵萬歷中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宮詹煜居之煜後以降流賊名麗丹書里人噪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探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卽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